

劇戲 論本資

著原斯克馬
劇編勝本阪
譯翻君明費

北國社

戲劇資本論

馬阪費
克本明
斯勝君
原編翻
著劇譯

神州國光社

戲 劇 資 本 論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原 著 者 馬 克 斯

編 劇 者 阪 本 勝

譯 者 費 明 君

出 版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發 行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書 局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再 版

目次

譯序·····一

戲劇資本論

第一部

第一場	晚鐘和晨鐘	·····	五
第二場	嘶啞下去的牧歌	·····	一〇
第三場	資產階級的由來	·····	二一
第四場	條條道路通資本	·····	三三
第五場	剝削、趁現在這時候	·····	三六
第六場	鈎子對住柔嫩的肉	·····	四四
第七場	資本主義首先破壞家庭	·····	四九
第八場	機械破壞	·····	五五

第二部

第一場	金牙齒的丑角兒……	六七
第二場	諧曲……	七六
第三場	後台評判……	九二
第四場	逐漸濃厚的黃金色……	一〇九
第五場	商品咒語……	一二三
第六場	太陽光線療養院……	一三四
第七場	剩餘價值的祕密……	一五八

第三部

第一場	搶奪者的後裔讚美搶奪者……	一八一
第二場	鹽的悲劇(劇中劇)……	一九〇
第三場	羊把人吃完了(劇中劇)……	二〇七
第四場	內政大臣官府中的論戰……	二二三

第四部

第五場	吸 血 鬼	……	二三六
第六場	地獄回來的本	……	二六〇
第七場	剝 削 兵 法	……	二七二
第八場	不吃那一手了	……	二八七

第五部

第一場	在屍骸上面肥胖起來	……	二九九
第二場	人魚夫人的跑馬哲學	……	三一七
第三場	卡爾的剷蕪	……	三三二
第四場	產業豫備軍	……	三五五
第五場	資本啊，集中起來，建造巴培爾的塔罷	……	三五九
第六場	孕 結 了 未 來	……	三六五
第一場	恐慌到來了	……	三七一

譯

序

提起馬克斯，就會使人聯想到『資本論』，也不會有人會不知道這是社會主義者底教典的。這事實也就是證明了『資本論』在現代的重要性。無論是敵人或是同志，不知道馬克斯就不能成立社會觀，要知道馬克斯，除去依據『資本論』之外，便沒有別的方法。雖然，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或是科學者，在不斷地對資本論進行鬭爭，而且侮蔑地想要歪曲它。

『資本論』，正如字面所具現的那樣，是以解剖資本主義制度作為目的的，換一句話來說明，那便是：由這來發見支配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與動力，把那經濟是怎樣產生的，是怎樣滅亡的，加以科學的闡明。因此，資本論是馬克斯底主要大著，天才的、不朽的巨著。他把資本論當作是自己終身的事業，在四十餘年代的中期，就開始從事資本論的著作，一直進行到逝世才止。資本論的出現，不但在人類社會的觀點上完成了一個徹底的革命，而且也使社會主義駛上了科學的軌道。所以，列寧說：「資本論是我們世紀中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

在資本論裏面，馬克斯從商品，從簡單的商品經濟開始他的分析，指示出：這一個經濟怎樣在它內部的、固有的發展規律底基礎上，轉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產生了資本主義。接着，他揭示出資產階級社會一切財產底真正創造者——僱用工人——底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在剩餘價值學說中，揭發了資本主義剝削底這一實質；這一學說，「是馬克斯經濟學理論底基石」（列寧）。

馬克斯天才地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底一切矛盾。他指示出資本積集底規律，是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工人階級底絕對與相對的貧困化，而且伴同着在另一個極端上，是資產階級底財富和奢華的增長。隨着資本主義底發展進程，隨着生產力底增高，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生產底社會性質和極少數資本家佔有全部財富的私有性質之間的矛盾——就開始愈加強烈地顯露出來了。這矛盾，表現在無秩序（無政府狀態）、危機、失業等等的現象中。但是，資本主義不僅準備好了它自己底不可避免的死亡條件，而且這些條件，同時又是革命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底勝利的條件。在資本主義底內心，就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奠定了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物質的基礎（現代的技術、大工業、運輸交通機關以及其他）與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底坟墓挖掘人和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創造者！

資本論不僅是一部經濟學著作，也是一部偉大的歷史的和哲學的著作，在那裏面，馬克斯主要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資本主義）底多方面的研究中，附帶地提出了歷史唯物論底廣泛的論據。他完全符合了現實的實際情形，把社會生產方式看作是整個社會生活底基礎；不把它看作是永久的和不變的東西，而看做是歷史地生長起來的，發展着的而且是必然地具備自身死亡的條件的。資本論不單說明了資本主義的實際，更指出它底革命的改變途徑，也用科學的方法證明了資本主義底崩潰，和社會主義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的革命的替代，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正因為如此，資本論底文章是被一般認為難解而又枯燥無味的了。這是錯誤的見解。經濟學，本來就不能為沒有任何預備知識的人所能容易理解的知識。何況，這是科學，而且是在各種科學之中最困難的一部門。資本論，是以經濟學底形態，樹立起歷史的以及經濟學的組織，要理解它，不單歷史的知識是必要的，甚至對於近代大產業底發達所提供的各種事實的認識，也是必要的。於是，許多資本論底入門書，像考茨基（Kautsky）底「馬克斯的經濟學說」和「資本論概要」，博洽德（J. Borchardt）編輯馬克斯原著底「通俗資本論」，揆美特（Emmett）底「資本論概要」，翁忒曼（Untermann）底「馬克斯主義經濟學」，河上肇底「馬克斯主義

「經濟學」，高島素之底「資本論大綱」……便都是在這種切迫的需要與企圖之下，被著作出來了。可是那些，主要的還是在於資本論原文底解釋、引申、或是壓縮，還是不會有一部能為沒有別的預備知識的人，可以簡易地理解到那些內容和事實。

在這意味上，阪本勝氏這部「戲劇資本論」，是充分地做到了這一點的。正如書名所表示的一樣，這是一部把資本論底內容加以戲劇化了的『戲劇資本論』。它不但把馬克斯底資本論底精髓，拔萃地而且是正確地運用在劇作裏面，更把是理論的、艱深的資本論，用可驚的細緻的烘托和刻劃的手法，加以立體化、具象化，使它成為活的、行動的資本論，而搬上舞台。不單是生動的戲劇，而且是把握住馬克斯在資本論中所要表現的緊密性與銳利性！譯者在前面約述過的資本論中揭示出的：資產階級財富的增長，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生產力的增大，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以及資本主義底坟墓挖掘人和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創造者——無產階級革命的改變途徑，無論是歷史的或是哲學的，也都精細地平易地，在戲劇底各種新的完善的技巧應用之下，扼要地顯現在這部劇作裏了。

資本論，本來早就有人說過，它是一部戲劇；但要把精奧的科學的、歷史的、哲學的理論，改編成淺易的入門書，已是一種異常艱辛的工作，而作者更把它改編

成通俗的大眾的戲劇，而且是精確地把原作底精神再現出來，做到名符其實的「深入淺出」的一點，這在無學的譯者是舉不出第二個人來的，即使想盡所知道的形容詞罷，也形容不出劇作者阪本勝氏的努力！也祇有努力的劇作者，才能改編這部是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斯所著底、偉大的資本論！

譯者在很久以前，就想翻譯這部劇作，老是沒有機會，現在總算達到了期望，但是，深深地發覺到沒有譯得像樣。原來，在開始的時候，抱了過分大的野心，打算把這譯成純粹是「口頭語」，使每個人都能聽懂，可是碰了壁，有許多學術上的名詞，簡直就不知道有沒有「口頭語」，或者是怎樣說的，除非是製造一些說明式的「口頭語」出來。因而，重又倒回過來，遵重『在普及的基礎上的提高』底名言，不再『硬搬』成製造出來的「口頭語」，而避免既對原作發生『破壞作用』，而又不能為一般接受的障礙。

從另一方面說，這部戲劇資本論在相當時期中，恐怕還是一部讀的戲劇、資本論底入門書，不可能搬上舞台。因為，在我國能夠上演的地方，要演出這部戲劇的物質條件不會充足，而物質條件充分的地方，現在是不可能上演這部戲劇的。以讀的戲劇來說，作為這部戲劇資本論底對象的讀者，暫時地還得是研究者、戲劇工作

者和受到現在的所謂中等教育以上的讀者，那麼，這些學術性的名詞之類，是不成問題的了。

但是譯者並不就此滿足，依然熱切的期望讀者肯爲這部戲劇底譯文，指示出那些學術上名詞底固有的口頭語，和生硬不妥的詞句應該怎樣修正才能流利，使大家都懂。甚至希望有人肯和譯者合作，或是和譯者連絡之下，單獨地把它改編成與我們更合適的「中國的戲劇資本論」，甚至是編成電影。

現在，爲着當作是讀的戲劇、資本論底入門書起見，譯者盡可能把太日本式的地方，改譯成適當的中國語，在必要處加上了註釋，有引用資本論原文的地方，也註明中譯本的頁數，以便讀者能夠隨時加以參考；不過，譯者沒有借用郭大力、亞南兩先生底譯文，仍舊從所引的日文重譯的，所以很有些出入，這並不是說郭、王兩先生底譯文有了錯誤，或者是表示譯者底譯文更爲正確，而祇不過在想要譯得平易一些的意圖之下，才這樣地做的。

本書的原著者沒有序文，祇附着三條簡短的后記：

I 本戲劇係將卡爾·馬克斯原著資本論第一卷作爲根幹，表現成戲劇形式。

II 但在戲劇構成上有必要時，亦涉及其他各卷內容。

III 當本書出版，對最煩雜事務方面賜予援助之阿武隈河畔八百板正君，表示謝意。

一九三一年初夏於東京愛宕下客舍

作者識

關於作者阪本勝氏底身世，譯者所知道的不多，祇知道他在一八九九年生於日本兵庫，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曾任國會議員，是一位馬克斯主義者；著作除去這部戲劇資本論之外，尚有洛陽飢餓、新世界觀的構想等等，著名的翻譯是：霍善斯坦因 (Wilhelm Hausenstein) 底藝術與唯物史觀 (Die Kunst und die Gesellschaft) 現已由譯者重譯)。此外是關於藝術上的許多評論，在日本，他是以劇作家與評論家而著名的。

這部劇作的出版，如果對於熱心研究資本論的讀者，多少有些貢獻的話，那便是譯者最大的滿足了。

費明君

戲
劇
資
本
論

提起馬克斯，就會使人聯想到『資本論』，也不會有人會不知道這是社會主義者底教典的。這事實也就是證明了『資本論』在現代的重要性。無論是敵人或是同志，不知道馬克斯就不能成立社會觀，要知道馬克斯，除去依據『資本論』之外，便沒有別的方法。雖然，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或是科學者，在不斷地對資本論進行鬭爭，而且侮蔑地想要歪曲它。

『資本論』，正如字面所具現的那樣，是以解剖資本主義制度作爲目的的，換一句話來說明，那便是：由這來發見支配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與動力，把那經濟是怎樣產生的，是怎樣滅亡的，加以科學的闡明。因此，資本論是馬克斯底主要大著，天才的、不朽的巨著。他把資本論當作是自己終身的事業，在四十餘年代的中期，就開始從事資本論的著作，一直進行到逝世才止。資本論的出現，不但在人類社會的觀點上完成了一個徹底的革命，而且也使社會主義駛上了科學的軌道。所以，列寧說：「資本論是我們世紀中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

第

一

部

資本論不僅是一部經濟學著作，也是一部偉大的歷史的和哲學的著作，在那裏面，馬克斯主要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資本主義）底多方面的研究中，附帶地提出了歷史唯物論底廣泛的論據。他完全符合了現實的實際情形，把社會生產方式看作是整個社會生活底基礎；不把它看作是永久的和不變的東西，而看做是歷史地生長起來的，發展着的而且是必然地具備自身死亡的條件的。資本論不單說明了資本主義的實際，更指出它底革命的改變途徑，也用科學的方法證明了資本主義底崩潰，和社會主義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的革命的替代，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正因為如此，資本論底文章是被一般認為難解而又枯燥無味的了。這是錯誤的見解。經濟學，本來就是不能為沒有任何預備知識的人所能容易理解的知識。何況，這是科學，而且是在各種科學之中最困難的一部門。資本論，是以經濟學底形態，樹立起歷史的以及經濟學的組織，要理解它，不單歷史的知識是必要的，甚至對於近代大產業底發達所提供的各種事實的認識，也是必要的。於是，許多資本論底入門書，像考茨基（Kautsky）底「馬克斯的經濟學說」和「資本論概要」，博洽德（J. Borchardt）編輯馬克斯原著底「通俗資本論」，埃美特（Emmett）底「資本論概要」，翁忒曼（Untermann）底「馬克斯主義經濟學」，河上肇底「馬克斯主義

第一場 晚鐘和晨鐘

開幕 舞台前方全面張滿紗幕。

由着影片底光線映在紗幕上面，明朗地可以看到舞台全體有基本的立體的機械裝置（Mechanism）。整個機械裝置，都被羣衆佔住。羣衆的構成是：男子們，女子們，少年們。男子們都赤裸着上半身。因着全體羣衆有組織的叫喚聲^①，羣衆也形成了適當的組織，配置，和姿勢。羣衆在這當兒的全體有組織的叫喚，和映在紗幕上的字幕（Title）是互相呼應的。

① Sprechchor 這是德語，雖然已經是使用很久的新演劇上的形式，但在我國好像還沒有適當的譯語（日文使用的是音譯）。一九一七年利普克內喜特（K. Liebknecht 1871—1919）聚集了奈凱倫的勞動者，舉行反戰示威運動時，曾用簡短的言語使羣衆發出集團的呼聲，可說是它的起源罷。那以後，賴恩哈特（M. Reinhardt 1873—）著名的德國戲劇導演，希臘執政後赴美國，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改編爲電影的，便是他。）導演的埃提巴斯王（'Oedipus Rex' 俄國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 I. Stravinsky 1882—）所作詩歌劇）等作品中，雖有部分的出現，然而作爲獨立的形式的，却是德國無產者戲劇團體組織的移動劇團，他們爲煽動與宣傳，曾經作過種種發展的努力，因而在希臘彈壓之前，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目下在法、英、美各國的戲劇中已廣被採用了。在我國，憑譯者貧弱的記憶，好像柯仲平先生在他的詩劇風火山中，曾經使用過這個手法。主要方法是用趣味的或是煽動的語句傳達給大衆，使大衆能簡單直接地了解內容，而獲得效果。因而在戲劇、音樂、詩歌、舞蹈中，都可加以利用。（譯者）

影片 1

卡爾·馬克斯的肖像。他底簽名。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

字幕 1

資本論初次出世以後的六十四年，地球底姿態已經有了顯著的轉變。無產階級的鬥爭，使世界地圖改變了色彩。那樣，資本主義老了，

不過……不過……

還有鐵鎖！

第一羣衆（男子們底全體羣衆有組織的叫喚聲——以下都略作S·C——）
鐵鎖！

字幕 2

有剝削！

第一羣衆（S·C）剝削！

字幕 3

有貧困！

有飢餓！

有失業！

第二羣衆（女子們的S·C）貧困！

飢餓！

失業！

第三羣衆（少年們的S·C）給我們麵包！

字 幕 4

但是！我們

是有未來的。

全體羣衆 是的！有未來的！

字 幕 5

是怎樣的未來呢？

第一羣衆（S·C） 解放！自由！支配！

字 幕 6

是的！爲了解放應該怎樣？

第一羣衆（S·C） 團結！鬥爭！流血！

第二羣衆（S·C） 合在一起！合在一起！

第三羣衆（S·C） 前進！

字 幕 7

是的！是的！但是，同志們！

我們不如暫時把

我們過去的

命運

來回顧一下吧？

牧歌的音樂。

影 片 2

浩蕩的大洋波濤。中世的宗教殿堂。圓形天井（Dome）等等牧歌式的點綴景色。

中世教堂底幽靜的鐘聲在傳揚着。

一個女人（獨自從人列中出來） 這是多麼沉靜、多麼懷戀的鐘聲啊。那響聲

把我們底心引誘到做夢也似的遙遠的以前去了。被工廠的機器壓迫着的

字幕
8

我們，很懷戀以前人們的平安和穩定，牧場上的羊在夕陽下回去，河流在城牆下靜靜地蕩漾，快快樂樂的做着工作，在黃昏時候快快樂樂的團圓在一起……神明，請您回復到從前罷。（祈禱）

狂亂刺耳的工廠汽笛不住地震響。

是什麼東西！

打消了少女的祈禱？！

可是

停止了嘆息罷！

要來的終究要來的！

中世的晚鐘和近世的晨鐘

產業革命的黎明時期

梵鐘和汽笛的二重奏！

黑暗。紗幕突然升起，依然可以聽到輕微的鐘聲。

第二場

嘶啞下去的牧歌

德國，什雷西恩^①地方的某都市近郊。

居住在那地方的手織業者家族底手藝作場，時代是：手工業底生產方法以及工廠手工業底生產方法已經漸次衰微，近代的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正開始侵略到都市以及田園的那時代裏底一個時期中的一個地點。這兒，大概的假定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作場裏放有手工業的織布機。窗外可以看到教堂底圓形天井。亨斯師傅底妻子和弟弟，正在舒暢而愉快地唱着歌，做着工作。另外還有一個職工。

歌唱——

星期六呀，星期六，

職工可以拿襯服

晚上跑來了朋友

和街上的姑娘喝酒

嚶呀呵！啊哈啲啲呵！

星期天呀，星期天

師傅吃着豆兒呢

一切事情都讚賞

徒弟心裏也很舒暢

噯呀呵！啊哈噲噲呵！

略過一歇，教堂裏的晚鐘聲音幽靜地傳揚過來。夕陽從窗口上照射進來。

亨斯底妻子和弟弟站起身來，靜靜地舉行祈禱。是傍晚的禱告。

正在舉行祈禱的當兒，亨斯師傅底第二個弟弟（少年）和他底妹妹從門外飛竄進來，看到兩個人正在祈禱的姿態，也立刻同樣地舉行祈禱。

依然可以聽到幽靜的鐘聲。

狂噪打消了鐘聲。突然聽到猛烈的工廠底汽笛聲音。

這樣，鐘聲就和汽笛聲音怪奇地交錯起來。

① Schlesien 此地域本爲德屬，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由普魯士·捷克·波蘭三國分屬。該地山脈連綿，地勢高峻，森林繁茂，土地肥沃，農產豐富，工業也很發達。又稱西利喜阿（Silesia）。（譯者）

弟弟 畜生！惡魔！

在他底喊聲之下，大家停止祈禱。他掩住耳朵毫不動彈地站着。

妻子 （從耳朵上放下手來，拍着弟弟的肩頭）安定一點罷。像你這樣堅強的人，

假使會對工廠底汽笛感到煩惱，不是太使人氣短嗎？

弟弟 （提起神來）對了，嫂子，說的很對。我的使命，是藝術底創造。織布工廠的汽笛無論怎樣叫得煩燥，我還是有我的世界的。有着我自己的境地的。

妻子 你織的東西，不是很高貴的藝術品嗎？那和工廠裏織的，是完全兩樣的。

弟弟 對呀，嫂子。我在那裏面，織進了美麗的傳統。（拿起自己織的東西，儘是傾心地眺望）這裏面有詩。有公主的熱情的戀愛。有騎上白馬的騎士底夢。

妻子 唔，是的。你對於你自己的天分，是不能沒有驕傲的。

職工 （一邊收拾工具，一邊嘲笑地）師傅娘，師傅很慢哪。賣買又糟了吧？

開始要走出去。那時，汽笛又響了。

弟弟 （憤然的跑到窗邊，對外面張望）嫂子！瞧那磚瓦的牆罷！從那地獄裏面，

瘋狂的汽笛在叫着呢。

職工 不過，如果在地獄裏也能安心的有吃，就比這手藝作場好一些啦。

弟弟 滾出去，滾到地獄裏去罷！像你這種職工，我們這兒已經用不着了。

職工 嗯，當然會去的。照小東家說起來，那織布工廠，就活像是地獄似的，但是，提到了吃，總不會有錯兒的。老是在這兒受使喚的話，不多久就該這樣的啦！（抬起下顎裝死給人家看）而且還（唱歌）星期六呀，職工可以拿襯服……。那不是開玩笑嗎？哼，連工錢都拿不到手……睜，弗利茨！

徒弟弗利茨進來。

職工 好了，今天爲止，要和這手藝作場再會啦。明天起，要依照我們的希望，到那有活氣的工廠裏去了。徒弟心裏也很舒暢……嗎？真是把人當傻瓜！

那時候，亨斯師傅推開門進來。

他挾住的大包裹，就在當場丟掉了。職工和徒弟躲到角落裏去。

妻子（看住丈夫的神情）回來了嗎？

弟·妹 哥哥，回來了？

大家都聚到他的周圍。

妻子 (很不安地) 怎麼啦？

亨斯 不行！

妻子默默地解開包裹，看望裏面。

亨斯 終於空跑了三趟。我們的東西不管是多麼的好，可是都很貴，街上全都賣不出去。

弟弟 混蛋！哥哥，好罷，賣不出去也好。街上的那些蠢子，怎麼能懂得手織品的真價呢！

亨斯 自從這村子裏有了織布工廠以後，我們的手織品，就一點也賣不出去了。我也曾細細的想過，無論手織品怎樣的有價值，怎樣的費人手，可是總比不過能夠製造又便宜又多的機器底力量。唉，在這和平的村子裏，好像也有可怕的波浪打過來了哪。

弟弟、哥哥，爲什麼你說得這麼懦弱。機器是什麼東西，工廠是什麼東西，我無論如何非得把手織品的價值給他們看不可！

老父進來。

老父（啣住煙斗。拿起弟弟的製造品）很美，唔，很美。從前王爺的打獵衣服……

亨斯 又是王爺的打獵衣服嗎……爸，別再說了。不行呢！

老父 什麼不行呀？

亨斯 賣不出去，這個！我們的東西！

老父 那可奇怪了。大概錯的是在不買的傢伙。我嘛，把這屋子裏的暖帘守了五十年，才傳給你們的。是祖先一代一代的三百幾十年的……

亨斯 老是說些以前的話，現在時世改變了。

弟弟 藝術上是沒有時世的，是永遠不滅的。哥哥，不是這樣的嗎？

老父 是呀。我們家的暖帘是有神明守住的。師傅、職工、徒弟……這三種的聯

合，是神明教給人的神聖的聯合。在幾百年之間，人底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都是由這三種人合起力氣來造成成功的。那種誓約比鐵還要堅固得多呢。

弟弟（指着職工和徒弟那邊，對住老父）他們說要不幹了。

亨斯 嚶！唔唔。（自言自語地）以連工錢都付不出來說。（沉思起來）

老父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真正是豈有此理！（啣着煙斗緩緩地退出）

朝道路的窗口上，出現了牧師底臉龐。

牧師 晚安。

弟弟（用激昂的語氣）牧師先生，爲什麼要把教堂底鐘，和工廠底汽笛一起的響

呀。教堂底鐘聲不和工廠底汽笛一起伴奏，不也可以嗎？啊啊，我真想嘔呢！

妻子 別再說啦！

牧師（柔和地笑着）一切都是上帝底意思。機器是惡魔作的孽，不久該會受到上帝的譴責，而遭到滅亡的。（看住亨斯底妹妹格萊蒂）不久之間，尤其是虔敬信仰的你，總會明白這個道理的。

妹妹 牧師先生，我相信上帝的賜恩和審判。（退出）

牧師 唔，唔，再會。（退去）

弟弟 哼！是什麼上帝。教堂底鐘聲會給工廠底汽笛聲音吹光，還是什麼上帝。

牧師走的同時，窗口又出現兩個人底臉龐，一個是已經到工廠裏去做工的隣居，另一個是工廠裏的工頭。

隣居 晚安。

妻子 晚安。

隣居 工廠裏的工頭先生，說有話想要和你們談一下呢。

妻子 （並不愉快似地）請罷。

弟弟 嫂子，別讓那種傢伙進來！

嫂子掩住弟弟底嘴。

不多一會，兩個人進來了。

隣居 （替另一個人介紹）這一位是我們工廠裏的工頭先生。

工頭 （在側面的椅子裏坐了下去，現出傲慢的態度）簡直的說，過去定買的改良織布機器已經運到了，這一次就要在我那工廠裏增設起來，我想可否請府上的一二個人去工作？總之，因為希望的人很多，最好是早一些去報到才好哪。

弟弟（憤然的）請你回去！誰願意到工廠裏去呀？外來的你，恐怕是不會懂的，這兒的村子，是傳統很古、名聲很高的村子。何況，什麼東西，你這冒失鬼！

妻子阻止弟弟。工頭悠悠地站起身來。

工頭 是嘛。冒失鬼倒有些受不了哪。不過，我也沒有說過強要你們去的話呀。祇不過對於府上的人，發了一些慈悲之心囉。（冷笑着走出去）確乎有些頑固不化……

職工（跑將過來）工頭先生！

工頭立停下來。

職工 您的工廠裏，可以使用我和我底孩子嗎？

工頭 好的，跟着來罷。

弟弟 滾你的！叛徒！

職工 亂七八糟的由你鬧下去得啦。這當兒就會從社會上落後下去，全家都倒死的。

兩個人出去了。

亨斯 唉，唉，去了嗎？倒是替我們做了很久的工作的。結果還不能做一個像樣的師傅，真是個可憐人。

弟弟 畜生！立刻瞧着罷！（在屋子裏來回的到處地走）哥哥，斷然不能屈服的，我們要和工廠鬥爭到底！

亨斯 （很清楚的）那也行！祇不過，儘是做些沒有買主的東西，怎麼能夠養活人口很多的一家呢？

弟弟 ……………

亨斯 那兩個傢伙所走的路，結果，或許是我們要走的路，也是說不定的……

弟弟 那便是變成奴隸，我可不願意做奴隸的。

亨斯 唔，也許是做奴隸罷。不過，是爲了要吃而做奴隸呢，還是可以不吃而堅持下去呢？（老父啣着煙斗，在窗口外面走過，他眺望着）或者是像老頭兒底煙斗那樣的，做那一百年以前的夢呢？

妹妹慌慌張張地飛跑進來。

妹妹 啊啊，真討厭！剛才從這兒出去的人，他們嘲笑我呢。說什麼：不到工廠裏

來嗎？給你看好東西呢！

亨斯 好東西？

妹妹 是的，說是鍊金術呢。

亨斯 鍊金術……唔。（決然的對着弟弟）我去看一下那件東西。

弟弟 不行，哥哥！與其要去鑽過那工廠的門，還不如死掉的好！

亨斯（自言自語地）說不定教堂底鐘，爲了製造工廠的機器，會臨到被人打破的

一天。鍊金術……鍊金術……

第三場 資產階級的由來

紡織織布工廠裏面的一角。是一間能夠看到城牆的屋子。

舞台的一角上裝着織造棉布的力織機械，被白布蓋了起來。背景上，可以看到很大的教堂底圓天蓋，和遙遠地方的城牆頂部。老年的門房正悄然地對窗外眺望。工廠廠長進來。

廠長 你又在做那城子的夢嗎？葛俄耳！

老門房 （很不好意思地）是，不，不……

廠長 哈、哈、哈、哈！當你孩子的時候，在那像馬摩斯^①那樣的奇怪的城子裏，曾經進出過的吧？

老門房 是，是的。

① Mammoth 或譯「猛獁」，是棲息在洪積期的長鼻類動物，類似現今的象。全身披有黑色長剛毛和暗褐色的波狀毛，牙齒長大，向上面彎曲，長度約達五公尺，體重約二五〇噸。曾經在歐洲、北非洲、西伯利亞、北美洲發現過牠的凍結成化石的遺骸。（譯者）

廠長 那麼，就得爲你的長命高興呀。何況，你又是個工廠的門房。你得能夠有了
既高貴而又近代化的職業啦！

老門房 （悲哀地）是……正是這樣。

廠長 瞧罷，那座城子裏，貴族的那傢伙不知道守住了幾百年，以爲城下的人民都
好像是一些奴隸。看一看那個殘骸罷。我們，打倒了貴族和僧侶，建設成了
近代式的工廠。那不是我們底偉大的功績嗎？那不是勝利嗎？是不是？葛俄
耳……

老門房 說是這末說，可是照我想起來，倒還是那城主王爺在那城子裏的時候，來
得挺快樂呢。真像是做夢似的。

僕人進來。

僕人 有客。

老門房 啊，我倒忘掉了。今天那兩兄弟要到這兒來的。那兩兄弟底老子和我，是

八十年來的老朋友了。哥哥是一個很不錯的師傅，弟弟也是個近來少有的好手
藝。

廠長 是嘛，就是那兩個固執的兄弟嗎？很有趣，把他們喊到這兒來罷。

老門房和僕人退下。不多一會，亨斯和弟弟跟着老門房一起進來。

廠長 歡迎得很。（現出嘲笑的表情，迎住他們兩個）

弟弟（單刀直入地）你們這兒工廠的工頭，在昨天說要給我們看鍊金術，叫我們來的。請給我們看一下罷。

廠長 鍊金術……不錯，當然可以給你們看的。

弟弟 那種出乎情理之外的東西，決不會有的。請你快些給我們看罷。

廠長 嗨，也用不到這麼興奮呀！

弟弟 並沒有興奮。我們兄弟兩個，有的是堅強的理性和判斷力。

廠長 嚟，理性和判斷力？好極了。此外，聽這老頭兒說的，還有非常高妙的手藝哪。

老門房 是的，人家都說這兩兄弟是天才。

廠長 祇不過抱歉的是，所謂天才以及手指兒上的熟練之類，都是些中世的遺物了。在現在的這個時代裏，不中用了。

弟弟 假使不要天才和熟練，那麼，究竟要的是什麼呢？有誰能夠擔當文化的創造呢？

廠長 現在，正是異常的機械工業時代開始的時候。是產業革命要席捲世界的時代。那和到如今方始有一些工廠的小氣的德國不同，在我的故鄉英國，像樹林那樣的工廠烟囪正吐着新時代的氣息呢。熟練的老師傅以及職工的椅子，全給工廠的機器搶走了。是機器！機器，才是要君臨到此後時代裏的一切！

弟弟 我並不要聽機器的講釋。鍊金術怎麼啦？給我看一下那個罷。

廠長 等一會兒，一件一件的給你看就是了。

他走近後方的機器，拿掉披蓋在那上面的白布。出現的是精巧的力織機械。

兩兄弟現出禁不住非常驚愕的樣子。

仔細地對那眺望。

廠長 看這奇怪的構造罷。這是一個叫做卡特賴特[⊖]的人發明的，可怕的動力機

械。你瞧，哲姆斯·瓦特[⊖]底蒸汽，能使這像妖魔似的機器轉動起來。無論是好手藝的什麼的，都用不着。單是由了這架機器，就能替我織出幾百尺、幾千

尺的布。人祇要看住這部機器就可以了。而且，這部機器，就是剛買到的改良機器；足可以簡簡單單的代替你們一百個或是兩百個的人哪。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亨斯

.....

弟弟

.....

廠長 你們完全駭壞了吧……胸口也跳動得很厲害了吧？怎麼樣？

弟弟不知不覺地把手按在胸口上。

廠長 (看到這情形笑了) 你們該是出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所謂異常的機器底魅

① E. Cartwright (1743—1823) 英國的僧侶，自動織布機、梳毛機械等的發明家。他的發明間接

地促進紡織業，助長了產業革命。他因此使手工業勞動者發生反感而陷入苦境，但英政府在一八〇九年贈他一萬金鎊，當作慰勞金。(譯者)

② James Watt (1736—1799) 蘇格蘭技師，普通雖說他是個蒸汽機的發明者，實際上却是個大改良家。他的蒸汽機械於一七六九年完成，造成了產業革命的動因，開創近代工業的新紀元。其他的改良蒸汽機械很多，對熱力學理論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電流的工率單位喊「瓦特」，便是使用了他底名字。(譯者)

力，駭怕倒也不是沒有理由的。機器便是再生的中世的魔法師呢！轉給你們看一下罷。

走近機械旁邊，現出要把它轉動的形狀。

亨斯 慢一點！

廠長 那裏，使一些法術給你們看罷。

弟弟 妖怪！（說着閉起眼睛）

廠長（笑着）也用不到這末怕呀。假使不按上裝在工房裏的動力，是不能轉動的。不過，你們倒確實是些怪人。

亨斯 也許是怪人罷，可是決不提弄人家；也不會學你的那種貪心。

廠長 我把要說的話都說給你聽罷，無論你們是怎樣的說，看起來，現在的世界上，已經分別成了有機器的和沒有機器的了。不自量力的反抗，祇不過是螳臂擋車而已。結果，還是有機器的能夠得到勝利囉！

弟弟 狗，你這東西！（想要趕過去，亨斯把他阻住）

廠長 手藝高明的人，可不能這樣動手跳腳的鬧……告訴你罷，你們到現在還在幹

的所謂手工業的傢伙，唔，不是像前一世紀忘記下來的廢物嗎？要捉弄那種可憐的廢物，也用不到機器，就是世界上的、不是嘛，叫做什麼工場手工業的傢伙，也就是叫做手工製造業的傢伙，它們早從一百年或者是兩百年以前開始，就壓迫着你們的小規模的手工業了呀！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做一枚別針也好，造一輛四輪馬車也好，在如今的時世裏，那會再由師傅、職工、徒弟三個人合在一起，從早晨到晚上，叮叮咚咚的做着的那種傻瓜呀？以縫衣服的針來說罷，你可明白，就有九十二種工程之多！那麼，由你們來做着瞧罷，就是說一枚針由一個人做九十二種工程囉，一天裏面能夠做成一枚，那已經是了不起哪。可是，看一看手工業工場的罷，大家是分工合作的。工場裏面聚起一百個光景的人，每個人都做分工的工作，就能夠做出相當的多。那和你們的比起來，不知道要新到多少倍呢！他們和我們不同的，祇不過是沒有近代的機器囉。那樣看來，你們在要討厭機器之前，先得去向你們底敵人的前輩，對手工業工場去拚命，才是道理呀！

亨斯 那個，就是現在也在吵鬧的。祇不過像你那樣地老臉皮的搞起來，這倒要想一想的了。

廠長 也許罷。可是結果，還不是遭到同樣的命運和死了心囉。可是，別的話且不說，也不說機器的，單從手織的東西很貴而賣不出去來看，你們究竟有什麼東西可以留下來呢？

弟弟 (激昂地) 我有工作的技能！

廠長 技能？那倒很不錯。不過，就是那技能罷，很可憐的是，說的並不是手藝高明的技能。祇要能拿起石頭，或者在機器上加油的話，那就足夠了，如果是那一些技能的話，你們兄弟兩個，不，甚至是一家裏的誰，也都會有的。抱歉得很，現在，那個技能便是你們底財產了。

弟弟 (猛烈地揮動手臂) 骯髒！多麼骯髒的話！

掩住耳朵來回地走動。

廠長 你倒是非常的熱情。可是，請安靜一點罷。這不是說那力氣，便是你們唯一可以出賣的東西嗎？別再說頑固的話，還是到工廠裏來做工罷。(弟弟正想要說什麼話，他把他阻住了) 等一等。雖說是機器、機器，也不會有把人吃掉的理由。機器是很可愛的傢伙。它能夠單獨的代替我們底手脚。人祇要舒舒服服

的，和機器一塊玩着就可以了。那樣，就可以拿到很不錯的錢。怎麼樣呢，難道不以爲這是很有理由的話嗎？

弟弟 這正是賣買人身！是奴隸！

廠長 不是奴隸；奴隸是要套上鏈條的，你們是盡量自由的。正因爲自由，所以能夠用自由的合同來雇用，也能夠隨時的停止。雖然是一種自由的合同，然而互相都能夠賺到金錢。這便是機器的謎。怎麼樣，不是很異特的鍊金術嗎？

老門房（吃驚地）鍊金術！

弟弟 騙子！

亨斯 哦，且慢，鍊金術……唔唔。（沉思）

廠長 從泥土裏挖掘金子，是騙子的話，那麼用機器賺錢，也許是騙子了。（笑）

這時，橫張在背景附近的影幕①上照上了光。這影幕底效果，以後的場景中也將不時使用，但必須至少有十幾個人的行列，從背後射上光線，同時作爲影繪而映到銀幕上。

① Silhouette Screen 放映影繪的銀幕。『Silhouette』（影繪）的起源，是在一七五九年，當時法國的財政大臣西爾埃特（E. Silhouette 1709—1767）因爲財政貧困，而鼓勵極端節儉，以爲肖像畫之類，祇要鈎下映在牆上的黑影，就已經充分，因而風行一時，但受到貴族的嘲笑，便以他底名字作爲影繪的名稱。此後在照片、戲劇、電影中，也常被活用了。（譯者）

現在這銀幕的後方，可以看到十幾個勞動者的行列，正在走過去。

繪畫的姿勢與組織。

他們都在肩上或是手裏，帶着織成的布匹。

兩兄弟吃驚地眺望着那種情形。

廠長（對老門房）今天是檢查日嗎？

老門房 是的。

廠長（看住兩兄弟）看那些罷。他們現在是把織完的布，都拿到檢查處去。那是新的人底生活方法。可以減掉一些你們的頑固了罷。

亨斯 如果是新的生活方法，人家會格外高興的，現在不但並不高興，咒罵的聲音還充滿了村子裏呢。人是有所謂反抗的事情的！

廠長 嘩，那是不准你說的。反抗過的，是我們！打倒那教堂和城子的，是我們底祖先呀！破壞了貴族和僧侶們專制着的社會，曾經被人家看不起底賣買人趣味的我們底祖先，建設了自由的賣買人底新社會。斷然的進行過革命。你們總知道法國大革命的特異的歷史吧？我們正是被人家喊作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市民。

那自由、平等、博愛，才正是我們底旗幟呢！

弟弟 守財奴的革命，有什麼名譽可以說的！

廠長（憤怒）守財奴？！你這東西要冒瀆我們底祖先嗎？你等着瞧罷，這全村立刻要跪倒在我的膝踝下面啦！

亨斯 好的，你搞着瞧罷！

廠長 好！（一邊走出去一邊回過身來）無產階級！這便是你們底共有的名詞。今天的禮物，我打算另外送給你們呢！（退出）

兩兄弟硬直地站在那兒。

老門房悄悄的走到他們身邊。

老門房 兄弟……真是的，世界是一幅很長的畫軸哪。就是當城主的王爺底公子，現在的境况也很不如意呢。是賣買人這批傢伙在搞的時世啦。他對另外的賣買人吐出無產階級……（想了一想）真是不錯，是一種很可怕的名字啊。

亨斯（自言自語地）傢伙……說的什麼話……

老門房 那是，那該是說……那……除去製造孩子以外，就沒有任何本領的人囉。真是可惡而又可怕的話。對不起的地方，請……好啦，再到門房裏去，做一下愉快的過去的夢罷。（正要出去又重新回來，學着廠長的口吻）被喊作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市民……資產、資產、資產、資產……可怕得很。資產階級趣味。

賣買人趣味……不過是卑賤的東西囉。

退出……

兄弟兩人悄然地站着留了下來。

那時，和剛才同樣的影繪，相反地經過。這一次沒有拿着製成的物品。

那中間有人在哭泣的姿態。

兩個人呆呆地看着。

猛烈的響聲，從工廠那邊傳揚過來。

弟弟（緊緊地握住哥哥底手，顫嗦）哥哥，我好像覺得有些害怕……（靠緊）

亨斯 失敗了！（抱住弟弟）猛獸！正張開了大嘴！

字幕 1

親愛的老門房固然在發懷古的嘆息。

但賣買人的資產階級，依然向着近代的資本家在一路地長成。

字幕 2

一邊是無產階級！

把『反抗』的旗幟，從資產階級那裏搶奪過來。

第四場 條條道路通資本

工廠大門，有使人會受到要被吸進到舞台深處去的那種感覺。很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寫的是：

『條條道路通資本』

可以聽到從工廠裏發出來的機械聲。

一隊羣衆——以貧困、窮乏、營養不良的姿態，踉蹌的，走向門那邊去。

羣衆的構成，是男女老幼。

他們都默默地被吸到門裏面去。不多一會，從門裏面走出一羣勞動者。

這比剛才進門去的勞動者們，顯然來得更爲疲乏。

有一個少女跨出門口一步，便倒將下去。

同伴把她扶了起來行走。

這種默劇的場面，效果地進行兩三次。

不多一會，亨斯和弟弟進去。

哥哥握住弟弟底手。可以看到弟弟底口袋外面，露出了他親手織的美麗的織製品。

弟弟（突然摔脫哥哥底手）不！哥哥，不！我是死也不願意去做奴隸的！

弟弟從口袋裏拿出手織的東西，瘋也似地在空中揮動。

亨斯 單是你和我，假使不肯委屈着到這工廠裏去做工，那末，我們底家，連明天的麵包都沒有了。我們兄弟兩個，祇好犧牲了罷。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死了心罷。

弟弟依然揮動布片，倔強地現出不肯服從哥哥說話的神情，可是，却突然把布片接到臉龐上面，哭了出來。妹妹跑將過來。胸口上掛着十字架。

妹妹 哥哥，真是對不起。可是，我要禱告上帝，保佑我們一家幸福。（一邊祈禱一邊哭泣）

那時候，從門裏出來一羣男女勞動者。

妹妹朝着一個年輕的少女那邊，跑將過去，把她抱住。

妹妹 哦，你也在這裏！？臉色像泥土似的……而且你也在！啊，瘦得很厲害……

(又抱住第二個女的)

少女甲 (無力地) 格萊蒂，地獄裏面是沒有黑夜和白天的。唉唉唉……一天十七個鐘點、十八個鐘點……但是，什麼都祇好想開一點了。

弟弟 (本來看住少女那邊的，現在突然對向觀客方面) 瞧罷！無論是這村子裏的美麗的河流，平靜的山丘，我們的手藝作場，都要在今天完了。好罷，去！哥哥，去罷！

他把織的布片扯得粉碎，丟在地上，催着哥哥從門裏進去。

妹妹把扯碎的布片拾了起來，放進胸懷裏。

從工廠裏發出聲音。

老門房 (搖搖晃晃地從門裏出來，撫摸格萊蒂底肩頭) 至少你，不要鑽到這道門裏去罷。虔心的格萊蒂。

老門房抱住格萊蒂，安慰她。

格萊蒂把臉龐偎在老人底胸前，哭泣。

汽笛的狂音。

第五場

剝削、趁現在這時候

廠長室。

廠長和穿紅背心的工頭。

和第四場相同，影幕上有男女勞動者的影繪，他們無力地低下了頭，成列地行走。從銀幕背後，映上黃色的光線。

廠長默默地指了一下門。

工頭走到那兒去，拉將開來。

等在門外的一個衰弱的勞動者，畏畏縮縮地走到裏面來。

與那同時，影繪上的行列中有一個人離開了前進。

他戰戰兢兢的走近桌子旁邊。

廠長 說罷，有什麼事。

勞動者甲 嗯……

工頭 還不快說嗎？

勞働者甲 實在的說……這身體挨不下去了，想要暫時的休息一下，嚶。

工頭 休息？！樣子不是很健旺嗎！

勞働者甲 嚶，請你聽我說……

工頭 用不到多說！

廠長默默地把放在桌子上的紙條給工頭看。

工頭 （拿了一張，遞給勞働者甲）好啦，把這拿了去罷！不要你再做了。

勞働者甲 嚶！歇掉我！

工頭 因為有的是人呀。

他垂頭喪氣的出去。

工頭從門上放進第二個勞働者。影繪上另有一個人在前進。

勞働者乙 老婆生着病，不能到工廠裏來了。何況家裏的人口又多，對不起，請你

預支一些工錢……

工頭 預支是一概不准的。

廠長 再做上兩三年罷。要預支的話，還得對你的身體有了信用以後。

勞働者乙 儘是發生不幸的事情，媽因爲耽心老婆的病，又發了瘋了……

工頭 你有女兒的吧？

勞働者乙 是，有兩個。

工頭 那麼，叫她們兩個到工廠裏來罷。好了，廠長先生很忙，去罷，出去罷！

勞働者乙 悄然地出去。

從門外進來一個少女。

黑影在進行。

少女 (猛烈的咳嗽) 我……我…… (咳着) 想要暫時的停做夜工……

工頭 說要不做嗎？

少女 (微弱地) 是的。

工頭 你有一個妹妹呀。

少女 是的。

工頭 叫她來罷。

少女 不。(咳嗆)太可憐了。

工頭 不來的話，這個！(遞紙條給她)

少女 鬼……惡鬼……(哭着出去)

接着進來一個老人。

他站在工頭和廠長的前面，說不出想要說的話。

工頭把他推將出去。

接着，亨斯底弟弟進來。

黑影在前進。

他衰弱得非常可怕。

全然失去了以前的精神。

蒼白的臉色。

弟弟 我底身體生來就並不怎麼好，所以想要改換一種工作來做。現在的工作，對

於我實在太吃力了。(輕微的咳嗽)

工頭 公司方面不能單是顧到你底體格。認為每個人都是很康健的。

弟弟 何況，我底身體痛的很厲害……

廠長 既然到現在要哭哭啼啼的說話，以前爲什麼到工廠裏來呢？你不是哭着苦苦地對我哀求過的嗎？以前說的那麼神氣，已經忘掉了嗎？噯，忘了嗎？既然身體受不住，就爽快的不做好啦！我不會留住你的！

弟弟 我並沒有說要不做……（咳嗽）

廠長 那麼，我們叫你不要做了。

弟弟 （突地生了氣）無論怎麼說，這不是太狠了嗎？我到這工廠裏還沒有多少時候，身體就完全給搞壞了。我知道我會死的。把我底身體恢復到從前的那個樣子罷！

廠長 使用你這種身體不好的人，正是我們這兒的情分。你知道你會死也好，要怎樣也好，那是你的自由。那末，停工就是了！

弟弟 慢一點……我死倒是沒有關係的。就是依然照現在的工作也好，讓我做下去罷。不然的話，我停了工，就不能不使弟弟和妹妹也來做這辛苦的工作了。那太可憐了。那不可能。

工頭 （拍了一下膝踝）對了！（對廠長）他妹妹的名字，確實是叫做格萊蒂，是一個白百合花那樣的純潔的姑娘。

廠長 嚟囉，純潔的姑娘！那在目前倒是少有的。（急忙地對工頭說）立刻叫他停

工！

工頭 是！好啦，這個！（把停工通知單遞給弟弟）叫格萊蒂來罷！

弟弟 （非常驚愕）那未免太、未免太……

他雖是反抗，仍然被工頭用武力把他推了出去。

黃色的光線消失了。同時，影繪也看不到了。

廠長 （站起身來，對工頭）從明天開始，決計把勞働的時間延長一個鐘點。改成

十八個鐘點。懂了沒有？明天對全體工人，把這話通知他們

工頭 是，知道了。

廠長 我們要賺錢，就得趁現在這時候。現在，就是叫職工在一天裏做上二十個鐘點的工作罷，法律也是不會說話的。然而，不久之後，不能這麼辦的時候，是要到來的。說什麼勞働時間不准延長到幾個鐘點以上呀，又是什麼婦女孩子不准叫他們做夜工呀，那法律的傢伙一定會來說上一套的。也不但如此，首先第一，那職工的閒話，也會嚶嚶起來的。可是現在，天下太平，正可以由着我的

自由呢。趁現在，趁現在的這個時候。（奮勇地）

影幕上映出蒼白的光線。於是，舞台灰暗起來。

銀幕上映出影繪，可以看到有十幾個人影，正對着機械在勞動的情形。

不多一會，影繪中的人們，唱出下面那樣的歌。一邊唱歌，一邊身體調和地動作。

歌唱——

愁苦的眼睛裏沒有淚水

對着機器咬緊了牙齒

古老的德國啊，這裏在織的

是你底葬衣

替你織進三重咀咒

織罷

織罷

梭子在飛動機台要破裂

不分晝夜不住的織布

古老的德國啊，這裏在織的

是你底葬衣

替你織進三重咀咒

織罷

織罷

傳播的聲音 ①

資本主義搖籃期的勞働者，既沒有一行法律擁護勞働者的生活，也沒有勞働者的團體，這樣，祇能忍受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剝削。勞働時間在無限制的延長！這正是剝削勞働者的第一手段。然而，應該爲資本家悲哀，一天裏面僅有二十四個鐘點！

① Loud-speaker 在觀衆席上面的天井的一角，裝設擴聲器 (Loud-speaker)，當開幕中或是閉

幕中，對觀衆說話，或者叫喚，或者歌唱，或者放送音響。有時是個人底聲音，有時是羣衆底聲音。(作者原註)

第六場 鈎子對住柔嫩的肉

廠長室。

影幕上可以看到亨斯妻子、亨斯底第二個弟弟（少年）、格萊蒂、三個人悄然的姿態。弓背的老門房在蠢動。

敲門的聲音。

進來一陣人羣。是手織業工場聯合會的代表們。

代表甲（大搖大擺的走到廠長前面）我們到這屋子裏來，這一次是第三次了。先得請你知道，今天是最後一次的會面了。

廠長 如果還是那一件事情的話，那麼，很抱歉，已經沒有談話的餘地了。

代表甲 不，爲着道德與正義，想要發出最後的警告。我們這些人，當然也是和你一樣，同樣是機織業者；雖然有些人把我們的工作方法，喊做工場手工業的，但是，決不像你所經營的這個工廠那樣地，施行着殘酷的制度。當然，也雇着婦女和兒童，也有着各種種類的職工。可是，經營上完全是家長式的。雖說是

一家工場，也不過是很大的家族而已。搖紗女工、紡織工人、染色工人、上漿工人、機織工人他們，固然在我們底工場裏面受到統一，但是，決計不是工場長的奴隸。而且我們工場長也和他們一起工作的。那裏面包含了幸福和道德！我們改革掉幾百年以來的手工業的方法，樹立了近代的分工方法。這才正是非要傳到末一代去不可的人類底產業制度。然而……

廠長 知道了。請回去罷。

代表乙（老人）說話的態度不要太傲慢了。（指着影繪）嘿，你瞧罷！這是亨斯的一家。亨斯一家反對我們的方法，倔強地想要用家裏的手織式來堅持下去，雖然從很久以前起就和我們站在對抗的地位的人，可是到了如今，却是同伴了。自從你把奇怪的機器拿進這村子裏面來了以後，不管是亨斯那樣的手織業者也好，我們那樣的工場手織業者也好，都禁不住你那殘酷的機器的壓迫，全給壓毀了。更甚的是，村子不是給變成疾病和墮落的巢窟了嗎？難道還不覺得可怕嗎？

代表乙（堅強地）在三個月以內，無論如何要你退出這個村子。完了，這是工場手織業聯合會的議決書。（遞過去）

廠長 嚕嚕，驅逐命令……這倒很有趣味。保證私有財產，是這個社會的太陽呀。總之，我且把這收受下來，當作時代錯誤的標本，贈送到博物館裏去罷。

聯合會會員都生氣地威迫廠長，可是並沒有接受。代表乙勸慰着。不多一會，說出幾句頑強的
話，退出去了。可以看到有兩三個人經過銀幕後面，安慰着拍着亨斯家族的肩頭。
再一會兒，三個人在老門房帶領之下，走了進來。

妹妹 （坦然的走到廠長前面）我決心了，請你使用我罷。

廠長 嚕嚕，這決心很不錯。好得很。

妹妹 我底弟弟像要死了。以後再也不能工作了。單靠哥哥一個人工作，也支持不
了。一家的人。我，這個弟弟，還有這個嫂子，都要請你照顧一下呢。請你幫個
忙罷。

廠長 好的。不過，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對老人）叫這兩個人到外面去等着
罷。

老人帶着兩個人出去。

廠長 （走近她的身邊，把手放到她底肩頭上去）工頭非常反對我雇用你們，所以

對於要我勉強在工廠裏使用你們……

妹妹 應該要怎麼樣呢？

廠長 有條件的。

妹妹 條件！

廠長 是的。

廠長嘻嘻的笑着，涎着臉皮把放在屋角上的裸體像指給她看。於是，發出空虛的笑着。她短時中奇怪地對那裸體像眺望，接着像要跌倒下去似的背過身子，跪在地上舉行禱祈。

妹妹 聖母馬利亞……

黑暗。

那當兒，在影幕上可以看到飢餓的弟弟正茫然地站着的姿態。

廠長突然間在黑暗中爆發出哄笑的聲音。同時，黑闇中的格萊蒂在吸吸的哭泣。

黑暗之中。

字幕 1

「機械，是使用沒有筋力的勞動者，換一句話說：是使用身體底發達還沒有成熟，而且四肢還依然非常柔弱的勞動者的手段。因此，婦女勞動和孩童勞動，是資本制採用機械的第一句口號。機械，非常迅快地，不問男女老幼，把勞動者家裏所有的人，編進了資本底直接支配之下……強制勞動，不但剝奪了兒童底遊戲的位置，……甚至也剝奪了家庭的勞動的位置。」

——資本論第一卷①

影片 1

在微笑的少女底臉龐，發生抽搐的瞬息間。

聖母馬利亞變成了邪教的裸體像。

傳播的聲音——

（女人突發的聲音）我是一個看這部戲劇的女工。格萊蒂！不要到工廠裏去！啊啊！可怕！鉤子正快要鉤到你底肩膀上來了，逃罷！格萊蒂！快些逃罷！

第七場 資本主義首先破壞家庭

亨斯底家

和第二場的明朗相比，一切都已非常荒廢了。

兩個弟弟睡在臥牀裏。亨斯底妻子坐在一邊看護。

老父啣住煙斗，焦灼地在屋子裏來回的走動。醫生一個人獨自沉默。

老父（興奮地走着）暖帘怎麼好呢，暖帘怎麼好呢！（揮動手臂）

妻子（阻止）聲音別說得太高……樣子非常的壞呢……

老父對那邊迅快地看了一眼，又繼續走動。

老父（一半自言自語地）從前，王爺經過這村子的時候，特地彎到我這家裏來，買過我們織的東西的。這是一家有光榮的師傅底家。況且……況且……

①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一七頁。郭大力 王亞南兩先生合譯，讀書生活社出版。以下同。（譯者）

醫生 世間變成很可怕的了。村子裏是病菌的窠呀。疾病、腐敗、墮落、死亡率，增加了；嬰孩，全給消滅了，哦哦……哦哦……

妻子 先生，無論如何也不行嗎？（醫生走到臥床旁邊）

老父 所以，我一開始就堅決的說過，即使是一個人也不准到工廠裏去……

亨斯進來。

亨斯 （聽到這話）又在發牢騷嘛！爸爸。

老父沒精打彩地走到屋角上去。

亨斯 （走到弟弟的臥床旁邊）怎麼樣？

弟弟 不行！

亨斯 安定一點罷。

弟弟 哥哥，死，死到眼前來了……

亨斯 死怎麼受得了啊！（對妻子）哦，再也忍不住了！

妻子 又是……

亨斯 格萊蒂那賤東西！！

格萊蒂進來。她和以前幾場的神情完全不同。毫不在乎的，頭髮也很蓬亂，而且還喝醉了酒的樣子。十字架已經沒有掛在胸口前了。一看到就可以知道是一種自暴自棄的行爲，踉蹌地推開門進來。

亨斯（飛撲到妹妹那邊去）你這野雞！（要把她推到門外去。妻子吃驚地阻止他）

你這不要臉的賤人，做了廠長的玩意兒哪！

妹妹（冷然地看住他）隨便你怎麼說罷，哥哥。

亨斯 不但如此，在工廠裏做夜工的時候，儘是和男工們學些打情罵俏的舉動，我全都知道！好，你說罷！你明白地說，是不是這樣的！

妻子（分開他們，對妹妹）你過去是一個善良正直的基督教徒，雖然說到工廠裏去做了工，也怎麼會做出那種難堪的事情呢？那是哥哥的誤會罷。

亨斯 別包庇她。我什麼都知道。

妹妹（嫌煩似地）啊啊啊，頭髮脫了……（拔下頭髮看）我有一些醉了……哥哥，嫂子，對不起得很……我終於變成一個壞女人了。

亨斯 畜生！（飛撲過去，妻子又把他阻住）

妹妹 哥哥，反正是被金錢收買的奴隸。奴隸難道還會有貞操嗎……從一天裏面叫我們做上十八個鐘點工作的惡鬼那兒，難道能夠白手拿錢嗎？在非得和男工們混在一起的工廠裏面，能夠不發生無中生有的謠言嗎？發生了之後就會自暴自棄的……哥哥，工廠是可怕的地方。現在，這身體已經是腐爛的了。

老父 叫你不要去，你要去，所以囉，你這可憐的東西！

妹妹 但是，爸爸，哥哥（口音有些含糊起來）和兩個弟弟又是這種情形……嫂子生了氣，立刻停止了不再到工廠裏去，哥哥又給停工了，假使我不是自暴自棄的幹，不是沒有工作可以做嗎？你看看這手指頭罷，皮肉破了，全是血吧？不過我……姑娘們不應該做的事情，大膽的都做到了。原諒我罷……祇不過……自己的罪過，會由我自己來承受的。

她突然從胸懷裏拿出藥來，迅快地吞下，倒在地面上。

大家吃了一驚，把她扶抱起來。醫生慌張得不知道怎樣才好。

妹妹 啊啊……多美麗的天空……

大家現出驚愕與興奮的神色。

亨斯 (瞪住天空，強力地) 好罷!!

他像飛鳥也似的奔跑出去。不多一會，一羣人們和他一起混亂地闖進屋子裏來。

亨斯 (指住妹妹自殺的屍體) 唉，各位，格萊蒂死了！她咀咒着工廠，咀咒着廠

長，咀咒着世間，死了！我要報仇！

羣衆 是的！

羣衆 是的！

混亂。

第六場裏登場過的手織業工場聯合會代表中的兩三個人，慌忙地進來。

老人 唉唉，可憐的，可憐的……(走近老父的地方，握手)很久以來使你生着氣，

很是抱歉。現在的那家工廠，才正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呢！

老父 是的，正是這樣。(哭着擁抱)

代表甲 擁到工廠裏去！

代表乙 搗毀那搶走我們的工作，使我們跌進貧窮和飢餓的深淵裏去的機器！

代表丙 搗毀那擾亂平靜的村子的工廠！

代表丁 破壞那吸收人們鮮血的機器！

亨斯 對了！我們要把那工廠裏的機器搗得粉碎！報仇！格萊蒂，我錯了！饒恕我罷！好，各位！衝到工廠裏去罷。去！

在這一帶，可以看到窗外聚起了許多羣衆。

黑暗。

第八場 機械破壞

很高的磚瓦圍牆。內部是工廠的形式。

從磚瓦圍牆中發出猛烈的叫聲，或是喊聲。

叫聲 開門！

叫聲 把大門打破罷！

叫聲 衝罷！

叫聲 前進！搗毀它！

喊叫 對了！呵！呵！

那時，幾十個羣衆繞着磚瓦圍牆外廓奔跑。那中間。也有亨斯底父親，手織業工場聯合會會員等等。

羣衆甲 （對工廠內部） 嘩，把門打開！

羣衆乙 讓我們進去！

叫聲和喊聲，第二批羣衆跑到這地方來。

羣衆乙 完了！無論大門、二門，都給關起來啦！

羣衆丙 走進工廠裏去的，祇有一個亨斯。亨斯他飛快的跑進去以後，工廠裏的混

蛋們立刻就把門緊緊的關起來啦。

羣衆嘯嘯的聲音。傳出女工們的歌聲。

德國啊，這裏在織的

是你底葬衣

替你織進

三重咀咒

羣衆丙 好極了！女工也起來了！

羣衆丁 亨斯！村子的人們全都聚集在這裏啦！

羣衆戊 亨斯，亨斯啊……

圍牆裏面，有物體倒塌，以及受到破壞的猛烈的音響。

羣衆甲 終於動手啦！

甲·乙·丙 該受咀咒的！機器！

丁·戊 吸血的機器！

連續的呼呼吸噓的聲音。滲混着金屬性的響聲。破壞的行動已經在實行了。斷續的叫喚。圍牆外羣衆的歡呼，和這聲音伴和。

羣衆甲 噓！聽到了亨斯的聲音！

亨斯 （從圍牆裏發出的聲音）噓，大家都在外邊嗎！

老父 是亨斯嗎……進行得很順手嗎……

亨斯 （聲音）很好呢！現在我要跳出來啦！

不多一會，圍牆上亨斯出現了。外面的羣衆看到他，喊出歡呼的聲音。老父和那聯合會會員乙（老人）互相擁抱。

亨斯 （直立在圍牆上面，對牆外的羣衆俯視）各位！我們的希望達到了！那對村子裏丟下病菌和不幸的機器，該咀咒的機器，現在已經破壞掉，橫倒在那兒了！瞧那種樣子罷！瞧那些殘骸罷！報仇！報了仇啦！

內部和外部的羣衆揚起歡呼。

羣衆 是的！

羣衆 對呀！

亨斯 瞧罷！陸續堆積起來的村人們底憤怒，已經在一時之間爆發出來了！女人們也起來了！孩子們也起來了！廠長給打倒了！工頭給墊到機器下面去了！（高舉起雙手，睨視着天空）格萊蒂！已經報了仇了！

歡呼。那當兒外部的羣衆，大體分成三隊。也就是第一場的：第一羣衆，第二羣衆，第三羣衆。

亨斯 （對內部）各位！

內部的 S·C 亨斯！

亨斯 （對外部）各位！

第一羣衆 （S·C）亨斯！

亨斯 無論是妻子、孩子！

內部的 S·C 還有父親！

第二羣衆 (S·C) 還有兄弟！

第三羣衆 (S·C) 都是工錢的奴隸！

亨斯 肺病，營養不良，殘廢，孤兒！

第一羣衆 (S·C) 村子是地獄！

內部的 S·C 工廠是地獄！

亨斯 蹂躪的人！

第二羣衆 (S·C) 是誰！

第三羣衆 (S·C) 資本！機器！工廠！

內部的 S·C 埋葬了它！

第一羣衆 離開工廠！走向和平！

內部的 S·C 走向自由！

亨斯 把工廠丟掉！

他縱身從圍牆上面跳到地面上。歡呼。那時，亨斯底弟弟氣急喘喘地奔跑過來。

弟弟 哥哥……

倒在他的腳邊。

亨斯 (吃了一驚) 啊! (抱住弟弟)

弟弟 勝利了嗎?

亨斯 勝利了! 提起精神來罷! 勝利了!

弟弟 (抽搐着) 啊!

亨斯 嗚!

弟弟 重……重……重得很……走開……(斷氣)

妻子 慌張地奔跑過來。

看到弟弟的神情，抱住他。

妻子 不行了……(絕望)

她倒在丈夫的腳邊。

她非常痛苦。於是，要生育了。

嬰孩出生了。羣衆之中發出啊啊……的感動的旋律。那立刻變成歡呼的聲音。

第一羣衆 (S·C) 萬歲！

第二羣衆 (S·C) 是下次的第二代！

亨斯 (把嬰兒高高地舉在空中，每一句話都清楚地間斷) 活着罷！活着罷！你的，

未來，有的是……

第三羣衆 是金冠嗎？

傳播的聲音 不！

第一羣衆 是和平的歌唱嗎？！

傳播的聲音 不！

第二羣衆 那末是什麼呢！

傳播的聲音 是暴風雨！

亨斯 哦哦，我底暴風雨的孩子！替他起個名字罷！

第一羣衆 卡爾！

全體羣衆 卡爾！卡爾！活着罷！鬥爭！卡爾！

黑暗。在黑暗中舞台全面迅速地降下紗幕。當紗幕上映出下面的影片時，舞台中央已經豎好很大

的十字架，在映射的光線中，強烈地輝耀。十字架上寫的是：

『亨斯，犯破壞機械之罪，科處死刑』

字幕 1

破壞機械運動，是資本主義的洗禮。

一六二九年 來頓 (Levden) 市絲帶職工，發生破壞絲帶機械的暴動①。

一六三〇年末 破壞倫敦風力鋸木廠②。

一七八五年 水力羊毛剪裁機，被十萬失業者放火破壞③。

一八〇〇年初葉 英國工業地區的機械大破壞運動④。

一八一二年 英國議會通過機械破壞者死刑法⑤。

一八一三年 十八名破壞者的科處死刑⑥……等等，等等。

傳播的聲音——

(粗率的勞動者底錯綜的聲音。在字幕放映之中進行。)

× 爲什麼要搞壞機器！

○ 停止！

△ 爲什麼不爲着勞動者支配機器而鬥爭呢！機器可並沒有罪惡！

× 卡爾！幹罷！等候着你哪！

○ 機器！機器！你這傢伙到我們的支配之下來的時候，我們要愛護你哪！

△ 對了！而且我們給你戴上金冠！

○ 機器王！

× 而且，要請你吃上滿肚子的煤！

○ 機器，你等着罷！以前，我們兄弟們把你這傢伙搗毀，是不得已的！請你原諒

了罷！

△ 是的！

× 機器王！握手罷！

字幕 2

是的！他們破壞者是錯誤了。

『要明白到罪惡並不在於機械的本身，而是在於機械的受資本家底使用，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

字幕 3

這樣

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反抗

產業革命

還是在急速地完成起來

資本主義

就進走了正式的舞台

影片 1

產業革命期的兩三個發明家的肖像，以及所發明的機器。蒸汽在噴發。無數萬紡錘在運轉的景況。林立的煙囪。齒輪的構成 (Montage) 等等。

①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四七頁。(譯者)

第
二
部

——喜劇式的輕鬆

第一場 金牙齒的丑角兒

開幕

字幕 1 (紗幕上)

『資本制度生產方法所專斷的社會底財富，是作為「龐大的商品集積」而出現的，而各個商品，則成為它底原素形態。因此，我們的研究，得從商品的分析來開始。』

——資本論第一卷開首第一節

字幕 2

可是在短時間中

回顧一下遠處罷

原始共產社會！

那是——自給自足的

用不到交換

因而還沒有商品

自己生產了三

自己消費了三

生產對於消費

是牧童一般地純樸

像月亮光一樣地透明

字幕

3

然而爲了什麼緣故

這種社會會滅亡呢

可說是生產器具的發達

因而就有

生產力的增大

字幕

4

生產力的增大

那帶來的是

在各團體種族之間的
生產物的剩餘

字幕 5

剩餘會發生什麼呢

是交換！剩餘物的交換！

是團體的交換！是種族間的交換！

那麼交換會產生什麼呢

是『商品』！

字幕 6

這樣便動搖了

原始共產社會

改向到私有！

改向到私有！

改變到私有物的交換！

改變成『商品』的交換！

這時滅亡了

原始共產社會

開始趨向商品交換社會

× × ×

首先把那源流

追究一下罷

紗幕緩緩地上昇。

第二部全場的舞台底基本構成，已經裝置好了。但是還有一些好像是正在進行裝置之中，裝置用的大小道具，都胡亂地散落在舞台各處。

很高的踏台。舞台導演站在那中間的一級，一隻手拿住脚本。裝置員正在進行工作。

裝置員甲（繼續做着工作）亨斯，他也太可憐了。

舞台導演 是的

裝置員甲 總之，是處了死刑呀。那不是稍微太過分一點了嗎？雖然說，罪狀是搗

毀機器。

舞台導演 現在就是出力的說，也沒有法子了。好啦，快，快，快一些罷。

裝置員甲 別那麼的剝削我呀。

裝置員乙 （略微停頓一下做着工作的手）咦，你倒懂得一些時髦的名詞哪！

衆人笑了。

小丑奔跑進來，穿着紅色的丑角服裝。

紅色小丑 （催促裝置員）快、快、快、快、快些！樹木有種起來了沒有，預備好了沒有？

裝置員甲 你說些什麼！畜生！這個！（捶打小丑底頭頂）

紅色小丑 （捧住頭）啊，痛、痛、痛、痛！雖是想這末說，可是還不到這地步，

（對導演）實在說，昨天半夜裏，給夢魘住了。

舞台導演 別多說。

紅色小丑 啊，請你聽一下罷。你知道對方是誰？真不好意思，是這個，金、金牙齒呢。

他張開嘴來，給人家看滿是鑲金牙的門齒。

裝置員甲 睇 睇！

紅色小丑 金牙齒這傢伙，突然在半夜裏吸吸的哭着說起話來啦。

舞台導演 （笑了起來）總之，因為是人人都知道的金牙齒的丑角兒⊖先生呀。

紅色小丑 （認真地）嚶，正是這個緣故呢。那是說，像我這種沒有用的人，可說是世界上沒有葬身之地的。就是拾荒的苦人，恐怕也不會把我撿走的。然而，因為好好歹歹的總算有了這一口金牙齒的關係，倒也保不準什麼時候會給強盜搞上一下，唔，所以在金牙齒這傢伙看起來，以為這未免太對不起主人，如果為着我，使主人發生了萬一的事情的時候……唔，它就這樣說着儘是哭啦！

舞台導演 （插嘴）這倒是真的。

紅色小丑 那倒是實在的了。第一，就和你所說的一樣，人家都把我喊做金牙齒的丑角兒，誰也不肯說我一聲丑角兒的金牙齒的。究竟是我底身體上裝有金牙齒呢，還是我連在金牙齒上的，就全然搞不清楚了，因而在金牙齒看起來，確乎是很不安的吧……唔，大概它是在這樣的想罷。

裝置員甲 在開什麼玩笑呀，你這東西！

紅色小丑 是金牙齒裝在我底身上呢，還是我吊在金牙齒上面的呢……

白色小丑（大笑着進來）是你掛在金牙齒上面的。

紅色小丑 嘿！

白色小丑 痛呀！你這混蛋！假使不是吊在金牙齒上面的話，像你這種獸蟲，連肥

料都會做不了的！

紅色小丑 你、你、你、你說什麼！

飛撲過去。

舞台導演（阻止他）別鬧，別鬧！

紅色小丑 肥料是什麼話！

白色小丑 別生氣，吊死鬼！

紅色小丑 什麼！（又飛撲過去）

⊙ 這如果依照日文片假名（正楷字母）的音譯，該是「披埃羅」，不知道是否是法語『Pierrot』的音譯，而被作者借作這個小丑底名字的。假使是的，那麼原意就是演滑稽動作的小丑，常在法國的戲劇、啞劇、或者是馬戲團等裏面出現。就是我國演滑稽或是魔術中也有出現，面塗白粉紅脂，穿着紅或白的怪衣的。也可以轉解作「爲衣食而求生存的可憐人」。（譯者）

舞台導演（把他們分開）慢一點！（對紅色小丑）仔細想起來，吊在金牙齒上面的，也不單是一個你。現在的人，大家都吊在什麼東西上面的。遠不如說是被什麼東西拖住了在迴轉。別太傷心了罷。

紅色小丑 嚶？

舞台導演 這個社會裏，商品是機車，而人是客車。人，無論是那一個，都變成昏昏矇矇的，被那傢伙拖着跑呢。

白色小丑 那兒的話……

舞台導演 請看戲就是了。好，開始啦！

紅色小丑（阻止）請等一等。在工廠的圍牆下面出生的，那個叫做卡爾的孩子，怎樣了呢？

舞台導演 卡爾母子嗎？可憐得很，被故鄉的德國驅逐出來，現在在英國的空中徘徊着呢。真是可憐的母子。

紅色小丑 嗨，被趕到英國去了嗎？

舞台導演 是的，抱住幼小的孩子，母親正在英國的煤礦呀、工廠裏呀，忍着飢餓和寒冷，顫抖着到處的徬徨。我們還是等候卡爾壯健地長大起來罷。

紅色小丑 好的，等着罷。

舞台導演 到卡爾長大起來，我們要去幫助卡爾，但是在這之前，不如把卡爾在活躍的巨大的商品社會，開始豫先審判一下罷。不然的話，在所謂匆忙之中，就會無從判斷的了。

白色小丑和紅色小丑（對裝置員）快，快，快！

裝置員甲 嗨！（揮起鐵鎚，在裝置上打進最後的釘子）

舞台導演（一邊退出，一邊隨口歌唱）

在市場上的中國人

哥哥和妹妹說着話

我可以和豬獯交換

我可以和鐵鍬交換……

——好的！從物物交換開始罷！

接着，大家退出。

第二場 諧曲

從原始共產制度生活方式脫胎出來的物物交換，還在非組織地進行着的一個時期中的一個地點。
舞台的一角上放着祇現出一半球面的地球儀，那上面有橫寫着的文字：

『物品——物品』

某處清潔的泉水旁邊。綠葉下面。

泉水旁邊，休息着兩三個青年。

裝置是繪畫式的，神話故事式的，夢幻的。

有的人從泉水裏掬了水喝。

一個男人，牽了一隻小羊進來。

牽羊的（望了一下泉水旁邊的人們）啊啊，天氣好啊。我想要一些兒的小麥。

少女 小麥嗎？

牽羊的 是的。我帶來的是可愛的小羊。

泉邊休息的人 今天，種田的沒有來呢。

牽羊的 這倒有些麻煩了。

少女（想起來似的）不，好像是來了的。帶着很好的小麥。

牽羊的 多謝你。在什麼地方呀？

少女 祇不過，他要的是毛皮。

牽羊的（噴了一下舌頭）這倒有些奇怪。普通的種田人，一看到小羊就會跳過來的。

擯着毛皮的人進場。牽羊的走到泉水後面去。

擯毛皮的（對少女）啊，你好啊。老是很和氣的姑娘。

少女 別開玩笑。這是很好的毛皮；是人熊^①嗎？

擯毛皮的 說的很對。（從肩頭上拿下來撫摩）姑娘，想送一頭羊給街上的一位可

① Ursus arctos——或譯作「熊」。哺乳類食肉類，和熊相似，但體格較大，毛色黑褐，壽命可達

五十年，產於北方，棲息在高山或者森林中，能游泳，和攀登樹木，冬季穴居洞窟，食果實、魚類、昆蟲等。幼獸胸前有月形的淡圈。（譯者）

愛的姑娘呢。

少女（現出一些愛理不理的樣子）噢、噢，很好。

掬毛皮的 可有看到沒有？

少女 不知道。

掬毛皮的 告訴我罷，你常常在這泉水旁邊，總該什麼都知道的。

少女 我可不知道。

掬毛皮的 這倒麻煩啦。（看到從泉水後面出現的羊）呵，不是有很可愛的小羊嗎？

（對牽羊的）是你的？

牽羊的 對了。

掬毛皮的（把毛皮給他看）怎麼樣，無論從顏色來說，或是從質地來說，都是挺

好的。可以交換一下嗎？

牽羊的 不。我要的是小麥。正在找種田人呢。

掬毛皮的 唉，唉！（少女惡意似地嘻笑）

掬毛皮的 你這壞東西！

農夫進場。提着小麥袋。

農夫（看到搨毛皮的）喂，這位搨毛皮的，我有很肥實的小麥，可以和你那人熊的皮交換一下嗎？那邊還帶來了好幾袋呢。

搨毛皮的（不高興地）我要的是羊，可不要小麥。

農夫 是很好的小麥呀。

搨毛皮的（怒喝）不要！

牽羊的 這位種田的！我非常需要小麥。

農夫 你有的是羊嗎？對不起，我除了毛皮，別的東西什麼都不要。

搨毛皮的 我嘛，要羊！

牽羊的 我，是要小麥。

少女（愉快地高聲笑着，學着三個人的語氣）我要小麥，我要毛皮，我要羊！（尖聲的大笑）

農夫 別笑罷，小姑娘。我們是實實在在的。

少女 怎麼不可笑呀？那樣的話，儘是嚼嚙嚼的兜着圈子，誰也拿不到自己所要的

東西。

搨毛皮的 那末，照你說怎麼辦呢？

少女 沒有法子。還是死了心回去罷。就把這人熊皮給你那個好人兒去穿得啦。

（笑）

搨毛皮的 嗤！

牽羊的 別打哈哈。老遠的路，把這傢伙牽到這兒來，怎高興再牽回去呀。

漁夫拿着魚進場。有些酒意。

漁夫 嗨，嘩嘩跳的，真能一跳就跳到天上去呢。可有帶着布的大哥沒有？交換一下罷。

少女 真是的，酒鬼……

漁夫 說什麼！

少女 你瞧，魚喝醉了酒，飛到天上去啦。

漁夫 哈、哈、哈，美姑娘，可有布沒有啊？

少女 沒有。有布的人，是不會常常到這兒來的。

漁夫 唉唉！這可怎麼好……

他搖着魚籠，可是就這樣橫倒在泉水旁邊，睡過去了。

旅客進場。

旅客 拜託一下，可以把我渡到河那面去嗎？

有船的（依然坐在泉水旁邊）給我一些什麼呢，過路的客人？

旅客 啊，我什麼現成的東西都沒有帶，你要些什麼呢？

有船的 我要一些小麥。

旅客（為難地）小麥。

有船的 是的。不然的話，不高興渡你過去。小麥，他倒有的。

旅客 啊，這小麥！那麼，就容易辦了。（對農夫）可能夠把這小麥給我嗎？

農夫 你給我什麼東西呢？

旅客 這倒難了。什麼東西好哪？

農夫（對旅客）你，可有毛皮啊？

旅客（對農夫和搨毛皮的雙方打量一下）哦哦，你是需要這張毛皮吧？好的。（對

捐毛皮的（可以吧這張毛皮讓給我嗎？

捐毛皮的 你帶了些什麼呀？

旅客 這倒又……

捐毛皮的 這倒又什麼哪？我因為需要羊，所以把這貴重的毛皮帶了來的。

旅客 那隻羊，你打算怎麼樣呢？

捐毛皮的 預備送給街上的好姑娘的。

旅客 嚙嚙，送給街上的好姑娘……那一定是一位很美麗的姑娘了。

捐毛皮的 當然囉！

旅客 那末，這麼辦行不行呀？我這兒有着這樣高貴而又好看的东西。（拿出一個

很小的金塊）這叫做黃金，是一件非常非常美麗的东西。瞧罷，不是一閃一閃的發着光嗎？

大家像被吸引過去似地，看住旅客手掌裏的黃金。

旅客 嚙，很美麗吧？如果把這做成細細的圓圈，送給好人兒套在手指上的話，

那，該會多麼高興啊！

捐毛皮的（恍惚的）「嗯，這倒是很好看的，好罷，就用這毛皮交換了罷。」

旅客 好的。（交換）

少女 多麼好。多麼好看！

捐過毛皮的 當然是好的。怎麼樣？（給少女看着賣弄）這叫做黃金。我要把這送

給她呢。

旅客 現在，哦哦，（把手按到額角上去）這實在有一些亂七八糟的。第一件，這

毛皮是那一位需要的呀？

農夫 是我。

旅客 是嘛。那麼，這毛皮，（遞給他）可是，祇有這一點兒的小麥是不行的。

農夫（高興地）那兒還有三大袋呢。

旅客 那末，就用三大袋小麥和這毛皮……

交換小麥和毛皮。

旅客 現在呢，（對有船的）你說過如果把小麥給你，就肯把我渡到河對岸去吧？
有船的 是的，過路的客人。

旅客 那麼就送你一袋小麥，行不行？

有船的 好的。

旅客 （揩着額角上的汗水）啊啊，啊啊，這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情。連汗都給鬧

出來了。

有船的 那麼，到船裏去罷。

旅客 （想要走的樣子）啊，多麻煩！多上三袋的小麥。唉唉，累費得很！

有船的 帶着去罷。

旅客 別說馱話。（沉思）沒有法子，全都送給你罷。

有船的 好，去罷。（催着旅客退出）

旅客 （一邊走出去）啊啊，差一點趕不成路哪。

牽羊的 祇有我做了傻瓜。

大家笑。

牽羊的 笑些什麼！（撫摸着羊）好，回去罷。今天不行了。

正要回去。

老年人進場。

老年人 等一等。

牽羊的停住。

老年人 特地從老遠的地方把羊牽到這兒來，一定很失望吧？

牽羊的 說的很對。

老年人 不過，各位朋友，這種事情，大家都覺得很不方便吧？瞧那個過路的客人罷，不過是要渡到河對岸去，就得費上那麼多的麻煩。

牽羊的 是啊。

漁夫站起身來。

漁夫 魚全都要發臭啦。

老年人 總應該有一個什麼好的方法的。

農夫 老伯，請你想一個聰明的法子罷。

老年人 總而言之，總得規定一種在無論什麼時候，拿到無論什麼地方去，而且無論那一個都會合適，對誰都有用的東西，那就好了。譬如說，暫時把那東西算是小麥罷，這樣的話，有着毛皮而需要羊的人，先可以在平時把毛皮換了小麥，在他覺得非要不可的時候，就把小麥拿到看羊的那兒去，看羊的對於要交換小麥，也肯在無論什麼時候，高興地把羊交出來；而那個看羊的呢，祇要有了小麥，便無論什麼時候可以換到布，或者是魚，唔，能夠規定一種那樣的特別東西，就可以方便多了。

漁夫 這很對。

農夫 一點兒不錯。

搨過毛皮的 說的真有理由。

老年人 那末，是一種什麼東西才好呢？

漁夫 老伯，那祇有貝殼。第一，它不會爛掉。

牽羊的 別說那種自由自在的話！你是個打漁的，固然不錯，可是在平野上，那裏會有貝殼呀？最好的還是羊。

農夫 不，還是小麥。如果是小麥，那麼無論那一個人都要吃的，對於大家一定很合適。

搨過毛皮的 那不行。毛皮，斷乎非毛皮不可。

漁夫 貝殼！

牽羊的 羊！

農夫 是小麥的好！

搨過毛皮的 是毛皮！毛皮的好！

四個人爭論着開始毆打。

老年人勸阻他們。

有兩個人一邊爭吵，一邊進場。四個人都注意到他們的事情上去了。

有布的 別胡說霸道的！就是依你說的，你底斧頭又重又結實罷，要用這段有一丈

長的布，來換你那一把斧頭，怎麼行呢？

拿斧頭的 不但是重。這把斧頭，是我底老頭兒的記念品。所以在我看起來，是比生命還要重大的東西。你得知道，我要把這斧頭交到人家的手裏去，是多麼痛

心哪。

有布的 我固然不知道這斧頭對於你多麼痛心，可是我說起來，無論那一個人的斧頭，都是一樣的。（搖手）談不上，談不上。

拿斧頭的 這也和布呀什麼的不同，可以使用得更長久呢。幾百年都是可以的。

有布的 不，說可以使用得長久，石頭也是同樣的囉。

拿斧頭的 什麼！

有布的 這麼好看的布，換一把那樣斃腳的斧頭，怎麼受得了呢？或者拿一百把斧

頭來罷。

拿斧頭的 你說了斃腳！你這個混蛋！（要抓住他）

老年人 慢一點！爲什麼要打架呀！

拿斧頭的 這個人，未免太欺侮人了。

有布的 情形就是你現在聽到的一樣。他所說的話，真是胡說霸道！

老年人 唔，是的。

拿斧頭的 什麼是：唔，是的！你這老東西！難道說這把斧頭夠不上這塊稀爛的布

片兒嗎？好，你說呀！

老年人 嗨，鎮靜一點罷。

拿斧頭的 你如果要說布很好看，拿一百把斧頭來的話，那末，我要說斧頭很重，用牛載一捆來哪。

有布的 如果說斧頭是是老頭兒的紀念品，那末，這段布是我親愛的老鑿精精緻織地織起來的東西呀。

拿斧頭的 嗤！說癡情話嗎？啐，老頭兒！好了，你說罷。（認真地）

老年人 ……

拿斧頭的 你哪，這一帶不是都說你是一個賢明的人嗎？難道這一點兒的事情也不懂嗎？

老年人（喃喃地）在我……在我……

拿斧頭的 你瞧！（高聲地笑着，對大家）各位，請你們說句公話罷。這老頭兒說這斧頭比不上這段布的价值。那我可不承認！請大家用眼珠兒瞧瞧，有呢沒有？

漁夫 那當然是斧頭。

有布的 爲什麼！

漁夫 第一，可以用。

有布的（自言自語）哼，頭腦太不清楚。

捋過毛皮的 那應該是布。

拿斧頭的 說理由，說出理由。

捋過毛皮的 你想罷，第一，很好看，她會很高興的；第二……第二呢……（說不

出話）不是可以用嗎？

拿斧頭的（大笑）嘿，你瞧！要使用的話，終究是斧頭的好。（對漁夫）哼，說

嘛，對不對？她就是高興，難道能用布去砍柴嗎？（對老人）老爹，怎麼樣啊！

老年人 不錯，話從這樣說起來，確實連我也不懂了。等一等，等一等，唔，等一

等。

拿斧頭的（笑着）確實連我，倒有些受不了哪。

農夫（焦灼地對老年人）剛才的話，怎麼了啊？

老年人（不住地思索）等一等，等一等。

農夫 真麻煩啊。剛才不是說要想定一件便利的東西嗎？（對老年人底耳朵邊，低

聲地說）噯，噯，是小麥最好吧？

牽過羊的 嘿！（學着他的低聲）什麼：噯呀噯、的，別太不要臉哪。是羊，是羊

的好！

農夫、漁夫、牽過羊的，以及捋過毛皮的那些人，重又爭論起來。

老年人（抱住頭，掩着耳朵）哦哦哦，受不了，受不了哪。小麥也好，羊也好，

布也不錯，斧頭也不壞！（想要逃走）

拿斧頭的 等一等，老頭兒！你說呀，爲什麼斧頭的價值……

老年人 對不起，對不起。

逃走。

拿斧頭的和有布的，以及其他的四個人，分成兩組開始吵架。各自不絕地爭說自己有理。大家一邊吵着，一邊退去。

立即換下一場。

第三場

後台評判

兩個小丑爭吵着進場。

紅色小丑 是小麥！

白色小丑 是羊！

紅色小丑 小麥！

白色小丑 那麼，是毛皮！

紅色小丑 嗨，是牛！

白色小丑 你這東西，那麼是鹽！

紅色小丑 睜，等一等！

白色小丑 羊！

紅色小丑 好罷，慢一點！對於你的頑固，實在受不了。就依了你的話，是羊，就

算是羊罷。

白色小丑 嘿，你瞧。

紅色小丑 不會錯，是羊。

白色小丑 不會錯，是羊。

紅色小丑 好啦。（對一旁自語）現在做給他瞧瞧。（裝出牽着羊走路的神情）喂，

我想要一點小麥。

白色小丑 （慌張地）小、小麥嗎？（狼狽地裝出手裏提住口袋的樣子）小麥，這

兒有。

紅色小丑 對不起，可不可以和小羊交換一下呢？

白色小丑 好的，好的，這很容易。

紅色小丑 （裝出接過口袋的神情）你有的就是這一點兒嗎？

白色小丑 是的。

紅色小丑 這真是非常抱歉，我需要的是兩斗，而且兩斗小麥換一頭小羊，也是普

通的行情。

白色小丑 不過我現在，有的祇是兩升。這真是太不湊巧了。

紅色小丑 那倒爲難得很，祇有兩升！啊啊，多爲難啊！（嘲笑似地眺望對方）

白色小丑 那麼，到明天再說罷。

紅色小丑（無力地低聲的）今天不給我，會餓死的。

白色小丑（改變態度）噉！一個人能吃完兩斗嗎？

紅色小丑 給我兩斗！不然的話，又非得把這頭羊無論是三里五里的牽回去不可。

白色小丑 沒有法子，祇好把那羊割成十股了。

紅色小丑 說、說什麼話。羊怎麼可以割成十股呀！

白色小丑 那末，回去罷。不願意交換了。

紅色小丑 哼、你瞧！所以說羊是不行的。假使找不到有兩斗的人，就會交換不成的。那完全沒有用。小麥。還是小麥的好。

白色小丑（模倣紅色小丑）對於你的頑固，實在受不了。就依了你的話，是小麥。就算是小麥罷。（裝出提着口袋的樣子）喂，我想要幾條魚哪。

紅色小丑 噢，魚嗎？好的。

白色小丑 你是一個黑心的打漁人哪。

紅色小丑 說什麼話，你這混蛋！

白色小丑（毫不在意的）這混蛋並沒有說什麼話。祇不過想要用這半袋的小麥，

交換十條魚。

紅色小丑 好的好的。（裝出向口袋裏檢查的神情）畜生！這小麥不是全都爛掉的嗎？蠢東西！滾你的！

白色小丑 （大笑起來）哈、哈、哈！嘿，你瞧！你一定爭着要用小麥，碰到過水，不是要爛掉的嗎？你自己去摸自己底腦袋呢。哈、哈、哈、哈！

紅色小丑 （搥自己底頭）完了！唉唉！這蠢腦袋！

白色小丑 嘿，你瞧！

紅色小丑 你這畜生！

兩個人扭在一起，開始毆打。

字幕 1 （在毆打中，從銀幕後方放映）

在這時候不能不使

某一種東西登場了——

那不會像小麥那樣地腐爛

既能分成十、也能化作二十

自由自在地可以分開或是合併

而且更有各種各樣的

能夠加以便利使用的傢伙

那是什麼呢

唔，等一等，不要心急

兩個小丑依然在不絕爭鬪。

紅色小丑扭住了毆打之間，突然用手按住嘴巴，絞出聲音嘶叫。

紅色小丑 啊啊，啊啊！

白色小丑 （不知不覺地飛退開去，彎起腰翹出屁股注視紅色小丑，按摩着胸口）

啊啊，放心了……喊的聲音多麼不痛快哪！

紅色小丑 （依然用手按住嘴）金牙齒！金牙齒！我的金牙齒沒有啦！

白色小丑 嚶？金牙齒！金牙齒？給我瞧！

他對紅色小丑底嘴裏張望。果然不錯，發光的金牙齒沒有了。

白色小丑 哈、哈、哈、哈！給他摔掉了哪。昨兒晚上剛聽到花言巧語，今天早上

就給摔了嗎？哈、哈、哈、哈！

紅色小丑 唉，唉，求求你，擰的鬆一點呀！

不住地在那一帶找尋。找不到。

紅色小丑 啊啊，不知道那兒去了。

白色小丑 我也不知道呀。

紅色小丑 你一拳打過來的時候，就撲的跳走了。曄，還給我，把金牙齒還給我！

（逼迫）

這當兒，裝置員甲和裝置員乙爭論着進場。

裝置員甲 斧頭，無論你說是可以使得很久罷……

裝置員甲乙 能夠使得很久，就有很大的價值。

裝置員甲 （發覺到小丑們正在吵架）喂，喂，別打架！

紅色小丑 我的金牙齒給他那傢伙搞丟了。嘿，還給我呀！

裝置員乙 不但是金牙齒，就是以我們來說，也碰到了好難解的啞謎，像迷雲似

地，儘是朦朦朧朧的罩下來呢。（生氣地）無論你說有多麼久罷。

紅色小丑 嗤！老大的人，還要吵架呢。

裝置員甲 你們到現在，在幹些什麼呀！

紅色小丑 （坦然地）雖然還沒有老大，吵架倒確實是吵過的。

裝置員甲 說的什麼話。（挨打）不過呢，到了這樣，就格外搞不懂了。（使兩個小丑並立起來眺望）這一件東西和另一件東西，究竟是那一件的有價值，對了，到了這個地步，就不容易懂了。（使紅色小丑直立）你是一丈布，懂了沒有？（又使白色小丑同樣地直立着）你呢，是一把斧頭。

紅色小丑 擘，擘！

白色小丑 搞的什麼玩意兒呀？

裝置員甲 （依然考慮）照重量說，也不行；照顏色說又不成，更不能依照甜的辣的來說；老頭兒的紀念品，老婆的癡情話，格外不可以了，也不能說是永遠可以使用的……這倒實在有點兒麻煩。

裝置員乙 （對小丑）實在的說，剛在在舞台上也會吵過架的。我是說：依照東西的是不是能夠使用得長久，大概就可以把所謂價值的高低，決定下來的。

紅色小丑（嘔吐似地）這、這笨蛋！吃了一個人的東西，說出半個人的聰明，不是有些對不起吃的東西嗎？

裝置員乙 你、你這，多、多嘴！

裝置員甲（拍手）明白了！是這樣的罷，有關於是否需要。對啦！（重又思索）雖然這麼說……（一邊走動）也不行吧？愛上麻子也會俏，我這邊固然真實的想定了，可是人家還是會說不行、不行的……這也不成哪。

紅色小丑 快、快、快、快！金牙齒，金牙齒！（對白色小丑）擘！你怎麼辦呀！

白色小丑沒精打彩的徘徊着處找尋。

舞台導演進場。

紅色小丑 究竟那全體要怎樣的裁判呢？又說是小麥，又說是羊，又說是毛皮，又說是貝殼，這樣就吵起架來，連我也專心專意的搞到裏面去啦，你瞧，把金牙齒都飛掉了，正在吵着呢！請你快些判斷一下罷！

舞台導演（笑）所謂判斷，就是這個。（拿出金牙齒給他看）

白色小丑 啊！多謝多謝！（搶過來，對紅色小丑）好，在這兒啦！謝了我拿去！

紅色小丑 這個畜生！（搶過來，毆打，對舞台導演）這就是判斷！嗨、金的——

把金牙齒按進嘴裏。

舞台導演 對了。在以前呢，雖然使用過牛、羊、鹽、小麥、米、鐵、貝殼、毛皮、奴隸，可是無論那一種都不行。結果呢，終於變成了黃金或者是白銀最好。那當然如此的呀。第一，不會爛掉，也不會鏽，唔，也可以變小的，又可以做大的，拿着、帶着也很便利，改鑄了以後，那就是錢幣了……

白色小丑 原來如此。

舞台導演 仔細想起來，黃金呀白銀呀，倒是很不錯的傢伙。以人這方面說起來，是的，目前終究可說是適當的小丫頭哪。

紅色小丑 是很美麗的姑娘吧？

白色小丑 不要臉！（毆打）

舞台導演 好啦，開始罷。

裝置員甲 再等一等。那個可怎麼辦呢？那斧頭和布，那，在天平上秤的東西。追究到這一點上來的時候，說也不好意思，我倒有些不懂了。

舞台導演 正是這句話。你要計算斧頭和布的重量的時候，用什麼東西呢？

裝置員甲 那，還用說嗎？當然是秤囉。

舞台導演 那麼，量長度呢？

裝置員乙 噯，尺吧？

舞台導演 那末，總應該有一種可以計算東西底價值的尺呀。

裝置員甲 別開玩笑，那種既無影又無形的……

舞台導演 不過，有的。

裝置員甲 嗨，這倒是奇特的東西。

舞台導演 你可知道，用的是叫做『勞働尺』的尺。

裝置員乙 是勞働尺的尺？

舞台導演 是的。不是用常識來想一想就可以知道的嗎？山上有的是樹木和石頭，

唔，那是並不屬於誰的自然物品。譬如說，有兩個人到山裏去，一個人把樹木

砍下來，做木桶，另一個人把石頭開出來，鑿石臼。假使到了要把那兩種東西

交換的話，究竟用什麼方法最簡便呢？

紅色小丑（自言自語）如果材料都是不要化錢的，那麼，除了依據雙方所費的工

夫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

舞台導演 對，就是這話。就是那工夫。那工夫正是計算東西底價值的目標。不管那對手是樹木，是礦物，或者是魚，結果都是自然物品。無論是寶石也好，輕石也好，以自然物品來說，是沒有兩樣的。而人呢，就化了工夫去製造必要的東西。所以，製造出來的東西底價值，就得依照工夫計算的。

裝置員甲 對，對得很。那樣說起來，倒有些是那樣的。

舞台導演 不是有些是那樣的，而是：是那樣的。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就是那一邊放的任何東西，如果把它們緊緊地壓縮起來，化成精素的話，那麼留下來的是什麼呢？不是人底、是的，不是廣大的抽象的勞働了嗎？

裝置員甲 那倒是實在的。

舞台導演 所以，說得麻煩一些，所謂商品底價值，要用含蓄在那裏面的勞働底分量來計算的。勞働的時間愈長，就愈加有價值。我說過的勞働尺，就是這個事情。當然囉，即使做同樣的東西來說罷，也會有快的和慢的兩種分別，快的人能夠做成三個的時間裏，笨的人就祇能做一個。而現在的時世裏呢，因着機器的力量大小，那製造的時間也會不同起來的。因此，從大體上來說，在某一時

／聞和某一地方，大概是平均起來的。尺的記號也是以那製造的時間來刻定的。
紅色小丑 好極了！（裝出拿尺量白色小丑的樣子）嚶，一個鐘點嗎？你是垃圾。
（量裝置員甲，眯起眼睛看尺）嚶，你是廢物。（量裝置員乙）你是半個人。

裝置員甲 去，去！

舞台導演 好啦，開始罷。快，快一點！（想要退出）

紅色小丑 慢、慢、慢、慢一點！

銅鑼聲。

舞台導演 嘿，敲了。

紅色小丑 （顯出金牙齒給他看）該是羊也是這黃金，布也是這黃金嗎？無論那一個，都是這黃金先生，這是說要對這美麗的小丫頭做媚眼哪，究竟這……（抓住裝置員甲底衣服）這破爛的衣服……

裝置員甲 擘，我可要不答應的！

紅色小丑 假使這破爛的衣服對我這黃金做過媚眼來說罷。所謂這兩件都是很相配的夫婦。是從那兒、又是怎樣地規定的呀？

舞台導演 製造黃金雖要工夫，而那破爛的衣服，還不是化過工夫的嗎？

裝置員甲 （自言自語地）畜生！

舞台導演 那工夫，也就是說製造黃金的工夫，和那製造破爛衣服的工夫，用勞働尺量過之後，如果是同樣的話，那就是相配的夫婦了。

紅色小丑 （瞪着眼睛）嗨！這閃閃發光的我底黃金，和這破破爛爛的？

舞台導演 製造這一點兒黃金，也得要很大的勞働。所以，質量雖小，價值却很高。不過呢，如果黃金也能像用蘿蔔做醬蘿蔔那樣地，很隨便的製造出來的話，黃金的價值就會跌到很低的了。那時候，金牙齒的丑角兒也可以變成丑角兒底金牙齒哪。

紅色小丑 （拍一下手）完了！

舞台導演 好啦，開始罷，開始罷！

退出。 暗黑。

字幕 1

勞働！

那正是價值的泉源！精素！

所以

『當做價值來看，任何商品，都祇是凝結起來的勞動時間底一定的分量。』[⊖]

字幕 2

一把斧頭，相等於五尺布來說罷

這交換的比例，正是

一把斧頭

對於五尺布的

『交換價值』

字幕 3

一把斧頭的價值

映出的是五尺布（布用鏡子映出）

⊖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五頁。從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引用的。（譯者）

字幕 4

商品交換第一期的反映法
那是偶然的、例外的

那逐漸地被擴大起來

這樣，一斗麥

可以在種種的鏡子裏映出

棉布 二十碼

一斗麥
——
毛皮 一張

鐵 半噸

字幕 5

於是——

鏡子的地位

被限定在

幾種商品上

稻、毛皮、小麥、鐵、貝殼、牛、鹽、羊、等等、等等——這是錢幣的

前身！

棉布 二十碼

毛皮 一張

鐵 半噸

|| (例如) 一斗小麥

字幕 6

金、銀的出現！

鏡子地位的獨佔！

使黃金來代替小麥

棉布 二十碼

毛皮 一張

鐵 半噸

|| 黃金一錢

字幕 7

這樣

錢幣（貨幣）誕生了

對人類的社會裏

不絕地散播出……

夢和暴風雨、文化和瘋狂

那麼

對那脚印

追蹤一下罷

第四場 逐漸濃厚的黃金色

市場。

已經由了成爲「流通手段」的貨幣底媒介，進行着交換商品的一個時期中底一個地點。與第五場的開始同時，第三場裏有過的地球儀，轉過一半，現出下面那樣的文字——

『**放款**——**放款**——**放款**』

有店舖的街道。

有一家店舖掛着『放款』（指高利貸）的招牌。那店舖裏面，有一個女人。她由前一場扮過少女的那個演員扮演。

但是，她和前一場的少女全然不同，變成陰險、貪慾的顏色。

來往的人們。

拿皮靴的人進場。

拿皮靴的（對小麥店的主人，快活地）老爹，啊，你好啊？

賣小麥的老爹 你好，小夥子。

拿皮靴的 有很不錯的裸麥哪。（蹲下身子，掏起裸麥看望。）

賣小麥的老爹 買一些去嘛。

拿皮靴的 要一點兒呢。

賣小麥的老爹 要多少呀？（開始量麥）

拿皮靴的 等一會兒。（把皮靴提到半空）賣了這傢伙再來。

他快活地笑着，走到旁的店舖前面去。

拿皮靴的 （把皮靴給那店舖裏的老闆看）是祕傳的熟皮。怎麼樣，祇要三個銀幣

……（伸出三隻手指給他看）

店老闆 唔，熟皮很值得。好的，一個、二個、三個。對不對？

賣掉皮靴的 啊，記起來啦，的確。山羊可有生了小羊沒有？

店老闆 生了沒有？（把雙手張得很大，逐漸收小，用手指裝出饅頭大小的圓圈給

他看）是這樣的。

賣掉皮靴的 哈、哈、哈、哈、哈！

走開。到原來的小麥店舖前面。

賣掉皮靴的 老爹，好罷，量給我罷。要兩個銀幣的。

賣小麥的老爹 好的。

老爹量出麥來。賣掉皮靴的蹲着身子，像要把戲似地把銀幣在空中拋弄。

孩子由母親帶着進場。

孩子 媽媽，買瓜呀。嚶，買呀。

母親 唔，馬上買給你。等一會兒罷。

她把手裏拿着的布到一家店舖裏出賣，接過銀幣。然後把孩子帶到瓜店裏去。

母親 嚶，寶寶，那一個好呢？隨便那一個都可以，你找喜歡的拿就是了。

孩子躊躇着，從瓜堆裏挑選。

賣掉皮靴的 老闆娘，天氣很不錯哪。寶寶，你，你瞧，那一個圓的挺好呢。

站起身來，替孩子挑了一個瓜。

賣掉皮靴的 我也要一個哪。

店舖的女人 都是小寶寶嗎？（笑）

他付了錢，拿起一隻瓜，和孩子的瓜一起在空中拋弄，做出得意的玩意兒。

偶然，一隻瓜從手裏滑脫，跌了下去，滾到「放款的女人」的腳邊，碰着了。

放款的女人 噫！別搞啦！（拾起瓜來，丟到地上，瓜破裂了）

孩子哭了。

賣掉皮靴的（生氣地）畜生！（撫摸着孩子底頭）好孩子，別哭，別哭。爲什麼

要把瓜丟掉呀！

放款的女人 爲什麼要摔着我底腳呀？

賣掉皮靴的 不是摔的，是滾過去的。無論那一個人總會有失手的事情哪。

放款的女人 停止你那種像跑江湖的窮把戲罷！

賣掉皮靴的 你說了跑江湖的哪。那麼，你是什麼東西呀？難道不知道人家說你是個什麼東西嗎？你這金癩子！

放款的女人 說什麼！

賣掉皮靴的 愛聽的話，無論幾遍都可以說給你聽的，金癩子！

放款的女人 你這畜生！你說啦！（像要抓過去）

賣掉皮靴的 （憤然地衝開她）哼，你這鬼婆娘！吃黃金的小蟲兒！黃金既然那末可愛，好罷，你就吃這個！這是金砂！

他抓起一把金砂，撒到女的臉上。

金砂撒進女人底眼睛裏。但是她依然閉起眼睛，匍匐下去，掠攏那散亂在地上的金砂。

衆人看到這個舉動，大聲的笑了。

嘲笑的聲音，到處傳揚出來。

老年人進場。

看着這種情形。

老年人 這倒使我駭了一跳呢。眼睛要瞎的。

他想用布片揩掉她眼睛裏的金砂。

放款的女人 是那一個！別管我！是金砂呀！我底眼睛裏嵌進的是金砂呀。

她緊閉着眼睛，用手摸索着從老年人底手裏搶過布片，把沾在布片上的金砂，抖在自己底手掌裏，大家又高聲的哄笑。

放款的女人 有什麼可以笑的……

老年人 這個，這個……

放款的女人 是那一個？

老年人 是我，是我。

放款的女人 是老爹嗎？

老年人 是的。

放款的女人 你偷我底金砂吧？

老年人 啊啊，這倒找了麻煩啦！

放款的女人 好啦，還給我……

她迫住老年人。而且依然閉着眼睛，連連的喊着：「還給我，還給我」，摸索那個老年人，一邊找着，一邊從舞台退出。

老年人（坐到泉水邊的石欄上）所謂金錢真是一件又好又壞的東西。自從金錢出現了以後，沒有了以前的那種不方便，無論那一個，可以把有的東西賣了錢，也可以買進自己需要的任何東西。雖然託了它的福，世間上是很方便了，但是出現了莫明其妙的金龜子，那，倒又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哪，值得想一想呢。

他不快地考慮。

賣掉皮靴的 老伯，我也深深的那麼想呢。我騙着說是金砂，撒了她時，就以爲是真的，那種舉動像些什麼呀！（放低聲音）現在是爲了錢，連殺人也肯幹的世
界啦。

老年人 噫，是那一個？

賣掉皮靴的 河對岸的，不是嘛，發光石頭的兄弟呀。

老年人 噫，是那兄弟嘛！唔，唔。

賣掉皮靴的 總說一句，河對岸那邊，可憐的事情好像多得很呢。

老年人 河對岸的村子，真是一座奇怪的村子。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那遠在河對岸的部落，那、那真是一塊好地方。有一位叫做老公公的老爹，和旁的全然不打交道，他在村子裏耕種，在村子裏吃，自由自在的過着光陰。無論是家，無論是田地，無論從種田地裏種出來的吃的東西，線呀、牛呀、工具呀，沒有一件是自己的，都是部落全體共有的東西，要多少做多少，就用多少，大家都唱着歌過着日子。雖然如此，自從部落裏的人，和廣大的世間交往了，把東西賣出買進以後，就各自做出自私的行爲，變成零零亂亂，七分八散的了。啊啊，世界是變了。

這時，一個中年人進場。

他有一種惡漢似的神色。

一看到他底姿態，衆人就現出警戒的樣子。

他默然地坐在石頭上面。

大家三三五五的站起身來走了。

接着，老年人也想走開。

中年人 慢一點。

老年人吃驚地立停。

老年人 什麼事？

中年人 都市裏的賣買人，有到這兒來嗎？

老年人 沒有看到。

中年人 （噴一下舌頭）畜生！

老年人 那個賣買人依然把那發光的石頭買了去嗎？

中年人 當然囉。

老年人 你要留神一點。

中年人 別說無聊的廢話！

老年人 （看一下那邊）啊，那個賣買人來了。噫，你得好好兒的留心才好呢。

中年人 嗤！老頭兒！

『都市的商人』進場。

中年人的態度突然改變，對商人現出阿諛的神色。

中年人（走近了行禮）恭候着你呢。啊，請坐罷。

使他坐在舞台的前方。

中年人 老實說，找到一些了不起的呢。

都市商人 找到一些挺好的嗎？

中年人 是的，是的！找到許多挺好的。在山谷裏面的一塊地方，找到了很多很多埋着的石頭。

都市商人（高興地）是嘛！

中年人 石頭也比現在為止的更大！

都市商人 好極了！

中年人 和我哥哥那傢伙從河邊拾來的那種小東西，那可不能比較的！我哥哥的石頭，沒有什麼意思。你別買他的，此後盡量的買我拿來的東西罷。

都市商人 好的，隨便多少，都拿來罷。

中年人 今天就有這一些。

他拿出十幾顆「發光的石頭」，給商人看。

都市商人（飛跳起來）好極了！了不起哪！

他把石頭在手掌裏捻出聲音，非常愉快。

都市商人 一個金幣，好，就給你這一些。

他遞過一個金幣當作代價。

中年人（不滿地）一個……可以再多一些嗎？

都市商人 你要貪心，我就買你哥哥的東西。

中年人絕望了，把金幣放進胸懷裏。

那時候，中年人底哥哥進場。

他看到兩個人的交易，生氣似的呆呆地站住，可是不多一會，從兩個人的背後走近。弟弟像避開哥哥似地站起身來。

哥哥（對商人）今天，拿來了這一些。

遞過發光的石頭。

都市商人（把那拿在手裏）這種小的太不行了。你底弟弟不是找到了這樣好的嗎？

把從弟弟那兒買的石頭給他看。

哥哥（激怒）哼，你這東西，這個是從什麼地方拾了來的？河岸的那一邊，不准

過去一步，難道忘了嗎？

中年人 我可沒有走到那兒去。我是從旁的地方找到那個的。

哥哥 還要裝做不知道嗎！

中年人 我說沒有去，就沒有去。

哥哥 那麼，是從什麼地方拿來的？你說！

中年人 怎麼可以告訴你呀，哼哼！（喃喃地嘮叨）

哥哥 你這東西！

哥哥飛撲弟弟。

兄弟發生格鬥。

都市商人 哈、哈、哈、哈！

他悠然的不住地笑着退去。兄弟兩個人依然繼續毆打。

哥哥拿着的發光石頭，七零八落地散落到地上去。

弟弟從哥哥底手中逃脫。

哥哥 狗！等着！

哥哥追在弟弟後面退去。

老年人進場。

他看住兩個人爭着奔走的後影，長聲的嘆息。

中年人底妻子進場。

妻子 （看見老年人） 大伯，家裏的他可有到這兒來過沒有？

老年人 噢，你是他底太太……現在和他底哥哥跑到那邊去了。

妻子 大伯，請你救救我們的村子罷。無論是那一個，都和發了瘋似的。儘是想到

市場裏來，把東西賣掉，村裏的人也儘是吵嘴。不是欺騙人家，便是瞞住人

家，做些自私自利的事情。假使是可以變錢的東西，就推開人家，自己先伸出手去，拿到這兒來賣掉。我看着那種不要臉的舉動，實在受不住了。還不止那一點，自從那都市裏的賣買人收買發光的石頭以來……哥哥和弟弟之間，就不會斷過吵架。我們的村子從前並不是那樣的。老伯，請你想一個辦法罷。

老年人 唔，是罷。你說的話，每一句都是對的。年紀活得多了，聽到的就全是那種討厭的事情啦。

這時，哥哥追着弟弟，橫穿過舞台。

弟弟底妻子追趕他們。

第五場 商品咒語

第四場同一場所。

第四場的第二天。

『紅帽子的旅客』坐在泉水邊的石欄上喝水。

紅帽旅客 (用手舀水不住地喝) 噢！

他看到地上的什麼東西，驚愕起來。於是慌張地拾取。

他像被吸住了似地，對那東西眺望。

老年人進場。

紅帽旅客 老伯！不、不是掉下了了不起的東西嗎？

老年人 (看了一下) 發光的石頭嗎？(皺起眉心) 那種東西，丟了它罷，過路的

客人。

紅帽旅客 說什麼話呀，這、這是……

老年人 大概是昨天在吵架的時候，那兩兄弟掉在這兒的罷。啊啊，多骯髒的東西！

西！（想要離開走掉）

紅帽旅客 老伯，請你等一等。我想要請問一件事情。

老年人 發光的石頭，是不願意談的。

紅帽旅客 這一帶，可有一個都市裏的賣買人到這兒來嗎？

老年人 來的。

紅帽旅客 （自言自語地說着點着頭）是嘛……原來如此……（他想要把發光的石

頭放進胸懷裏去）

老年人 （傲然的口吻）丟了它。丟到那河裏去罷。

紅帽旅客 別、別開玩笑！這、這是……（欲說又止地躊躇着）

哥哥進場。

哥哥 （看到那個）發光的石頭怎麼呀？（走近）

紅帽旅客 發光的石頭？你說什麼呀！這叫做金、金剛鑽的，是世界上最最高貴

的寶石！

哥哥 金……剛……鑽……？

紅帽旅客 對了。這、這祇要有上一把的話，可以碰到天上去的那種城牆，也能夠造起來啦！無論多少萬的金幣，也可以堆在眼睛前面啦！祇要有一顆嵌在國王金冠上閃閃發光的這種寶石，那麼，自己的駱駝，就可以使牠從這兒開始，一直連接到都市為止呢。啊啊，金剛鑽！金剛鑽！

哥哥 （緊緊地抓住旅客底胸襟） 欸！你這東西說的，祇要有這種石頭，那麼，無論多少萬的金幣，也可以堆在眼睛前面嗎？

紅帽旅客 （畏縮地） 是的，是的。

哥哥 你說這是國王金冠上閃光的寶石哪！

紅帽旅客 對了。唉，痛苦得很……

哥哥 （瞪住天空） 哼，受了騙哪！

紅帽旅客 放、放開我呀！

哥哥鬆手。

紅帽旅客 我知道，一定是他。他欺騙了你，用泥塊似的價格，收買了這種寶石。

所以他在都市裏發了大財，造起像城子也似的房屋來啦。

哥哥 （握緊拳頭）好罷！

老年人 （看一下他的形相）你不要輕易相信人家所說的話。鎮靜一點罷。

哥哥依然瞪住天空，呆呆地站着。

這當兒，「都市的商人」進場。

哥哥 狗！

他拿起兇器，對商人飛撲過去。

都市商人 做什麼呀！且慢！

哥哥刺不中商人。

商人好容易從哥哥手中逃脫，奔跑向舞台外面去。

哥哥像飛鳥似的追趕。

接着，可以聽到有人被刺底嘶叫和苦悶的聲音。

紅帽旅客 給刺倒啦……

老年人掩住耳朵。

緊張和恐怖籠罩住人們。

中年人的弟弟從哥哥和商人奔跑出去的方向進場。

他喝醉了酒。

手掌上放着很大而發光的石頭，對着老年人。

中年人 怎麼樣，你瞧，足有你眼睛那末大哪……

老年人 (搖手) 噤！你的哥哥……

中年人 哥哥怎麼呀？

老年人 把那個賣買人……

老年人裝出刺人的形狀給他看。

中年人 什麼？

他跨開雙腳，對老年人注視。

這當兒，哥哥仍然拿住兇器，從相反的方向進場。
於是，看到了弟弟。

哥哥（走近，看到弟弟手指裏拿着的大而發光的石頭）拿過來！

想要搶奪。

中年人 做什麼呀！

哥哥 你這東西，從賣買人的傢伙那兒，拿到了不少的錢吧？還儘是說我底石頭的壞話……哼！這一帶的石頭，都是我的！除去我之外，不准有一隻手指碰到它。把那個拿過來！

中年人 別說混話！

老年人 別鬧！快停止罷！

人們聚集起來。

兄弟互相毆打。

那當兒，哥哥從弟弟底手裏搶過大而發光的石頭。

弟弟想要搶回那個，衝過去。

哥哥把他推開，

弟弟跌倒了。

他跌倒的地方，剛巧是市場上的某家店舖前面。

那地方有鐵鍊的頭。

他拿起這個，立刻跳起身來，向哥哥進迫，對哥哥擊了一下。

哥哥踉蹌地逃到泉水邊的石欄後面去。

弟弟追趕他。於是在石欄後面，對哥哥掙上最後的一擊。

哥哥倒下去了。

字 幕

I

看罷，『商品』着了魔

這是商品咒語的開端！

人們製造出來的

那個

『商品』

拖着人們跑啦！

字幕 2

『哥哥』和『弟弟』是主呢

鑽石的大小是主呢

『人』是主呢

『商品』是主呢

不！

商品的機車

把人的客車

盲目地拖出來了！

嘿！

丑角兒被那金牙齒吊起來啦！

舞台導演、小丑、裝置員們很有精神地一邊說着一邊進場。

紅色小丑 黃金那傢伙，倒搞的厲害。所以我很喜歡它。痛痛快快地把兄弟兩個都吃掉了。

紅色小丑 資本！資本！

舞台導演 不過，你也得替金錢想一想的。它也受到不少的勞苦呢。給小氣的放款女人看中了，也給人放進瓶子裏去，也受到粗齒的兄弟的打擊，的確的確的，的確的確，我以為是很苦痛的。不但如此，貨幣的傢伙，還做着數也數不完的更的辛苦工作；終於彎彎繞繞的兜着圈子，才能有現在你所看到的，這種使人可多怕的發展。但是現在，首先第一，把那傢伙改扮成資本來看罷。

紅色小丑 恭候得很久啦！

舞台導演 走到地球儀那兒去。

把前場中現出的『蛋記——蛋記——蛋記』的橫寫文句，指給小丑看。

舞台導演 我們已經從物物交換的古代，進入到貨幣出生的社會裏來了。可是，現在臨到再要把這東西轉動一次的時候了。

紅色小丑 快些轉，轉過來罷！

舞台導演 等一等。前一場裏，是爲着要麥和瓜，賣掉了皮靴吧？也就是說，爲着要買自己需要的東西，才賣掉了不要的東西吧？

紅色小丑 對了。

舞台導演 這一次是這樣的。

他轉動地球儀。現出另外的半個球面。那上面，橫寫着和前次相反的文字：

『實踐——理論——實踐』

舞台導演 和上一次是相反的。唔，是爲着賣掉而買進的。這就是資本制度生產的

方式。好，開始罷。

紅色小丑 開始啦，開始啦。

舞台導演 (一邊走路，一邊說話) 不過，首先第一，必要的登場人物是資本和勞動。假使沒有這兩個人，所謂資本主義的戲劇，就演不成了。

紅色小丑 (對正在工作的裝置員) 快，快，快，準備好了沒有？

裝置員 別多嘴！

把下一場使用的自然太陽光線療養器，拖到舞台中央。

舞台導演 好罷，先從介紹這兩個人物開始罷。

退出。

第六場 太陽光線療養院

字幕 1

那麼，把貨幣
化作資本

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那樣式是……

貨幣——商品——貨幣
(1)
(2)

字幕 2

是為着賣出而買進的
為着賣出了賺錢
所以先買進的
不過且慢

貨幣(2)和貨幣(1)

如果是同樣數目的話

有誰高興

接受這種轉迴呢

貨幣(2)是不能不產生孩子的。

貨幣—— 幣 —— 幣 —— $(\text{貨幣} + \text{貨幣})$

(1) (2) (3)

字幕 3

貨幣(3)！

這正是剩餘價值！

可是那

幾時、怎樣地

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這時候，舞台裝置已經完成了。

天然太陽光線療養院的治療室。

太陽底光線透過裝置一定的醫療器時，在透過的當兒，受到物理的變化，照射在病人生病的部分上。

一道窗子。從窗口流入細小的太陽光線。

一個病人倚靠在醫療用的椅子裏，眼部受着光線的照射。戴着眼鏡的禿頂院長，站在旁邊。

不多一會，治療完畢了，病人從椅子上起來。是一個滿臉鬍鬚很是壯健的學生。

院長 眼球的充血已經完全褪了，以後不來也可以了。短時期裏，不要勉強讀書和

做別的事情。

鬍鬚學生 是。

他行了一個禮退出。不多一會，可以聽到在說：『太把人當傻瓜啦』的聲音，他重又回進來。

鬍鬚學生 （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先生！

院長 什麼事吓？

鬍鬚學生 （把紙條伸到他的面前）這不是太貪剝重利了嗎？來了一個星期，今天方才看到通知單，却是這樣的。雖然說是太陽光線很有功效，也未免太過分一

些了。像我這種貧窮的學生，無論如何沒有付清的能力。

院長（突然興奮）那末，爲什麼到我這兒來的？假使因爲窮，付不出醫治費用，那麼就在那一帶買一些成藥來應付着，不也可以嗎？病人爲了醫治費，會做出反抗的舉動，那真太豈有此理！完全像是一個勞働者。

鬍髭學生 我是個學生，不是勞働者。

院長 既然是學生，對於物理醫療法需要相當費用的一點兒事情，總應該知道的呀？

鬍髭學生 不知道吓。以爲物理醫療法很便宜，所以到這兒來的。

院長 豈有此理！物理醫療法爲什麼非要便宜不可呀？

鬍髭學生 那我知道。不要化費的藥固然沒有，可是太陽光線，不正是可以不化一個錢的，自然的共有物嗎？

院長 傻、傻瓜！（拿掉眼鏡）

鬍髭學生 那麼，難道說太陽光線也有着什麼價格的嗎？

院長（顫抖着身體）你、你、你這個考不中的笨蟲！

鬍髭學生 所謂考不中的笨蟲是什麼話！連這一點兒理由都不能懂的你，才不配做

醫生哪！太陽光線是自然的恩惠。無論那一個都可以使用的。

院長 考、考、考不中的笨蟲！

鬍髯學生 用了不化錢的太陽，收人家的費用，才是貪歛的東西！那樣的話，那一帶的叫化子，都不能不對天老爺繳付捐稅啦！我不付！斷定這是不應付的錢！

他莽撞地跑出去。正碰上第二個學生進來。他底脇下挾住許多書籍。和第一個壯健的學生相比，他顯然是個讀書青年。

院長 （看到他）你，你，你替我把這粗鹵的東西趕出去！

第一個學生 什麼！我會揍你的！（進迫）

院長飛逃開去。

第一個學生 （對第二個學生）喂，別到這種騙子的地方來！這禿頂兒說，得用錢

買太陽的光線呢？（他昂然地想要出去）

第二個學生 （在後面）你，那未免太粗鹵了。

第一個學生 我斷定是不應該付的！（退出）

院長（揩着汗水）粗人也真太多哪。我告訴你，他說：太陽光線是不化錢的，所以沒有付醫療費的必要。

第二個學生（笑）可是說起來呢，無論是空氣，無論是水，唔，倒確實是那樣的。

倚靠到治療椅子上去。

院長（慌張地）你、你也是嗎！

第二個學生 放心好了，先生。

院長調節醫療器。把光線照射到第二個學生底臉頰上去。

製藥業者和動物商人進場。

製藥業者（笑着）先生，發生了什麼吵鬧的事情嗎？現在從這兒出去的一個生病的學生，拉住了我，不住的說着壞話呢。

動物商人 把先生喊做禿頂的老鷹呢。

院長 哦、禿頂的老鷹！（幾乎倒將下去）

動物商人 我那店舖也賣着禿頂的老鷹，可是那禿頂却比先生禿的更兇，所以你也

不必生氣哪，先生。

院長不知不覺地用力拉了一下第二個學生底耳朵。

第二個學生 啊，好痛！

院長 考、考、考不，考不中的……

第二個學生 請你清醒一點罷，先生，我是一個生病的。

製藥業者 不過，先生，我那兒也發生了和這差不多的事情了。總之，近來的所謂勞働者，真是難以應付……

院長 嗨，你爲難的，是勞、勞働者嘛！

製藥業者 事情是這樣的，我那兒不是製造液體空氣當作工業品的嗎？可是依照兩個工人所說的話：空氣是不化錢的，是自然物，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有的，是，那之所以能夠成爲賣出買進的東西，是因爲我們在做工作，所以要好好兒的款待我們。噠，他們是那末說的。

院長 我對於職工，倒比大學生更討厭！

製藥業者（笑着）不理他們呢，他們就趁着機會這樣的說：我們是價值的創造者，

使資本家賺錢的是我們，是我們的勞動，沒有勞動就沒有價值，不能賺錢，起來，萬國的勞動者……情形就是這樣的，唉唉！

第二個學生（一邊依然繼續在臉上照住光線）我底家是海邊的漁家。

製藥業者 很不錯呀。

第二個學生 魚、海裏面有的是，漁網和漁船是老頭兒自己有的……

製藥業者 那當然是這樣的罷。

第二個學生 不過呢，在海裏游着的魚，這又是、那雖然和剛才的話有些不同，可是總和太陽的光線呀、空氣呀，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是自然的恩惠，並不是屬於那一個人的吧？

製藥業者 唔，祇要不是養魚池裏的，當然是這樣的了。

第二個學生 是嘛。這樣說來，在游着的魚，不是全然沒有所謂價格的吧？

製藥業者 當然囉。

第二個學生 但是，你把牠捉起來看罷，就按上了一條魚幾角幾圓的那種價格，按上了價格，總因為是有這末一些錢吧？

製藥業者 那倒是的。

第二個學生 究竟是那一個人把那價格，也就是說那價值給按上去的？

院長（自言自語地）豈有此理，那生鬍鬚的傢伙！豈有此理！

第二個學生 先生，你又在氣得發抖嗎？（對製藥業者）噯，是那一個呢？

製藥業者 這倒是很奇怪的話哪。噫，大概是漁船和漁網的關係吧？也就是說，是漁網的力氣吧？

動物商人 那當然是這樣的。

第二個學生 是嘛。不過呢，十幾隻的漁船和幾張漁網，都是從我底祖父的時代起，就有了的，固然有些壞了，可是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然而，捕到了幾千斤的魚，把牠賣出去了，就可以賺錢啦。這是託了誰的福呢？

製藥業者 總不見得是漁夫吓……

第二個學生 那兒的話，正是漁夫！在那黎明時候的大浪的海灘上，造出了幾千條透骨新鮮的新價格的，除去漁夫之外，就絕對沒有別的人了。

製藥業者 這很奇怪！

第二個學生 就算是奇怪，事實不正是如此嗎？那麼，此外的是什麼人呢？

製藥業者 唔唔，這麼說起來，倒實在……

第二個學生 然而，一個漁夫，每天祇要有五角錢，就能夠很舒服的過光陰了。五角錢，以鮑鯧魚來說，至多捕上十條就足夠了。換一句話說，照漁夫看起來，一天裏面祇要捕到十條魚，就有了自己一天吃用的收獲了。但是事實上，在一天的二十四個鐘點裏面，得好幾次到海裏去，捕上幾千條或是幾萬條的魚呢。

動物商人 那倒是實在的。

第二個學生 那多餘下來的，就是我那老頭兒的，也就是說，是漁網賺的錢了。

製藥業者 很奇怪！

第二個學生 你雖說是奇怪、奇怪，實際上說起來，不是這種情形的嗎？

製藥業者 給你這麼說着，倒是實在的了。

第二個學生 你剛才說過，你那工廠裏的勞働者，曾經趁着機會說話，但是依照勞働者看起來，結果還不是和漁夫是同樣的嗎？把空氣用機械的網做成功商品，給你賺錢，不，使你賺到太多的錢，因而有些生氣，叫你好好的款待他們——他們是那樣說的吧？那正和我那老頭兒是同樣的辦法，因為你能賺錢的來源，是勞働者底勞働吓！

製藥業者 唔、唔。（呻吟）

院長（又獨自地說話）我要對那叫化學生起訴——好啦。

第二個學生（從醫療椅子裏站起身來）先生，你也用不到這樣的生氣。他確是太粗鹵一點了。太陽光線和游着的魚，或者是空氣那種東西，也許是人類所共有的東西罷，可是這樣的透過鏡片，變成了紫外光線的話，就正正確確的有了價格了。也就是說，先生，這鏡片也是勞働的一種哪。

院長 你、你！胡、胡說！

第二個學生 並沒有胡說。因為透過這個以後，自然物就有了高貴的價值了。
製藥業者（自言自語地）全然是勞働者。

第二個學生 唔，你仔細的想一想罷：大體上，對於人類沒有用的東西，自然界裏是一件也不會有。自然物對於人類，都有着可以使用的性質的。也就是說，那個傢伙是叫做使用價值的。太陽、空氣、水、泥土、都是那樣的吧？那須野[○]的毒瓦斯，不也是很厲害的殺人工具嗎？可是我說的，指的並不是那些。單是那一些事情的話，對於先生的……這個（撫摩着頭）富於光澤的頭，倒是那個考不中的傢伙底蓬蓬鬆鬆的頭髮，更有着使用價值呢……

院長 呸！呸！（吐出唾沫，用舌頭舐着嘴唇）

第二個學生 不一定是自然物，就是人所製造的東西，也應該有那一點的。可是，我說的意思，並不是指太陽光線以及空氣，是否是對於人有所幫助。有幫助是一定的。我要說的是：那成功紫外光線，成爲液體空氣，能夠作爲賣出買進的商品以後的事情。

製藥業者 你有些兒赤色。

第三個學生 啊，那倒不知道了。（對製藥業者）可是，總而言之，你說過非得從事爲人類有益的工作不可，因而也不能不賺錢，換一句話說是什麼呢，說起來，你是使那使用價值和價值結婚的月下老人了，所以我想你一定很煩忙的吧？

製藥業者 這說得太過分了。液體空氣搞出意外的事情來啦。

院長 你底臉部的神經痲痺，已經完全好了。以後用不到來了。（揩擦禿頭上的汗水）學生，可真難應付……

第二個學生 （解開胸前的鈕扣，招風進去）該是說的太多了罷。（笑）先生，那麼，可以了嗎？

○ 意義不明。僅知『那須野』（Nasuno）爲日本地方名，乃一廣大的平原。（譯者）

打算退出去。

一個養鷄業者 and 一個勞働者同時進場。

他拿着滿裝鷄蛋的籃子。

第二個學生重又退了回來。

製藥業者 (看到勞働者) 啊，是你！

勞働者 什麼是你！現在和你是毫無關係的外人！

養鷄業者 (對製藥業者) 你認識他嗎？

勞働者 認識也好、不認識也好，他是在昨天停掉我底工作的恩人。

養鷄業者 哦、哦，這一位原來是製藥工廠的廠長先生。(鄭重地低下頭去) 承蒙

你費心照顧他……

勞働者 別嚕囉，什麼時候照顧過的！

養鷄業者 所謂是一餐之恩七生的什麼呀，別以為停歇了就以爲不好。(對製藥業

者) 隣家的主人，想要請你醫治一下。(對院長) 先生，忘了跟你說了，你好

嗎？我帶了很多很好的鷄蛋來了。

動物商人默默地交叉着雙臂，不住沉思，過上一會兒。

動物商人（放開手臂）學生，我剛才仔細的想過一下，覺得你所想的稍微太狹窄

一些了。

第二個學生 爲什麼呢？

動物商人 你雖然說着勞働、勞働，可是即使不雇用勞働者，能夠賺錢的工作，依然有的是呢。第一，像我這樣的賣買人就是這樣的，祇要把東西賣出和買進，就能夠賺錢了，放重利的人祇要坐着不動，就能夠增加利息。再說得極端一些罷，夜裏的樑上君子之類，一千圓光景的錢財，略微的使一下身手，不是就能夠賺到了嗎？

第二個學生 你那麼的說，話又不同了。我說的是像金鎗魚呀、鯛魚呀，透新鮮的湧到大浪打着的海邊上來那樣地，對於創造新的價值……是創造，是從「沒有」造出「有」的事情，那麼勞働是絕對必要的。你說的呢，祇不過是把這兒有的錢財移動到那一邊去而已，不是嗎？無論是商人、放重利的、或者是盜賊，不管怎樣地工作，都是不會增長社會底財富的。因爲甲賺到了，乙就失掉了呀。

從物品的交換上來說，是一點兒也不會產生出新的東西來的。

製藥業者（在一旁插嘴）那倒有些是對的。

養鷄業者（生氣地）別多嘴。

第二個學生 不是「那倒有些是對的」，而是斷然是這樣的！所以，像廚娘在廚房裏每天搬動茶杯和盆子那樣，專門移動金錢的賣買人，不是被放在士農工商的最下面，受到人家的瞧不起嗎？噫，照那馬丁·路得^①所說的是：放款業相等於竊盜和強搶。甚至連溫和的法蘭克林^②，也說過商業是欺詐的壞話。唯一值得尊敬的，是新的價值的創造者。因此，你說，在五月一日的那一天裏，勞動者不是高聲地唱着歌嗎？（唱歌）放棄你的部署，覺醒你的價值……

動物商人（生氣地自言自語）說什麼馱話！酸秀才！

養鷄業者（拍着手）終究是個讀書人。（斜着眼睛看住動物商人）一點也不錯，

是士農工商。

動物商人（氣忿地）你也是個賣買人呀！

養鷄業者 可是，就是同樣是賣買人，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動物商人 倒說得好聽。

養鷄業者 我呢，養了鷄，每天可以生出幾百幾千個鷄蛋。就像這位讀書先生說過的那樣，什麼呢，是從「沒有」造出了「有」的。正是透新鮮的叫做什麼的創造呀。是可以放進豪富人底嘴裏去的，上好的，唔，是價值的創造呢！

動物商人 嗤！別再模倣罷！

養鷄業者 沒有我們存在，替世間的人造出新鮮的鷄蛋，那麼，死人會增加，人口會減少的。

動物商人 倒開得下玩笑呢。

養鷄業者 甚至連溫和的法蘭克林也說……

- ①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德國宗教改革者，二十五歲任威丁堡 (Wittenburg) 大學哲學教授，當時教會腐敗，教皇出售赦罪符斂財，因草反駁書九十五條，公布於一五一七年十月，獲得各方響應，致引起新舊教之爭執，結果以反抗教會而受破門的宣告。他受薩克森侯之庇護，居宮中將聖經譯成德文，年餘復出，制定教會組織及儀式，實行改革，創定新教的基礎。（譯者）
- ② B. Franklin (1706—1790) 美國外交家、科學家、文學家。家貧好學，幼為排字工人，二十三歲即自創印刷所，發行新聞，漸次為人所知，一七七五年當選大陸會議議員，奔走革命，歷次出使法、英各國，且與瑞典、普魯士締結商約。對科學有深博的研究，尤以電學為最，曾發明避雷針。作品有著名的『自傳』。（譯者）

動物商人（自言自語）畜生！

養鷄業者 我底妹妹有兩個女兒，一個嫁給傘舖裏做媳婦；另一個嫁到染坊裏做媳婦。那做媽的，就儘是爲着女兒煩惱，下了雨，就求拜上帝快些別下，因爲染坊的工作做不成了；旱天繼續的話，就得求雨，因爲傘舖要歇不下了。姊姊賺錢的話，妹妹就虧本，妹妹得意的時候，姊姊便要號哭……所謂賣買人，噫，就是這一種東西。說出來，倒也解個悶兒。別見氣才好哪！

動物商人 七七八八的說上許多壞話，還說別見氣才好，真太欺人哪。

養鷄業者 很貴的賣掉狹狗^①，你賺了錢，可是就有一個拿薪水的沒有了分月付款的衣服費用……賣掉鸚鵡你賺了錢……

動物商人（忍耐不住）你這畜生！真是個多嘴的老不死！來罷！

扭結起來。勞働者阻止他們。

在那舉動之下，踏碎了籃子裏的鷄蛋。

養鷄業者 鷄、鷄、鷄蛋！

勞働者 好了，安靜一點罷。從你剛才說的話聽起來，什麼哪，所謂賣買人都是弄

錢的，而祇有你才像高貴的造物主那樣地神氣，唔，那就算是對的罷，正因為鷄肯爲你生鷄蛋，所以很不錯；不過，假使不給生蛋的話，怎麼辦呢？

養鷄業者（有些興奮，蹲下身子拾取那破碎的鷄蛋）假使雞不給我生蛋嘛……（突然笑將出來）如果妓女有了良心，而雞蛋是四角方的，那可不知道了，祇要那牛頭上依舊生着角，那麼，鷄總會……

勞働者 那是知道的，如果是母鷄，總會生鷄蛋的，我沒有說不會生蛋。但是，你對每一隻母鷄，每天祇肯給牠吃五釐或是一分錢的東西，而母鷄呢每天却生下七分或者八分錢的鷄蛋。你雖然是靠了新鮮呀、創造呀過着活，然而由鷄那邊看起來，拿到的是僅少的一點兒吃食，却每天給你賺去了六、七分的錢哪。養鷄業者 所、所以囉，那、那、叫做創造呀！

勞働者 可是給母鷄說起來，每天給你剝削掉六、七分的錢哪。

動物商人（拍一下手）對了！對了！啊哈、哈、哈！

① Terrier——法語。原意爲「野兔的洞穴」，轉而成爲善捕穴居動物的小型而敏捷的獵犬總稱。

但因與異種雜交結果，現今計有十八種的固定種類，大別可分滑毛種、粗毛種與長毛種的三種；在狩獵、警衛、軍用或玩賞上，很爲著名。（譯者）

養鷄業者（瞪住了他）一點兒的事情，也值得報復。

勞働者 正因為鷄能夠以半分錢的食物，替你生下八分錢的鷄蛋，你才能夠神氣活現的說出我是個養鷄業者的話吓。噯，那樣一想，別太瞧不起鷄才對呢。（偷看一下製藥業者）像如今的資本家那樣地，用便宜的吃食養着勞働者，使他們生下能生多少就是多少的蛋，有一天到了不要的時候，便立刻絞死的話，那子孫底眼睛，世世代代都會變成夜盲症的。

動物商人 夜盲症、夜盲症，啊哈、哈、哈、哈！乾脆的給你打癩了哪！

養鷄業者（對動物商人）哼！我會用蕨袋針把你這鳥嘴縫起來的！（對製藥業者和勞働者各看一眼）哈哈！原來如此，是嘛。（對製藥業者用手裝出砍自己頭頸的樣子）這樣看起來，他，會給你停歇下來，倒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勞働者（對製藥業者嘲笑地）昨天砍的實在太鋒利了，以致我沒有留神到已經沒有了頭，依然在走着路呢。（譏諷地嘻笑）

製藥業者 惡笑得多不痛快哪！

勞働者 那麼，就明白的告訴你罷。你們這些東西，能夠痛痛快快的坐着汽車到處

的飛跑，正是託了我們的福。假使沒有我們勞働者，世界就會變成了殭屍。你等着瞧罷，終會給你懂得的！

製藥業者（一邊後退，一邊討好）你，何、何必……

勞働者 什麼是：你，何、何必？（進迫）

製藥業者 別動粗，別動粗……（退向舞台後方逃走。勞働者默默地對他追迫）

療養院院長看了一下製藥業者逃過去的門的那一邊，喊叫。

院長 啊啊！（飛跳起來後退）

第一個有鬚髭的學生回來。

他抱着一隻猴子。

院長 你、你、你、你！

第一個學生 是這個傢伙嗎？（抱着猴子走過去）

院長 啊啊啊啊！

第一個學生（笑着改變語氣）先生，剛才冒犯你了。

院長現出驚訝的神色眺望。

第一個學生（給他看抱着的猴子）這是我宿舍裏的猴子，可是爛着屁股呢。請你替牠照一下光線罷。

院長（目定口呆地）這是多麼，唔，老面皮……

第一個學生 猴子的一份，會付給你的。

院長 猴子的一份？！

第一個學生（不問可否地把猴子帶到紫色光線照着的地方去）好，替你照罷。好
好兒的不准動。胡鬧的話，會扼死你的。

院長 你、你、你、你！

第一個學生 先生，你別叫出猴子似的聲音呀。

他不管一切把猴子放進醫療椅子裏，使猴子底身體照到光線。其他的人都茫然地看住他。

第一個學生 先生，這隻猴子很聰明。

院長 比、比你……

第一個學生 真有些這種意思。這傢伙，會用石頭搥胡桃吃。說起那手段，那真太巧妙了。我那老頭兒在街上有一所很小的工廠，每次到我底宿舍裏來，看到這隻猴子，就非常感動的說：阿三真像……這傢伙的名字叫阿三……阿三真像是資本家，連猴子都有着所謂石頭的資本，能夠搥胡桃吃，比那些不中用的蠢東西，不知道要高強到多少倍哪。託福得很，我出了學校，就學着猴子，要去承繼那老頭兒底工廠了。

製藥業者 (拍一下手掌) 偉大得很！

第一個學生 倒也不敢說是偉大，總而言之，現在的世界，如果沒有資本，人和工蟻，也就不會有什麼分別的了。

製藥業者 正是這句話！(對第二個學生和勞動者) 唔，你、你呢，也在說着攻擊資本家那樣的話，可是看一看牠罷。連猴子也是有資本的。就以人來說，自從石器時代以來，便把石斧當作了資本，正像你現在說過的那樣，不是把所謂價值的傢伙，從自然界裏面挖掘出來了嗎？因此，我以為不能說現代的資本家來得特別的壞啦。資本，不正是人類以及猴子對於自然掩蓋上去的文化底道具嗎？

第二個學生 那可變成了不起哪。這樣說起來，又是什麼呢？猴子也是資本家的

話，用竹棒打下樹上底果子的流浪人，也該是資本家了，而且勤懇地貯藏食物的甲蟲和蜜蜂，也都是大資本的所有者啦！（笑）

第一個學生 爲什麼你要笑，理由不是這樣的嗎？

第二個學生 馱子！

第一個學生 馱子是什麼意思！

第二個學生 資本是指道具，所謂勞動的蓄積，不全然是神話嗎？

第一個學生 （氣忿地）阿三的談話，是一種比喻，在現在的人說起來，當然是金錢囉。

第二個學生 那末，放進鬘裏，埋到地下去的金錢呢？

第一個學生 當、當然是這樣的！是資本！

第二個學生 那樣說起來，貯藏香火錢的寺院方丈，也是資本家啦？

第一個學生 （說不出話來）你、你這畜生！

第二個學生 所謂資本這東西，却不是像神話似的希奇古怪的。我那老頭兒用漁網剝削着漁夫。你那老頭兒在剝削街市上的勞動者。剝削的結果，正因爲有叫做剩餘價值的汁水會淌出來，所以無論是漁船、漁網、工廠的機器，都給起上叫

做資本的尊貴的名稱。一個人不去剝削人家，却有着資本，還過得了嗎？
第一個學生 你這東西不正是一個資本金底兒子嗎？嚕噯些什麼呀！

他對第二個學生飛撲過去，想要抓住他底頭頸。

製藥業者阻止他們。

製藥業者 青年人愛這末鬧，所以很爲難……

第二個學生 別學那資本金家似的神氣，儘是想使用剝削人家的手段……

鬚髯學生把猴子丟到院長底臉上，對第二個學生飛撲過去。院長吃了一驚，到處逃奔。
兩個學生開始扭結在一起毆打。

在這種情形之下，製藥業者和勞動者互相扭結起來。

動物商人也撲向養雞業者。

這樣，演出了三組的格鬪。

院長被猴子追住，在那三組之間奔逃。

在嘈雜的騾音中，黑暗。

第七場 剩餘價值的秘密

接住第六場，立刻由紅色小丑和白色小丑拖住舞台導演進場。

紅色小丑 唉唉，多麼吵鬧，你拉住我，我扭住你的……

白色小丑 呼呼嚙嚙……

紅色小丑 天轟……

白色小丑 地響……

紅色小丑 別胡說雙關的話！

白色小丑 雙關的話又是雙關的……

紅色小丑 噫哩咕嚕的別多說！（推開白色小丑）

白色小丑 撞到了財神爺爺的金元寶……

紅色小丑 元寶，草包！

白色小丑 你自己也說雙關話哪！

紅色小丑 啊啊！（搥自己底頭頂）

舞台導演 別鬧，別鬧。

紅色小丑 不過，所謂勞働的傢伙，倒實在是種偉大的東西。真像是起死回生的靈丹，聰明的丑角兒先生也細細的考慮過了。雖然常常的說着勞働、勞働，可是那寶貝，我們也有的。

舞台導演 那當然囉。

紅色小丑 那應該怎麼解說的呢。啊，女工們在工廠裏面，（唱歌）看門的生了鼠疫死啦——唱着那些什麼的呀，（模倣）一邊這樣的繞着紗，該是勞働吧？

白色小丑 生的是虎疫！

紅色小丑 什麼！爲什麼不能生鼠疫呀！你這笨獸的東西！

白色小丑 是獸笨！

紅色小丑 啊呀！（趕上去毆打）

舞台導演 又來了！

紅色小丑 這傢伙實在太！

舞台導演 打下去的話，是勞働。可是沒有打，儘是獸着，準備好什麼時候都可以打的，是勞働力。

紅色小丑 (放下手來) 嗨嗨！打架也有一篇大文章嗎？

舞台導演 這是說話的譬喻呀。動作是勞働，唔，而動作的力氣是勞働力。你喜歡喝酒的吧？

紅色小丑 是啊。

舞台導演 喝了酒，會醉的吧？

紅色小丑 唔，嗯，那當然是這樣的。(高興地舐着嘴唇)

舞台導演 那醉意就是勞働；使你醉的酒，便是勞働力。

紅色小丑 原來如此。

舞台導演 裝在瓶裏面的是酒。你要買那酒的吧？勞働者有的是勞働力。資本家要買的就是那個。於是，他隨意的使他勞働。等到瓶裏面完全乾了的時候，就找不到主顧啦。

紅色小丑 以後一定不肯多使了。

舞台導演 那麼，就買了你的。

紅色小丑 多承你的光顧。可是，值到多少價目呀？

舞台導演 嗯。且把你底身體當做出賣的貨物來看罷，值到多少價目呢？

紅色小丑 別、別開玩笑。

舞台導演 第一，那金牙齒……

紅色小丑 一百圓上下。

舞台導演 假使把牙齒拔掉呢？

紅色小丑 唔，（抓起小丑的服裝）祇有這個了。

舞台導演 值多少呢？

紅色小丑 至多一圓光景罷。

舞台導演 都光了呢？

紅色小丑 那可糟了。

舞台導演 沒有法子，分解了計算。

紅色小丑 分解了計算，太可憐啦！

白色小丑 （笑着）好，分解了計算，分解了計算……

紅色小丑 你這畜生！

舞台導演 把你分解了計算的話，首先是脂肪，四圓五角；那骨頭是鈣質，四圓二

角；筋肉是蛋白質，可以做氮質肥料，這是五圓二角；鐵，五釐，共計是十三

圓九角零五釐哪。

白色小丑（拍着手，笑得前俯後仰地）十三圓九角零五釐！……啊哈哈哈哈哈！

紅色小丑（毫無精神地）這太說不過去了，太不像話了！

舞台導演 到火葬場去燒掉的話，一個人灰的代價，祇有四分錢！

紅色小丑 唉唉唉，四分錢。那可完了。

想要離開。

舞台導演 等一等。我並不是說要把你當做鈣質，當做灰出賣呀。不過，假使你不願意這樣的話，所謂你的品質，另外還有唯一的一件呢。

紅色小丑（茫然地）還有嗎？

舞台導演 不是有着嗎？那是裝滿在你這高大身子裏面的，叫做勞働力的商品呀。

紅色小丑 嗨？原、原來如此！

舞台導演 所以你哪，即使脫光了變成裸體的，拔掉金牙齒罷，也還是有着這個叫

做勞働力的傢伙的。那傢伙是挺值錢的商品。既可以自由地賣出買進，而那資

本家也會飛撲過來的。

紅色小丑 多謝多謝！老天爺！（揖拜）不過，值多少錢呢？

舞台導演 真是愛錢的傢伙。別說值多少、值多少。在值多少價目之前，首先還得知道品質的高低。

紅色小丑 噢，價目和品質不一樣嗎？

舞台導演 那當然囉。不是嘛，東西有着質量，方才能夠有值多少的價目呀。換一句難一點的說：有了價值之後，方才可以規定價格。還不知道值到多少的價值，難道就能寫上幾圓幾角的價目單嗎？

紅色小丑 話說得不錯。好罷，且不管幾圓幾角罷，究竟是值得多少？

舞台導演 你剛才量過毛皮和小麥底品質吧？

紅色小丑 量過了。

舞台導演 那時候是怎麼量的？

紅色小丑 是用勞働尺量的。

舞台導演 是嘛。也就是說所量的是：要製造那東西，平均是費了多少時間的吧？

紅色小丑 是呀！

舞台導演 這樣看起來，就是勞働力，也是商品。量的方法也是一樣的。

紅色小丑 噫。這麼說，也是用勞働尺。（想了一想）啊，難得很！

舞台導演 爲什麼呢？

紅色小丑 雖然說是裝滿在身體裏面的，但是你說罷，怎麼能夠把它拉出來呀……

舞台導演 不過呢，祇要是裝滿在活人身上的話，那末，就像在汽缸裏加煤那樣

的，每天得吃着喝着才能把那製造出來的吧？不然的話，不是要死掉了嗎？死

掉的話，連那商品都會爛掉的。

紅色小丑 那當然如此。

舞台導演 所以，你先來量一下那吃的東西底製造時間，不就可以了嗎？那有什麼

爲難的？和小麥、斧頭，是同樣的。好，量一下罷。

紅色小丑 唔、唔。（不知道怎麼才好）雖然是那麼的說。

白色小丑 快一些量呀！

紅色小丑 閉嘴！笨獸的東西！

白色小丑 又來了！

舞台導演 那麼，姑且算是一個在熱帶地方的裸體的男人，在露天的過着生活罷。

一天二十四個鐘點裏面，分出一個鐘點，他採着山裏和樹林裏面生着的香蕉和

椰子，吃了過着活。那以外的鐘點裏，他是玩着的。這樣的話，那個人的勞働力底價值，是多少呢？

紅色小丑 吃東西祇化一個鐘點，那麼祇有一個鐘點的價值了。（自言自語地）這一點兒的事情，是懂得的。

舞台導演 是嘛。不過，那樣簡單地過着生活的人，祇能在野蠻的國度裏才會有的。就以你來說罷，家和衣服，總是有的囉？

紅色小丑 別開玩笑，沒有了還成話嗎？

舞台導演 那末，家族就不能不撫養，也得化上相當的教養費吧？把包括在那些裏面的勞働時間，放在一起計算，就不能算作一個鐘點了。至少總有四個鐘點或者五個鐘點的價值吧？因此，文明人底勞働力價值，就提高起來啦。

白色小丑 一兒不錯。像我這樣，假使不把我看得格外高貴一點，就沒有面子啦。紅色小丑 嗤！說的什麼話！

舞台導演 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可是美國的勞働者，還要高一些呢。中國的苦工，就比你來得低了。因為他們穿的是襤褸，吃的是粟米呢。

紅色小丑 （拍着手）好得很，接近起來了。還是走到美國和中國的中間，算是五

個鐘點的價值罷。這是最最大的讓步了。

舞台導演 好！我這邊也妥協下來罷，算是六個鐘點罷，唔，你呢，把一般勞働力的價值算作五個鐘點就是了。再重複的說一遍，那是：製造一天的衣食住底資料的必要時間。

紅色小丑 好的。

舞台導演 那麼，把這瓶東西，讓某一個資本家來買一下看罷。

白色小丑 好的，無論如何請你試一下罷。

紅色小丑 擘，忘了，價目呢？

舞台導演 （笑着給他一粒很小的）是這一點兒。

紅色小丑 嚶，是金粒子？

舞台導演 據說要製造這一粒黃金，得化上五個鐘點呢。

紅色小丑 這又是在做戲哪！

舞台導演 哈、哈、哈、哈。既然這末說，換成了錢，是一圓五角。好啦，去罷。

兩個小丑 去呀！

舞台導演 先到紡織工廠裏面去罷。

紅色小丑 用鼠疫去對付看門的嗎？

白色小丑 不，對你說是用虎疫！

紅色小丑 是鼠疫！

白色小丑 是虎疫！

兩個人一邊吵嘴，一邊跟在導演後面退去。

中央的銀幕迅急地降下。

字幕 1

好，去罷

首先是資本！

第一要買的——

『勞働對象』

是自然物或者是原料

第二要買的——

『勞働要具』

是輔助勞働的工具，是機械

第一、第二、是『生產機關』

那麼第三、是——

『勞働力』！

字 幕 2

三位一體的

組織成功了

現在要穿過紡織工廠的

『閒人莫入』的門，

去拜見一下剩餘價值耍出來的

戲法兒罷

字 幕 3

可是，等一等！

祕密的門堅固得很！

用數字的錘鐵

當作錐子錐罷！

這時，下面的很大的表格，降下在舞台的前方。表格的全面，照上強烈的光線。

假 定

商 品	價 值 計 算	價 格 改 算
勞 力 (一小時勞働者一天)	5 小 時	1.50 單位圓)
生 產 機 關 棉 花 一 斤 (勞働一對)	1 小 時	0.30
紡 錘 一 個 (勞働一具)	10 小 時	3.00

1. 一小時 從三斤棉花紡成

三斤棉紗

2. 紡 錘 每一斤磨損百分

之一

字 幕 4

(字幕映在銀幕上部，橫行書寫，直到字幕5 6 7 終了以後，方才消失。)

這樣，棉紗一斤的價值是……

字幕 5

$$\begin{aligned} & \text{棉花 1 斤} + \text{紡錘 } \frac{1}{100} \text{ 個} + \text{勞働 20 分} = \text{棉紗 1 斤} \\ & (3 \text{ 角}) + (3 \text{ 分}) + (1 \text{ 角}) = (4 \text{ 角} 3 \text{ 分}) \end{aligned}$$

那麼，以 5 小時的勞働，製造 15 斤來看罷：

那時候，所生產的棉紗底價值是……

$$\text{相當於：} 4 \text{ 角} 3 \text{ 分} \times 15 = 6 \text{ 圓} 4 \text{ 角} 5 \text{ 分}$$

這時候，資本家是付出多少呢？

$$\begin{aligned} & \text{棉花 15 斤} + \text{紡錘 } \frac{15}{100} \text{ 個} + \text{工 資} = 6 \text{ 圓} 4 \text{ 角} 5 \text{ 分} \\ & (4 \text{ 圓} 5 \text{ 角}) + (4 \text{ 角} 5 \text{ 分}) + (1 \text{ 圓} 5 \text{ 角}) \end{aligned}$$

傳播的聲音 (紅色小丑底聲音)

——哈、哈、哈、哈！這不是開玩笑嗎？付出六圓四角五分，製造出價值六圓四角五分的東西，結果在搞些什麼呀？與其做這種笨事，遠不如把金錢放到袋裏去藏起來的好哪！

傳播的聲音 (舞台導演底聲音)

——別着急，別着急！資本家是決不肯做這種事情的！如果使你做上五個鐘點沒有損益的話，那麼，就得再多做一些！做十個鐘點！行不行啊？你瞧着罷！

字幕 6

4角3分×30(斤)(這是10小時的分量)=12圓9角

那麼，資本家的付出呢？

$$\begin{array}{r} \text{棉花 30斤} + \text{紡錘} \frac{30}{100} \text{個} + \text{工 資} \\ (9 \text{圓}) + (9 \text{角}) + (1 \text{圓} 5 \text{角}) \\ \hline = 11 \text{圓} 4 \text{角} \end{array}$$

影片 1

(從十二圓九角減去十一圓四角的算式，在銀幕上進行，出現了一圓五角的數字。)

傳播的聲音 (紅色小丑底聲音)

——噯呀、噯呀！這可怪啦！付出十一圓四角，拿到十二圓九角。那麼，賺到一圓五角的錢哪！

傳播的聲音 (舞台導演底聲音)

——嘿！你瞧！生了蛋了吧？五個鐘點勞動沒有損失也沒有利益的傢伙，延

長到十個鐘點的話，就拿到了一圓五角的錢了。這一圓五角，你懂了沒有，這一圓五角正是剩餘價值呢。這是資本主義底祕密的真面目呀！

傳播的聲音（紅色小丑底聲音）

——原、原、原、原來如此！是這樣的嘛！明白了！明白了！（拍手的聲音）

傳播的聲音（舞台導演底聲音）

——再延長一些罷。這一次是十五個鐘點啦。這樣，製造四十五斤的來看

罷！

字幕 7

4角3分×45(斤)(這是15小時的分量)=19圓3角5分

那麼，資本家的付出呢？

棉花 45斤 + 紡錘 $\frac{45}{100}$ 個 + 工 資 = 16圓3角5分
(13圓5角) (4圓3角5分) (1圓5角)

影片 2

(從十九圓三角五分減去十六圓三角五分的算式，在銀幕上進行，出現了三圓的數字。)

傳播的聲音（紅色小丑底聲音）

——增加了，增加了，這一次是三圓啦！

傳播的聲音（舞台導演底聲音）

——這樣的，增加了勞動時間，利益也就隨便多少的會增加上去的。亨斯以及他底兄弟們，都是吃了那樣的虧。勞動者如果拿到一圓五角的工錢，祇製造價值一圓五角錢的東西的話，那麼，是正當的出賣了勞動力。然而，資本家是不肯那樣做的，他付出一圓五角的錢，就要你製造價值四圓五角錢的東西。三圓是不當的利益。是不勞而獲。是不付錢的勞動。是剩餘價值。

傳播的聲音（紅色小丑底聲音）

——是的！是的！

傳播的聲音（白色小丑底聲音）

——洩漏出來啦！

傳播的聲音（舞台導演底聲音）

——三圓的棉紗裏面，包括着被榨取了勞動的。當然，無論棉花或是紡錘，也是包括在裏面的。然而，那不過是改變了裝束而已。一、還是一；十、還是十。依照原來的樣子包括了進去而已。但是，勞動力是了不起的貨物哪。

影片 3

一，被延長成爲了三。十，膨脹到了三十。像孫悟空底通天棍那樣地，能夠伸縮自在的不可思議的商品，便是勞働力。所以，所以……

（和舞台前方的表格同樣的圖表，在銀幕上出現。於是用自由的電影手法，表示出下面那樣的解釋○。）

第一：『勞働力』的部分，因爲那價值的自己增減，能自由變化的緣故，所以被喊作『可變資本』。

第二：『勞働要具』以及『勞働對象』，也就是總稱爲『生產機關』的部分，因爲自己是不能變化的緣故，換一句話說，因爲在所有的生產物之中，一還是變裝是一而已的緣故，所以被喊作『不變資本』。

字幕 8

這麼一來

『剩餘價值』從黑闇中出來啦

那在受到剝削的人，

很是不安

究竟受到了多少的

剝削呢

字幕 9

(生產機關) (工資) (不付錢的勞働)
不變資本 + 可變資本 + 剩餘價值
4100圓 900圓 900圓

字幕 10 (在橫寫的字幕9的下面)

不變資本是雞籠

所以不必去考慮它

可變資本是食餌

剩餘價值是蛋黃

問題是在於食餌和蛋黃

⊙ 在銀幕上，把這能够明瞭地表示出來的手法之一，可用有聲式的歌曲宣傳法進行。這手法也就是使用躍動的線條，一一的陸續地表示出歌譜的一節，一邊發出有聲的歌曲，來迎合銀幕上的戲畫。

(作者原註)

九百圓的食餌

變作了一千八百圓的蛋

所以剝削的程度是

$$\frac{\text{剩餘價值}}{\text{工資}} \dots\dots\dots \frac{900}{900} \dots\dots\dots 100\% \text{ I (一百分之100)}$$

這是『剩餘價值率』！

字幕 11

想一想罷

五個鐘點是沒有損益（三分的食餌三分的蛋）

十個鐘點是一圓五角（三分的食餌六分的蛋）

十五個鐘點是三圓（三分的食餌九分的蛋）

所以

五個鐘點是『必要勞動』（必要勞動時間）

那以上的，是『剩餘勞動』（剩餘勞動時間）

所以，剩餘價值率是……

剩餘價值
工 資

或者是

剩餘勞働
必要勞働

黑暗。

傳播的聲音（紅色小丑底聲音）

——畜生！畜生！畜生！

工廠汽笛底猛烈聲音，掩住了他底喊聲。
羣衆底蜂擁般地嘈雜慌亂的腳步聲。

喊聲 把搶走了的價值，搶奪轉來！
喊聲 認清我們底價值！

合唱（高大而有力）

放棄你的部署

覺醒你的價值

黑暗。

第

三

部

第一場 搶奪者的後裔讚美搶奪者

資本家、銀行家、資產階級學者等等的盛大跳舞會。

是「搶奪者」底後裔，頌讚搶奪者先祖底功德的夜間。

在紗幕的後方，可以看到「貴顯、紳士、淑女」諸公，正不絕地互相擁抱着跳舞，情景非常優美。後方的中央，有爲劇中劇而特設的舞臺。

舞臺離去德國，移到英國。

字幕 1 (一邊依然可以看到紗幕後方的跳舞)

產業革命的

深大的渦紋

作爲過去的

回憶

旗在飄揚

字
幕
2

資產階級的旗

瞧啊！那旗的記號

剝削！

看啊！那速度計

驀進！

聽啊！那公共的言語

利潤！

字
幕
3

這裏是英吉利

資本主義的老大國

趁着浪潮

資產階級啊

前進！

做着永遠的夢

資產階級啊

跳罷！

紗幕突然升起。

跳舞停止了。

斯忒林站在高一級的地方，俯視着衆人。

他是造機業的有力的資本家，而且是煤礦的所有者。他有着過人的豪爽坦白，堅強的英雄趣味，更幸運的是：混有着非常徹底的剝削靈魂。

昂然地咳嗽一聲。

會衆用拍手來回答他的咳嗽。

斯忒林 各位紳士淑女！今天晚上，是有光榮的彼爾家，和我們的斯忒林家的聯合

紀念跳舞會，承蒙各位光降，真是我們的無上的光榮。這跳舞會，爲了我們兩家，不能不是一種最值得感激，最值得紀念的跳舞會。也就是說，今天，在斯

忒林家算起來，被稱爲大祖先之一的，克萊武公的誕生日，這不但是斯忒

林家應該紀念的一天，而且也是全英國國民對於追慕大英印度征服者克萊武公的，值得重新提高敬謝之意的日子。同時，也是受到過我國產業繁榮恩澤的所
有的人，不應該忘記的日子，這個，現在可以由彼爾君來加以說明的。彼爾
君，請你……

彼爾（接代下去）噫噫……今天晚上是大英帝國的恩人，克萊武公底生日，剛
才已經由斯忒林君說過了。可是……噫噫……什麼呢……不但是那樣，離開現
在三百年以前，彼爾家底先祖，毫不在乎的拋棄了，那當時的領主的地位，成
為一片的，不，一介的地主，在產業發展之癌的那個時候，噫噫，共有地，是
的，是窮苦農家的共有地，就斷乎把那……是的，斷乎的，（笑聲傳揚起來，
彼爾揩着汗水）當做放羊的田地……不，作為牧場。今年，剛巧是那三百年紀
念，兩家互相的，溫古，新……（說不出話來）知、知……（笑聲）什麼，這
這，各位紳士，是最愉快的。（躊躇地一邊揩着汗水，一邊走下講台）

吃吃的笑聲和拍手。

斯忒林（登台）因為有了這樣的經過，所以，如果彼爾家底先祖沒有先見，把貧

民們佔據着的田地，當作牧場而飼養羊羣，那麼，我國的毛織業，究竟是否能見到今日這樣的盛大，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疑問了。同樣的還有，假使沒有克萊武公，是說：假使沒有他的話！就不會產生所謂大英無落日的這句話了吧？現在呢，我們英國的產業，已經可以把世界諸國俯視在眼睛下面，而作興隆的發展，我相信這實在是受諸這樣的大先覺者們之惠賜，同時，也是承繼他們底遺志的資本家諸氏的（提高聲浪）勤勉與努力的結果啊！

盛大的拍手。

斯忒林 然而，近來不絕地產生出忘記這件事情，不斷搬弄矯激的言辭，擾亂國家產業的人，誠然是不堪寒心之至。今天晚上，爲着名譽和權威起見，謹煩光臨在這兒的柏克教授發表一些意見。

① Robert Clive (1725—1774) 英屬印度的建設者。起先任東印度公司的書記，後來轉爲軍人，在印度致力排除法國勢力，終於一七五六年在普拉西 (Plassy) 戰爭中，以寡軍擊破土民與法國的聯軍，築成後日英屬印度的基礎，因功列入貴族，任孟加拉 (Bengal) 總督，於整理行政，擴張領土後回國，但爲政敵所謀，失腳自殺。（譯者）

柏克教授（岸然的走上講台）啊啊，當然用不到多說，向來在這世界上，存在着兩種人類。其一，是那個性勤勉伶俐，而且深知節儉美德的人；然而另一方面，是完全消費了他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還要攻擊他人之富，無限怠惰的人。（咳嗽一聲）屬於前者的子孫，一邊承繼了先祖的財富，一邊作為優秀的資本家，不斷增大他底資產；而屬於後者的呢，終於背負起營營終日，若不永久勞働，便不能獲得麵包的命運了。這是必然的歸結。諸君！這實在非得是解釋目前喧嚷着的貧富問題底根本原理不可。有光榮的經濟學者保證着這個，而且事實也不是作着證明嗎？然而，不知道爲着什麼，近來有稱爲勞工聯合會的……

突然有銅鑼的聲音響了起來。

柏克教授（蹙起臉龐）話正說得最緊要的時候哪！

彼爾（慌張地）不，這個、這個……那是阿妮塔那傢伙的胡搞……（跑出去）
柏克教授 然而，不知道爲着什麼，近來有稱爲勞工聯合會的……

銅鑼又猛烈地敲響。

柏克教授（憤怒地）妨礙我的演講，太豈有此理了！

斯忒林（歎及地）實在是非常抱歉。先生剛巧說到最重要的地方，丹尼挨爾這傢伙，真是多麼粗莽呀！實際上，我也忘了通知你了，我那孩子丹尼挨爾，和彼爾君的小姐們都集在一起，在頌讚兩家先祖功業的意味上，規定上演戲劇作為餘興。所以，青年們都在着急呢。

彼爾回來。

彼爾（揩着汗水）現在已經責備過他們了。好了，先生，請你繼續……
柏克教授 然而，不知道爲着什麼，近來有稱爲勞工聯合會的……

銅鑼猛烈地敲響。

柏克教授憤怒地走下講台。

斯忒林、彼爾等，非常不安。

斯忒林 那麼，各位，現在立刻要開始今天作爲餘興的戲劇了。

衆人熱烈地拍手。

斯忒林 我們以及我們國民能有現在的幸福和繁榮，實在正是出於我們底祖先和我們自身的勤儉所賜的，那中間，潛在了所謂刻苦耐勞的汗珠，我相信丹尼挨爾和阿妮塔小姐，會愉快而又有興趣地表現給我們看的。

舞台略微灰暗。

大家都坐到爲劇中劇另設的座位上去，對住那個小舞台底幕布。

銅鑼重又敲響。

一個小丑，從劇中劇的舞台上走到幕布的前面。

小丑——

嗨，我來說吓

我來說

父親的光榮便是兒子的光榮

祖先的門第也是孫子的門第。

這裏請大家看的

首先第一

時候是在一千七百七十年前後，

地方是在印度靠海的城市

那時，正是大英帝國的威武

堂堂地鎮壓着四海

在恒河河邊翻揚着的

大英國旗的色彩

那英勇的故事

好、好

立刻、立刻

請你們

細細看呀瞧

消失。拍手。

第二場 鹽的悲劇（劇中劇）

馬克斯所說的：資本的本來底蓄積被最露骨地進行着的地域之一，印度的故事。

靠近海岸的印度城市。英國人出入的酒店前面。街面上張着很小的篷帳，那下面，並放着幾把椅子。熱帶風景。

酒店橫邊的樹上，吊着一件奇妙的東西。仔細看時，可以知道那是割下來的人底耳朵。

街上的人都把那耳朵當作中心，正在吵鬧。每個人都現出悲痛的臉色。有的人蹲在砂地上，把頭擱在膝蹠上面。

一個青年的女人跑將過來。

她奔向樹邊，想要從樹上把耳朵搶走。

羣衆吃了一驚，阻止她。

街上男人 （把那女的阻止）慢一點！

街上女人 別拿，對你說別拿！

青年的女人不住掙扎。

老人 唔，假使你這樣的做了，那你就不知道會吃到怎樣的苦頭。別搞，唔，查娜

耳，查娜耳！

青年女人（半瘋狂地）放手！這是我愛人的耳朵。做官的把他底耳朵割下來，吊

在這種地方的。請還給我……是我的耳朵……我的耳朵……

老人 查娜耳，查娜耳，鎮靜一點，你底心意我很明白。祇不過是從旁的城市把鹽

拿到這兒的城市裏來，你的那個愛人，就被做官的割掉了耳朵……而且，還可憐見的，說是做戒大家，吊在這種地方的……可是，查娜耳，你停住了，不要

拿罷……

青年女人 不，不！是我的！這是我的！

想要飛撲過去。

老人 不行！

青年女人 放開手！（盡力的痛哭）從旁的……從旁的城市裏……把鹽……把鹽拿

到這兒來，爲什麼……爲什麼……要做出這樣殘忍的事情來呀！我……我，咒

罵做官的。咒罵英國的官吏！

狂亂。

老人
嚇!!

把女的抱在胸前，畏縮地躲向後面。

大家對街的另一邊看望。於是立停下來。立刻被不痛快的沉默所支配。

不多一會，東印度公司⊖高級官員和英國人△進場。

他們在酒店的椅子裏坐下，對住桌子。

要了喝的飲料。

拿來了一盤椰子。

官員正要把椰子拿到唇邊去吃，忽然看到背後成羣的印度人，就大聲怒喝。

官員
糞蟲！滾開！

他把盛椰子的盤摔在地上。

羣衆畏縮躊躇。

悲哀地陸續散走。

英國人 A (對官員鄭重地) 關於包辦製造食鹽，承蒙你作各種幫助，真是不勝感激。我這兒深深的對你表示謝意。

官員 那裏的話，不過是實行了既定的方針而已。

英國人 A 不，確實的非得對東印度公司的遠大目光，表示敬意不可。

官員 你也知道，我們的東印度公司，早就打算在印度確立鹽的專賣權，這一次，不過是在這地方跨出了第一步啊。

英國人 A 慶賀之至！

官員 也就是說，禁止一般士民的造鹽，由英國紳士承包，不能不算是最上的政策。

英國人 A 正如高見，對於你的盡力，不勝感謝。

○ East India Co. 英國未滅印度以前的侵略拓殖機關。開始於一六〇〇年，當時除英國外，法國，荷蘭、葡萄牙等國都在印度設有東印度公司，經營商業，而英、法兩國的最有勢力，展開英屬印度帝國的基礎。至一六九〇年以後，英國以兵力制法，其他的也都失敗，遂成獨霸，而侵略的行爲也愈加猛烈，至一八三一年，公司完全成爲行政機關，直至一八五八年印度滅亡，全印度歸英國政府直轄後，公司方才撤廢。(譯者)

官員 然而，倒也不能十分輕視了土民那批東西。固然禁止了製造和交易，但依然有大胆的傢伙，把便宜的鹽從旁的城市裏拿到這兒來。爲着儆戒起見，就這樣地，把耳朵割下來吊在那兒了。哈、哈、哈！

兩個人愉快地鬍笑。

官員 雖然如此，承包的權利費祇有二十萬圓！不是很便宜嗎？嚶？（好像在暗示着什麼似地）不是很便宜嗎？

英國人 A 是的是的。（從口袋裏拿出紙幣）請你把這……兩萬圓。

官員笑着接受，若無其事地放進口袋裏面。於是，伸手和英國人 A 握着手。

官員 恭祝你製鹽事業的發展。嗯，爲着我們的東印度公司，也爲着我們大英帝

國……

退去。

英國人 A 站起身來，開始走動。

英國人 A (自言自語地) 二十萬圓……二十萬圓……真是便宜。

英國人 B 進場。

他走近 A 的那邊，打着招呼坐到椅子裏去。

A 仍然在走着。

英國人 B (露骨地開口說話) 噯，我說，六十萬圓，無論如何是太高了。至多是四十萬圓，可以讓給我嗎？

英國人 A (昂然地) 我到承包權到手為止，在各方面化過多少的錢，你可知道沒有啊？誠然不錯，喊得出口的正數固然是祇有二十萬圓，可是單是運動費，唔——唔，至少也有五、六萬哪！

英國人 B 那，我知道……可是，那個……

英國人 A 斷然不行！如果六十萬圓的話，那麼，雖然可惜，也祇得轉讓給你了。
要是少一個小錢就不行！

英國人 B 既然這樣堅決，就沒有辦法。好罷，六十萬圓。確實把那轉讓給我啦！
英國人 A 好的，確定的！那麼，就在今天晚上到我底家裏去辦理手續罷。

英國人 B 等一等，總之，合同先簽訂了罷。

他從胸懷裏拿出紙張，於是那上面寫了些什麼。

英國人 B 唔，這樣可以了吧？請你簽名罷。

英國人 A 簽字。B 也接着簽字。

英國人 A 那麼，今天晚上。

退去。B 獨自留下。他在紙片上寫了些什麼。

英國人 C 進場。

互相招呼。

英國人 B 曄，多麼好的權利哪！總而言之，是將來可以獨佔印度洋食鹽的權利
呀！

英國人 C 不過，那話……

英國人 B 趁現在，讓我再考慮一下罷。

英國人C 嗨，嗨，吞吞吐吐的就不好辦啦。我也並不想不化錢就要你轉讓給我呀。七十萬圓……總不見得是便宜的價目了。嗯，就這樣的拍手爲定罷。

英國人B 啊啊，非常抱歉！

英國人C 無論如何也不肯承讓一點嗎？

英國人B 無論如何不行。這麼些的權利，七十萬圓怎麼能够轉讓給你啊？合同已經簽訂好了，我已經可以對無限的寶庫裏面跨進第一步去哪。過上三四年的話，就可以變成幾百萬圓的錢啦。

英國人C 真是沒有法子。那末，就依你說的一百萬圓……可以了吧？

英國人B 你真是幸福的人。

英國人C 也許是罷。不過照情形看起來，我或者希望把這個權利，對某一個人用兩百萬圓的價格賣出去，也是未可知的。

英國人B 嗨！那是誰？誰呀？

英國人C （笑着）唔，誰呢？

英國人B 我，一百萬圓是不賣的！

英國人C （吃吃的笑）那麼，我也不要啦！

英國人 B 嗨！

他好像在討價還價上吃了虧似的，失去立場，不住地躊躇。

英國人 B (嘻嘻的笑着) 一百萬圓罷。好了，先把合同……(把 C 催了起來)

英國人 C (笑着) 總是這一套囉。不過我呢，在某一件交易……是某一件交易呢，完了以後，就立刻要回到英國本國去了。在殖民地爽爽快快的賺了錢，到本國去陸續地投資到事業上去罷。那其餘的嘛，還是不說爲妙。哈、哈、哈、哈！所謂男子漢的意志，就指的是這一點。是偉大的呢，還是值得感謝呢？克萊武公！

兩個人笑着將要退去。

這時，突然吵鬧起來，兩個英國警察，拖住一個印度人進場。

羣衆跟在他們後面。

印度人底雙手被繩子綁住了。警察把他踢倒在地面上。

警察甲 真是大膽的東西！難道不知道那耳朵的可怕嗎？瞧罷！

他把印度人底臉龐扳動也似地抬起，給他看望樹上的耳朵。

羣衆喊吵。

警察乙對他們怒喝。

警察乙 這個！

揮起鞭子。

羣衆退縮了。

警察乙抓住羣衆裏的一個青年，背扭起手臂，用鞭子唰唰的抽撻。被打的哭着嘶喊。

警察乙 這樣還敢嗎！這樣還敢嗎！

那當兒，那青年底老母狂亂地進場。

老母（拖住警察）警察老爺，求求你，請你饒了這個孩子罷。饒恕了他罷。

警察甲 別說軟話！也別想騙得過上帝的眼睛。造鹽是總督老爺的法度。嘿！你這

東西在造鹽吧？不會錯吧？

推了一下青年底肩頭。

青年低下頭去，點了一下。

警察甲 好，來罷！今天非常嚴重的處罰不可。爲了懲戒！

想要拖走。

老母 饒了他罷……饒恕了他罷！（哭着拖拉）

老人 （是那個起先護住青年女人的老人，走到警察前面）警察老爺，請你饒恕了

這個青年人罷。大概是不知道法度，才這麼做的。求求你罷。（揖拜）

警察甲 曄，老頭兒！你這東西敢對總督老爺的警察官對談嗎？

老人 不，不，做夢也不敢對談的。祇不過求求你，發個慈悲心罷。

警察甲 （對警察乙）別去管他，把這傢伙拉到河灘上去罷！爲了懲戒以後起見，

在河灘上就地鎗決就是了！

羣衆裏面發生非常高昂的吵鬧聲音。

警察乙拉着青年走了。母親狂亂地跟在後面奔跑。羣衆也跟住了退去。

老人 你說要把那青年人鎗決嗎？（表示出決心的樣子）現在我告訴你罷。我這衰老的身體，你要怎樣都可以的……警察老爺，那不是未免太過分一點了嗎？自從所謂東印度公司產生以來，也不單是鹽，就是阿片，茄醬①一類東西罷，不是英國人就既不能製造，也不能出賣，到我們能夠進嘴吃的時候，便比以前的價錢貴上幾十倍的高貴的價格，更不必提起那鹽在土民是不能沒有的，天賜的東西了。甚至還蠻強的說土民不准製造那種東西，要買那很貴很貴的上面所製造的鹽，所以最近一些時候，那一些窮人連一把的鹽，都得不到了。警察老爺，那不是太沒有理由了嗎？

警察甲 閉嘴！閉嘴！

① Petal 亦譯作「枸醬」。胡椒科常綠蔓本，葉大而似卵形的心臟狀，頭尖，結多肉的漿果。印度、馬來地方的土人，採其葉和檳榔、石灰同食，猶如吸煙，能刺激消化器。同時本場的事實，可參

閱資本論第一卷第六四二頁。（譯者）

老人 那種情形，土民實在太可憐了，等於叫他們去死沒有兩樣！

哭泣。

警察甲 看來，你這東西還不懂大英帝國的威力！好罷，給你明白就是了！

警察甲用繩索綁住老人底雙手，捆在吊有耳朵的樹上。

警察甲 好，等警察來了，把你這東西底皺瘍的耳朵割掉爲止，就在這兒這樣的等着罷。（對衆人）假使給這個老東西逃走了，那麼，總該知道會受到怎樣的對付吧？唔，我非得到河灘上去一下不可。

想要走開。

老人（被網在那兒）警察老爺……

警察甲（回顧着羣衆）好好兒的看住他……反抗的傢伙們，這就是一個榜樣！

一邊笑一邊退去。

老人（仰望着天空）唉唉……安拉⊖真神啊……

羣衆一聽到那聲音，一齊把身體俯伏下去，在地面上抵住額角。

老人 唉唉，安拉神啊！

羣衆 唉唉，安拉神啊！

可以聽到悽慘的慟哭和歎歎的聲音。

那時候，聽到一聲清淅的鎗聲。

衆羣不覺對河灘那面瞭望。

唉唉，唉唉，那有旋律的吵嚷聲音，依然在繼續。

英國人的[B和]C，靠在酒店的桌子上，眺望着這種情形。

⊖ Allah 回教的神，古代在阿拉伯雖亦崇拜安拉神，但由穆罕默德在墨克（Mecca）宣言中將安拉

作爲唯一真神、而否定其他一切神格以後，安拉便成爲有勝過其他一切力量的、天地萬物的創造者、維持者、和支配着自然界和人類的大神了。回教徒於誦唸安拉時，信爲可免除一切災難。舊

譯「阿拉」，今據王靜齋氏「古蘭經譯解」改譯。（譯者）

英國人 B (站起身來) 好了，去罷。這樣，總算是四十萬圓哪。

英國人 C 我這兒呢，看得低一些罷，七、八十萬圓確實是可能的吧？

英國人 B 嗤！你的交易倒不能不刮目相看呢。不過，下一次的工作……該是去買，回到英國去的船票啦。好，走罷。

兩個人退出。

土人依然叩着頭祈禱。

劇中劇幕布降下了。

觀眾之中，可以看到動搖的情形。

斯忒林憤怒地走近劇中劇的舞台前面，揭起幕布。

斯忒林 丹尼挨爾！丹尼挨爾不在嗎！編這種下流的戲劇的，是那一個傢伙！丹尼挨爾到那兒去啦！

踉蹌地到處找尋。

彼爾 (慌張地) 阿妮塔！阿妮塔！我不會給你逃開的！(退去)

斯忒林 混帳的丑角兒！什麼東西！什麼是大英國旗的英勇故事！未免太侮辱我們的祖先了！太氣人！實在太氣人了！

禿頭的資本家 （安慰）青年鬧的玩意兒，笑着看他們搞就行啦！

斯忒林 那裏，這可太對不起地下的克萊武公了！實在是太對不起了！爲着英吉利的名譽起見，也太對不起了！

這當兒，銅鑼突然又亂敲了。

大家被那猛烈的聲音所壓住，對劇中劇的舞台上觀望。奇妙的沉默支配着一切。

那小丑搖搖擺擺地走到劇中劇舞台的幕布前面。

斯忒林 擘！（想要衝過去）

禿頭的資本家 嚇！靜一點！

小丑——

下面請各位觀賞的是

三千世界中想不到會有的

可是事實上遍地皆是

那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世紀裏，整整四個世紀裏的

英國值得驕傲的拿手好戲

年紀雖輕，演戲的本領不錯

滿意的話，請你大大的喝采……

奔退。

斯忒林站起身來，想要說什麼話，但被亂敲的鑼聲挫折了氣勢，更被禿頭的資本家按到椅子裏坐下。

第三場

羊把人吃完了（劇中劇）

從第十五世紀的末期開始，直到第十八世紀中期，英國殘留在世界上的無與類比的殘忍歷史，就是所謂土地掠奪問題的一環[⊙]。

這一場，是以十六世紀中葉為目標的。也就是由着十八世紀初期的『圈地法（Inclosure of commons）』，土地的掠奪尙未被國家法律承認以前的那個時期裏，使用出個人底武力與壓制，而盛行着大小規模的土地的掠奪。

在某處牧羊場附進的警察局前面。

哇呀哇呀吵嚷的羣衆，從劇中劇舞台的一方後退着，成羣地退到另一方去。
很明顯地可以知道，前面有什麼東西在過來，使他們覺得恐怖。

實際上出現的是什麼呢！

一輛載貨馬車！

一個穿着襤褸衣服的漢子，身體被綁在那載貨馬車後部，滿身都是血跡！

⊙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第二節「農民土地的剝奪」。（譯者）

襁褓男子的旁邊，跟住一個窮苦的少女，不住哭泣。她也被套上鐵鏈，鎖在車子上。她底頭頸上套着鐵圈。一看到警察局的門，襁褓男子立刻跌倒在地面上，不再動彈了。

警察 走！還不走嗎！

猛烈地用鞭子抽打。

襁褓的人（號叫）發個慈悲……發個慈悲……

警察依然對他鞭打。

少女（護住襁褓的人，一邊哭泣）警察老爺，請你可憐可憐……饒恕了爸爸罷。

合掌對警察拜。

警察用鞭子打她。

警察 你這大胆的小東西！奴隸要逃走，就得這個樣子！

少女（搖著頭）沒有，沒有，並沒有逃走。我是誠心誠意的在主人家做着事情的。今天，我偶然到街上看一下，看到分別了很久的爸爸，給綁在這輛車子上

拖着走路。我因爲太傷心了，所以明知故犯的跑過來的。饒了我罷……饒了罷

……（哭）

檻樓的人 對不起……對不起。（兩個人抱住了哭泣）

警察 站起來！

兩個人並不走動。

警察 既然明知道會受到這種苦痛，又爲什麼要三天四天的到處流蕩呀？流蕩到三天以上不做什麼事情的傢伙，就得送回到出生的故鄉去當做奴隸，是國家的法律！那總不見得不知道吧？

檻樓的人 知道……知道的……祇不過，警察老爺，我沒有工……沒有工作給我做呢。

警察 傻瓜！這末大的地方，那裏會沒有工作可以做呀！你該是不願意做工作囉！你這懶坯！

檻樓的人 沒有這話，警察老爺……

警察 啊啊，對了！你總該知道，因了犯流蕩罪，押到故鄉來的傢伙，就得用烙鐵

在胸口上燙哪！

檻樓的人 哦哦！

少女 哎！

他撲着倒了下去。

警察（對另一個警察）把烙鐵準備起來！

警察點點頭，走進警察局去。

羣衆騷擾。

檻樓的人 警察老爺，這未免太過分了，真可說是未免太過分了！是的，我是一個違背國法，沒有住家的流浪人。可是……可是（抑住悔恨的淚水，看向羣衆方面）在、在那兒的各位……可還有人認識我的臉嗎……我是在十年以前被趕出這個村子的托姆啊……

他呆呆地對羣衆那邊注視。羣衆也不可思議地對他眺望。

檻襖的人 連一位也沒有嗎？是的，已經過上了十年哪！在十年以前，我們是在這村子裏的共有地上做着種田的，安樂地過着光陰的。那時候，發生了不幸的事情，那殘酷的……嗯，可以說是殘酷的罷，還是應該說是蠻橫的呢？也不管是我們種田人的家也好，田地也好，合起軍隊的力量強奪過去，把我們種田人一個也不留的，全都從這村子裏面趕了出去。我那不願意離開住慣了的家的老婆……就是這個孩子底媽……便在家裏放了一把火，燒死在那裏面了。給拿走了房子，搶走了田地的幾萬個種田人，究竟可以到那兒去哪？那些傢伙，不懂被他們趕走的種田人底苦楚，就無法無天的在搶過去的田地上養了羊，還神氣活現的說是什麼地主呀，牧場主人呀，舒舒服服的過着日子呢！國家的法律倒會閉起了眼睛，不去管一管那批傢伙了！

警察 曄！說的什麼話！你這東西敢說冒犯國家法度的話嗎？

檻襖的人 （逐漸粗暴起來）嘿，有什麼國家的法度！既然要說法度、法度，那麼爲什麼閉起眼睛不瞧一瞧地主和領主的那批強盜！我們被搶走土地又給趕走的種田人，除去到處露天流蕩以外，還有什麼路子可以走的？誰又喜歡做一個沒有住家的人呀？既然如此，倒還說得出犯流蕩罪呀什麼的呀的話呢……還能

說着國法呀什麼的，把我帶到出生的故鄉，用烙鐵燒嗎？規定了流蕩人底兒子可以當做奴隸，連可愛的女孩子底頭頸也給套上鐵圈兒哪！（抱緊女兒）好罷，要燒的話，燒就是了！好，燒罷！

他狂暴地掙動。

那當兒，地主分開羣衆進來。

他就是往年的掠奪者。

他的旁邊跟住他底女兒。

她在劇中劇裏登場的時候，看着劇中劇的彼爾不覺喊了一聲「啊啊，阿妮塔！」一邊拍手。

和彼爾並坐着的禿頭老人，發出「噤！」的聲音阻止他。

地主和他女兒的後面，隨從了一個「白人奴隸」。

他底腳上套着鏈條。他底身體上，摺住和牛馬相等的貨物。油也似的汗水。

看罷，他底額角上，不是有一個很大的「S」⊙的字形烙在上面嗎？

他突然看出襁褓人的姿態，同時，襁褓人底眼光也和他合在一起。

奴隸 啊，托姆！

襁褓的人 哦哦，干！

奴隸想要跑過去，被地主的一擊所阻住了。
襁褓的人也爲了鐵鏈，不能走向前面。

襁褓的人（對着地主）這，這個惡魔！

他想要撲過去。

地主底女兒（神氣地對警察）把這叫化再綁得緊一些！
警察 是！

他雖想服從命令，可是一走近，就被那襁褓的人推將開來。

地主 好罷，好罷，讓他去，讓他說就是了。

襁褓的人 讓我說嘛！就是割斷了舌頭，也是要說的！爲了你這個東西，村子裏的幾千個人，都像野狗那樣的死了！死，倒還有可說的，看一看干罷，額角上給燙過那麼大的烙鐵，變成了可憐的奴隸了！干！你也一定是逃出來了被捕的

吧？（千點點頭）嘿！惡魔！我們所有的公共土地，究竟是得到誰的許可，用籬笆圍起來的？對誰通過了，養起羊來的？你說罷！哼哼，你說出來罷！

地主 哈、哈哈哈哈哈！

襤褸的人 嘿！你笑！你，你這個惡魔，人家都說是羊毛大王……哼哼，這是有法度的國家裏通行的事情嗎！我咒咀你……咒咀你……（慟哭）

地主底女兒 爸爸，走罷。實在太骯髒了。

少女（衝向地主底女兒那邊）你這造糞的東西！

鐵鏈反動地把她捺住了。

她倒在地上。

第二個警察把火拿了過來，裏面煨着烙鐵。

少女悲叫着匍匐到父親的前面去，纏住警察底脚。

少女 免去了這個……免去了這個罷……警察老爺……

地主（對警察）燙罷！

第二個警察 你得接受這個判決！

他抓起燒得灼熱的烙鐵進迫。

第二個警察 快，把胸口挺出來！

襤褸的人作猛烈的反抗。

他和警察發生了格鬪。

第一個警察把襤褸的人壓制住了。

第二個警察底手迫近他底胸口。

他逐漸失去了抵抗力。

看罷，烙鐵快要按在他底胸膛上了。

突然，少女底牙齒咬住了警察底手。

警察發出喊痛的聲音，想要逃脫她底牙齒，可是逃不開去。

少女拚着命。

警察終於推開了少女。

那一瞬間烙鐵碰到胸口底皮肉上。

啊啊啊啊的慘痛的聲音，掙動着。

少女 好，殺罷！把我也殺了罷！

她狂亂地喊叫。

看罷，橫倒在地上的檯樓的人底袒露的胸膛上，現出「V」的烙印。

在這略微以前，那看住劇中劇的觀衆，已經開始騷亂起來。

有的人退走了。

有的人一會兒站起，一會兒坐下。

斯忒林終於決然的迫近舞台。

同時，劇中劇的幕布降下。

觀衆們迅快地退走了。斯忒林鑽過幕布，到裏面去了。

全舞台黑暗。

字 幕 (劇中劇的幕布上) 這樣——

『資本，它是從頭頂直到脚尖爲止的全身毛孔中，不絕地
流淌出血和污物，出生到這世間上來的。』

字幕消失。同時，落下蒼白而細小的光線。可以看到兩個人影。

一個是站在劇中劇舞台下，對住正面的小丑，另一個是站在劇中劇舞台前端，憤然地俯視着小丑的斯忒林。

斯忒林底手按在小丑底肩膀上。

斯忒林 你是誰！

小丑 ……

斯忒林 哼，你這東西！

他突然拿掉小丑的帽子。同時，他發覺到了什麼。

斯忒林 啊！你是丹尼挨爾！

小丑 ……

②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六二七頁。（譯者）

③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六五〇頁。（譯者）

斯忒林 丹尼挨爾！

小丑 ……（過了一歇）

小丑就是丹尼挨爾，濃塗過白色的粉和紅色的胭脂的臉龐，略微向下默然地低垂。
淚水流過白粉的臉頰。

斯忒林 你在學的是多麼無聊的舉動啊！你欺騙了我。你侮辱了我！不，侮辱了我們底祖先。

丹尼挨爾 爸爸……原諒我罷。

斯忒林 是你編的劇本吧？

丹尼挨爾 是的……原諒我罷……（過了一歇）可是，爸爸……我……不能讚成爸爸說的，還有那教授說的話。那不是真理，是欺騙！

斯忒林 你還想頂撞嗎？

丹尼挨爾 並不是頂撞……不過，爸爸，對於說的、所謂資本家的富裕是託勤儉的福，而多數人的貧窮是爲了懶惰的那種想法，怎麼能夠讚成得下呢？

斯忒林 那麼，究竟該怎麼說呢！

丹尼挨爾 在名譽和光榮的內裏，却流動着掠奪，殺戮，和壓迫的血。

斯忒林 什麼！

丹尼挨爾 （一邊陸續退開一些身子）當然，也還不止這一點兒。可是，爸爸，請你想一想歐羅巴底財富的內裏情形罷。把阿非利加的土民活生生的活埋，從英國的農家那兒搶劫了土民，壓迫了印度人，對世界中的弱者，用盡無法無天的和殘酷的手段，方才流到歐羅巴有錢人手裏的資本，有的是太巨大了。是的！正是這樣的呢！

斯忒林 你無論如何要任性地對我們，不，對你自己本人是資本家，非得加以攻擊不可嗎？

丹尼挨爾 但是，爸爸……因為是真理，也是沒有法子的。資本，滿是血腥。是使全身的毛孔裏淪下血和污物而產生出來怪獸！

斯忒林 你真是多麼……

丹尼挨爾 （緊握住父親底手）爸爸，所以，爲了消滅過去罪惡起見，對於在爸爸工廠裏做工的勞働者們，請你再多生一些溫和的心意罷。爸爸實在太過分的做着資本家。人家對於爸爸很不滿意呢！

斯忒林 不管人家是怎麼樣，我都是拚命地努力着，爲着國家的產業呀！有什麼不滿意的？

丹尼挨爾 說的並不是你努力的不好。是要請你不要過分。比對付牛、馬還要殘酷地，使勞働者在一天裏面做上十六個鐘點十七個鐘點的工作，在英國現在的時世裏，不是已經快要成爲過去的故事了嗎？就是資本家議會的法律，不是也禁止着強制施行過度的勞働時間的嗎？事實既然如此，爸爸爲什麼獨自一個，依然違反着輿論大勢，買着人民的惡感呢。

斯忒林 法律嗎……太傻了。勞働時間限制法，才正是毀壞國家產業的東西。我是斷然反對的。我是個愛國者。

丹尼挨爾 爸爸，是個愛國者的話，也請你愛那全體的國民罷。正因爲太過分殘酷的使用着佔國民多數的勞働者，以致勞働者階級的全體都快死亡的、沉痛的事實，英國不是在眼前就可以看到了嗎？連有力購買勞働者的製造業者，也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不是就在昨天事情嗎？

斯忒林 別說馱話！單是勞働者却並不是國民！國民的繁榮，當然是非得犧牲勞働者不可的！你儘是說勞働者、勞働者、職工是什麼東西？職工的反抗是什麼？

那批傢伙們能做些什麼呀？

丹尼挨爾 爸爸！那是斷然不能說的！去世的爺爺，在工錢便宜的德國 什雷西恩地方投資，創造起來的紡織工廠怎麼樣了？連產業發達落後的德國，爲着兩次的罷工，工廠不是快要毀滅了嗎？何況，勞動者的力量，還在成長起來。爸爸，你可有知道沒有？什雷西恩破壞爺爺的工廠，處了死刑的那個人底孩子，現在已經到流居到英國來了。

斯忒林 那又是怎麼說呢？

丹尼挨爾 而且，他還在爸爸的工廠裏做着工。他是個勞動者聯合會底有力的戰士呢。

斯忒林 什麼！（抑制住自己）傻瓜！在我的工廠裏面，是斷然不准許有勞動者聯合會的！

丹尼挨爾 不准許也會生長起來的。

斯忒林 破壞他們！

丹尼挨爾 立刻又會復活的！

斯忒林 傻瓜！你感冒着無聊的流行思想了。所以會做出小丑的行動，來反抗我

哪！

丹尼挨爾 ……

斯忒林 好罷！我總得盡量貫徹我的意思給你看！我接到內政大臣官府的意見交換會的招請，我要在內政大臣的面前，堂堂正正的表白我底意見。我不喜歡那荷爾訥監督官；一方面是國家的官吏，一方面又是那樣的人，才會把不良的思想移植到青年的你們身上呢！豈有此理……太豈有此理……（走動）

丹尼挨爾 （追在父親後面，握住他底手）爸爸！我……我……怎麼好呢……

斯忒林 （摔掉他底手）小胆的哈默萊特⊖！

推開丹尼挨爾，匆忙地走了。

丹尼挨爾獨自一個，在集中光線裏面現出苦惱的神色。

第四場 內政大臣官府中的論戰

內政大臣官府。

以內政大臣爲中心，正在進行會議之中。

議論！

會議的人——

內政大臣直屬工廠監督官荷爾訥，此外，另一監督官M。

資本家斯忒林，此外三、四名。

資本家A和B對着荷爾訥，拍着桌子進迫。

內政大臣制止他們。

資本家們突地站起來。

① Hamlet 英國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所作五幕劇。故事爲：丹麥王子哈默萊特由

父王亡靈，得知殺害父王者爲其現王之叔父，於煩悶、苦惱、懷疑、逡巡結果，終得完成復仇工作。這裏是指丹尼挨爾像哈默萊特那種憂柔不決而又懷疑的性格。一般稱爲『哈默萊特型』。

(譯者)

資本家 A 說得太過分了！

資本家 B 這是胡說霸道！

資本家 C 失言得很！

荷爾訥監督官（安定地）本官衷心希望現在所說的話，是一些失言。可是，遺憾得很，現在的狀態之下，却不能說是一種失言！

資本家 A 把我們英國的企業家，來和那野蠻的多瑙地方的領主相比較，這不是侮辱我們，又是什麼呢？

荷爾訥監督官 爲了避免誤解起見，再附帶的說一下罷。正像各位所知道的那樣，在那多瑙地方，就是目前也還是進行着封建的農奴制，農民把勞働區分成兩部分。也就是某一一定時間，在自己本人的田地裏工作，得到生活的糧食，可是其他呢，就得受支配到領主所有的田地上去工作。在領主底田地上工作的生產物，就得全數呈獻給領主。因此，領主討厭農民在農民所有的田地上工作，便強制的延長在領主所有地上勞働的時間[⊖]。這也許是當然的慾望罷。然而，文明國家的資本家，要想自行延長勞働時間的態度，和這個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資本家 A 等一等！

荷爾訥監督官 請你聽着。企業家正好像有着要把勞働時間，無限制地延長到十個鐘點、十二個鐘點、或者是十六個鐘點的傾向，關於那慾望底本質來說，和那多瑙的領主，可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資本家 A (憤然地) 侮辱！這是侮辱！是不可寬恕的侮辱！

斯忒林 (裝腔作勢地) 荷爾訥先生，你究竟以爲多瑙主義是好的呢，還是壞的？

荷爾訥監督官 當然是壞的。

斯忒林 那麼，也該是說資本主義是壞的了。

荷爾訥監督官 也許是的。

斯忒林 嚕嚕，這倒怪了。

荷爾訥監督官 可是，我說的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是」、或者是「非」。我說的
是：現代英國的各個資本家，在運用資本主義，過於被自己底慾望所捕捉住的
一點上。不，說的是弊害太大了。

資本家 B 說的什麼話！

斯忒林 (制止) 等一等。

內政大臣 請各位注意，希望各自冷靜地發表議論。本人自己想要由了荷爾訥君的提案，傾聽一下工廠監督官，以及事業家諸賢的，冷靜而又無我的意見，請以這個態度繼續下去才好。

荷爾訥監督官（對內政大臣輕輕一禮）所謂慾望云云的辭句，我是不辭取消的。

不過這裏想要加重說的，是資本家諸氏，爲着過於匆急延長了勞働時間，以致法律規定的勞働時間的限制，幾乎快要成爲一紙空文了。（看了一下內政大臣）閣下，本官對於這一點想要特別的申述一下。本官自從受命就職內政大臣閣下直接統制的工廠監督官以來，到現在已經多年了，關於勞働者的生活狀態，每年都有兩次詳細的調查報告書，呈送到大臣的手邊。我們每一年的報告，幸而都在議會中作爲問題，關於勞働時間，在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實施世界最初的工廠法^①之後，對成年勞働、婦女勞働、兒童勞働全部，多少進行了一些法律的限制。這一點，自從十四世紀中期直到十七、八世紀的終了爲止，看到了屢次發表的勞働時間延長的強制法規，誠然是不勝欣快的事情。然而，本官衷心認爲遺憾的是：多數的工廠主，對於已經在議會通過的勞働時間限制法，有的是拒絕實行，有的是意識地曲解，有不及的時候，還借名陳情，迫住當局改變，

到今天爲止，有着屢次使真正的國家的法律，不發生實效的事實。

斯忒林（憤然的站起身來）荷爾訥氏現在所說的話，實在是不忍卒聽的。像他那樣的人物，担任着應該是嚴正非常的工廠監督官重職，實在爲國家不勝寒心之至，我們……

內政大臣 希望在議論中不要摻雜情感……

荷爾訥監督官 我們英國，就是在資本主義各國之中，可算是他們的大前輩了，同時，在那矯正與修改上，是個先驅者，本官認爲是名譽，也是值得驕傲的。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對特定的產業部門，實施了可以向世界誇耀的十小時勞働制。還有，對於婦女和兒童，設立了特別的保護法。然而……然而……近來的勞働者在呼號着什麼呢！不是喊着十小時勞働制，是一片欺騙，議會的欺詐，資本家的奸計嗎？這證明的是什麼呢？是那一個人的罪惡呢？

斯忒林 他們是在抬高自己！他們是不知道義務的人！不知道恩義的動物！

荷爾訥監督官 並不是如此的。使純真的勞働者這樣地在幻滅中哭泣，在議會的欺詐中忿怒的，實際上是資本家自己！

資本家 A 太不像話！取消！

資本家 B 這是侮辱！是對全體企業家的侮辱！

荷爾訥監督官（勇敢地）祇要是正義的命令，本官是任何時候可以拋棄官職的！
斯忒林 並不是把你的一把椅子，當作是個問題。現在你的暴言，是拿什麼當做根據的？

荷爾訥監督官 例如說罷，法律限制延長的時候，就逃向那悲慘的稱爲輪班制的新方法，殘酷地把少年女子像驛站的替馬那樣地驅使，爲着不忍默視那悲苦的實情，議會就在一千八百四十四年議決了廢止輪班制度，然而企業家不是逼着內政大臣，使我們工廠監督官縮小告發不正工廠主的範圍嗎？

斯忒林 ……

荷爾訥監督官（對斯忒林）你不是那行動的急先鋒嗎？

內政大臣 荷爾訥君，你說的話不是太激昂了嗎？安靜一些說罷。

荷爾訥監督官 閣下！本官的心意是極其嚴肅的。請你原諒這一點罷。關於我國勞働者的命運，我是拋棄了身命而說的。

斯忒林 對於罷免荷爾訥監督官的要求，出席的各位該沒有異議吧！

資本家 A 當然。

資本家 B 閣下！（想要站起身來）

荷爾訥監督官（激昂起聲音）由了閣下的命令，要罷免本官的話，也是沒有法子的。不過呢，祇要本官尚且擔任現在官職的時候，是不能不完成監督工廠主的責任的。假使就這樣放任的話，勞働者階級除去全體滅亡之外，是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況且，現在正是把勞働者視作危險，敵視的聲音充滿全國的時候。勞働者成爲產業的破壞者，成爲和平的攪亂者的反宣傳，到處都在進行。工廠主惟恐失去這個機會，不是正要公然的開始工廠法的反對運動嗎？危險的果真是勞働者嗎？並不是。危險的是企業家自己。

內政大臣 荷爾訥君，你太興奮了。我雖然尊重你的主張，但是，也不能不細細的聽一下企業家諸君的意見。斯忒林先生，依照你的意見，該是爲着發展國家產業起見，勞働者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把？

斯忒林 首先，應該是這樣說的。荷爾訥君，他忘却了產業的使命。不，他忘記了國家。爲了英國的產業，能在世界稱霸起見，是不能縮短勞働時間的。不但如

此，縮短勞働時間，對於勞働者自身，也會發生不利的結果的。

荷爾訥監督官 爲了什麼呢？我有些不清楚。

斯忒林 你想一想罷。例如說：十五個鐘點的勞働，受到允許的那個時期裏，他們在工場裏面，可以有法定的膳食時間，也就是說可能有一個半鐘點吧？可是，到被限制在十個鐘點以後，又怎樣了呢？例如說，自從改成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七點爲止以後，進食的時間就變成祇有九點前的一個鐘點，七點後的半個鐘點了。

荷爾訥監督官 你是誠心的在說那些話嗎？

斯忒林 當然是誠心的。也就是說，雖是遺憾，但事實上變成在工廠裏不能使他們有進食時間的結果了。（笑）

荷爾訥監督官 難道說，那也是你誠心在說的嗎？那種態度，可還有資格說國家的產業嗎？

斯忒林 正因爲有，所以說的！

內政大臣（制止）依我的意思看來，以爲兩種主張都有一理的。也就是說：過度的延長對於勞働者是大殘酷了，這在議會也是承認的。那麼說時，要把它限制的

話，在國家產業的發達上，就發生了障礙，問題就在這一點上了。

工廠副監督官M 是的，閣下。我們工廠監督官所煩悶的地方，正是在這一點上。是的。

斯忒林 那也用不着煩悶呀。我相信長的勞働時間，結果還是對勞働者的温情，這樣說了，如果把時間縮短罷，爲了償補那不足起見，企業家在打算上就不能不採用某種方法，這一點是要請加以考慮的。荷爾訥先生對於這一點，是怎樣想法的呢？請你發表一下罷。

荷爾訥監督官 那也用不到說的了。你自己便是一位最清楚這一點的人。你不是那種方法的勇敢的實行者嗎？

斯忒林 那麼，沒有別的方法……（吼叫）

荷爾訥監督官 不是沒有別的方法。我從你底工廠裏的職工那兒，是常常聽到哀求的。你在有一家工廠裏，甚至還禁止職工在工作時間中揩汗的吧？

斯忒林 我並不說沒有。所以囉，不是把勞働的時間放長一些，給他們有揩汗的時間呢，還是汗也不給他們揩拭，盡量的給他們早回去二十分鐘或是三十分鐘呢

……以爲職工會選擇那一方面的呢？

荷爾訥監督官 閣下，我在這兒，當面碰上了極其嚴肅的事實。現在斯忒林先生所說的話，便是過去我們曾經報告過閣下的事情。自從所謂法律開始限制勞働時間以來，有許多工廠，就愈加對職工發生了猛烈的強迫作高度勞働的傾向。對於這個，法律的取締，幾乎是不可能了。因此，可以看到勞働者的健康狀態，比限制以前還要更行惡劣下去的傾向。到了這裏，爲着保護勞働者的健康起見，對於限制時間的究竟是「是」或者是「非」的困難問題，就不能不再次的加以考慮了。

內政大臣 噫，噫。

斯忒林（得意地）國家可以用國家的法律，來把勞働時間限制成三個鐘點，也是可以的。但是，那時候……我說的是那時候，恐怕職工在勞働的手和腳底速度，就非得加強到五倍或是七倍不可罷。那樣的話，就非得把全英國的勞働者，差不多都變成癱瘓病的患者不可哪！如果說那也不行的話，希望政府對英國的全體企業家，選擇一條道路，頒布下自殺的命令。

內政大臣 噫，噫。

荷爾訥監督官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除去訴諸企業家的道德心之外，便別無其他方法。

斯忒林 不過，假使在企業家看來，道德心常常會是自殺劑的場合呢？

荷爾訥監督官 ……

斯忒林（加強着語氣）政府用法律追擊企業家，更想揣出所謂道德心的毒藥……

而且還對於企業家，強行保守國家產業的任務……這真是多麼強橫的態度！

資本家 A 是的！

資本家 B 說得很對！

荷爾訥監督官 閣下！因為如此，在紡織工廠裏面，甚至對孕婦也不准有一分鐘的休息。尤其是在彼爾氏所經營的木棉工廠裏面，常常發生有流產的人。然而法律，對於這還不能有什麼阻止的方法。閣下！應該再依靠法律呢，或者是……

斯忒林 是什麼！

荷爾訥監督官 還是應該等候勞動者自行奮鬥呢……

斯忒林 所謂等候，指的是什麼事情！

荷爾訥監督官 不幸得很，本官所達到的結論，是所謂除去等候勞動者自己起來抗

爭以外，沒有旁的辦法。閣下！工廠監督官自己已經站在歧路上了。

黑暗。

傳播的聲音（黑暗中，羣衆有彈力的堅強潑瀾的喊聲）

可憎的

坩堝裏燒的

赤熱的劍

打罷！

打罷！

打罷！

爆發的

火焰中鍛的

反叛的劍

擋罷！

擋罷！
擋罷！

爽朗的

朋友守護的

團結的旗

去罷！

去罷！

去罷！

第五場 吸血鬼

斯式杯造機工廠。

造機工廠，就是製造機械的工廠。是屬於所謂「製造生產手段底產業」的，也是「製造機械的機械」的使用處。

這一場裝置的主要着眼，是在於把這一點作立體的象徵表示。

背景銀幕 (Back-Screen) 上使用放射影繪，同時，由其他裝置技術構成象徵的線條和形態。不一定要說定是某種機械。請裝置者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編第十二章。

工作中的金屬性音響。

映在背景銀幕上的熔鑄爐的紅色映光。皮帶迴轉的線飛躍着。

烟的影繪正在上昇。

勞働者們正在不絕工作。

湧出在他們皮膚上的熱汗，由着配光的角度，閃閃的照射到觀衆底眼睛裏。

工作場的一角，貼着一張激勵的標語：

「懶人誤事」。

工廠的工頭進場。

常常穿着馬靴，是他底趣味。

他迴看了一下工作場裏面。

他底手突然放到在工作台旁邊的一個旋盤工人底肩頭上去。

工頭 你這懶坯！過來！

他把那個工人像要拖倒他似地拉到中央。

工頭 你這東西真是多麼懶惰！等你做完，那鐵都會爛掉的了！

旋盤工人 給齒輪軋傷的痛，還沒有褪……（伸出左手）

工頭 這是懶惰是賞賜！

旋盤工人 那未免說得太過分……

工頭 什麼太過分！你這東西因爲是個懶鬼，所以會給轉的東西拖着跑呀！大概像你這東西那樣的笨蛋，不像是做這種工作的人。啊，這是什麼！誰把這種椅子拿進來的！哼哼！該是你這東西囉，難道忘記了在工作時候，絕對禁止休息

的嗎？

抓起破舊的椅子毆打。這時候，另一方面發出嘶喊的聲音。

整盤工人 啊，痛！

在那喊聲同時，大家都對一邊張望。

那兒有一個整盤工人，按住腳趾，在痛苦中蹙起臉龐。

工頭 (衝到他那邊去) 噍……給我瞧！(把那握住的腳趾，扯得像要扳開似地噍

望) 噍！裝出多麼笨的聲音！難道不知道血要從一枚釘那樣的洞裏才能流出來嗎？

整盤工人 痛！痛得很……

工頭 要繳罰金啦！

整盤工人 (突地生了氣) 你說什麼！這麼費事的大傢伙，也沒有幫手，就叫人挽

嘛！你這罰金的強盜！

工頭 你這混帳東西，說我是罰金的強盜嘛！呸，我幾時做過罰金強盜的！(氣得

好像發了狂)

整盤工人 正因為做過，所以這末說的！自從你做了工頭以來，不是對那因做工而受傷的人，要過罰金的嗎？這和我們的意思，完全是相反的。我們以為在工廠裏受了傷，拿出一些醫治的津貼，是一件應當的事情，可是你們是怎樣呢，祇要我們受到傷，就高興起來，還要收受罰金呢！嘿！和老頭兒一樣的，偷偷摸摸的搞着哪！

工頭 狗！你這東西！

整盤工人 等一等！（分開）

整盤工人 你到這兒來的以前，是在彼爾的木棉工廠裏的吧？我知道的，肚子裏有了孩子的本底老婆，在工作中倒下去了，說她是休息，拿過十辨士的，便是你這個鬼！嘿，那種做事的樣子，討好了資本家，才把你拉到這兒的工廠裏來的吧？

聲音 是的！

聲音 對，你鬪下去！

工頭像發瘋似地衝過去，可是兩三個工人，不使他碰到受傷的工人。
這時候，第二個工頭奔跑進來。

第二個工頭（慌張地）來了，來了，老闆來了！

他做然的學着昂然地走路的神氣，立即奔跑出去。

第一個工頭慌張起來。

工頭 工廠老闆來了。他要巡視一下工廠。他要觀察一下你們是怎樣勤勉地在工作。明白了沒有？別疏忽了才好，懂了沒有？希望你們努力一點！

但是職工們對於他的命令，聽了儘是嘻嘻的笑。

有的人喊出嘲笑的話。

當然，正在做工作的人，也停止了做工作的手。

工頭（快要哭出來似的）拜、拜託你們……

聲音 不高興！

聲音 哈哈哈哈哈！

聲音 拜、拜託你們……（笑聲）

工頭 拜、拜託你們……剛才說的話都是胡說，開玩笑的！不會拿罰金的……拜託……請你們開始工作……

聲音 瞧他的那種樣子！

工頭（突地生氣）哼……那麼，你們這些東西……難道要組織聯合會……（又突然改變態度）拜、拜託。（拜的舉動）啊……完了……已經來了……

他慌忙地走到進門口的地方去。

旋盤工人（對衆人）嘿，多可憐。我們且裝着樣子做罷。

衆人笑着開始工作。

斯忒林一邊和工頭說話，一邊進來。

工頭 是，是的，一切，那、嚶嚶，情形很好，是。

斯忒林 唔，辛苦，辛苦！

工頭（大聲喊叫）工廠主人來了！

勞働者們現出「你說什麼話」的神氣，做着工作。

斯忒林奇怪地皺起眉心。

工頭揩着汗水。

斯忒林 沒有什麼變化嗎？

工頭 是的，一切、都……

斯忒林 都是什麼！

工頭 都是很平穩。

斯忒林 不是太平穩過分了嗎！

工頭 是！

斯忒林 （側起頭把工頭拉到一旁去，低聲地）怪了，今天任何一個工場裏都有些

奇怪哪！

工頭 什麼……那……

斯忒林 說的什麼呀！有對大家訓話的必要，叫他們停止工作！

工頭 是！（軍人式的）停止工作！謹聽工廠主人的訓話！

斯忒林 對你們有幾句話要說一下。我們英國產業的發達，是在於你們肩頭上面，我相信你們一定充分知道的。尤其是造機產業，因為是爲着其他一切的產業起見，製造出他們所需要的機械的產業，所以不能不說一句是一切產業的基礎。然而，政府却實施着勞動時間的限制法，以致妨礙了你們完成重大的使命。

可以聽到笑聲。

斯忒林 （對那有笑聲的一方面睨視）那一個，在笑！政府的這種沒有見識，才是值得一笑的。像這一種事情，實際上，無論是爲你們罷，也不能不說一句是萬分遺憾的。然而，爲了這種法律所引起的國家的損失，應該怎樣地補救呢？那是：諸君對於產業，自己要有更深的覺悟，爲着社會，而且也是爲着國家勞動。也就是說，以前在十五個鐘點裏面做的工作，現在以十個鐘點來完成它，和以前比較起來，你們不能不多開一倍半的馬力了。不要輸給機器！要比機器更敏速地勞動！這種精神，才正是守護機械的神明！不是那樣地做的話，那麼，我們底祖國是會滅亡的！加緊工作！是的，應該是這樣的！明白了沒有？（忽然發現腳邊有一枝香煙蒂頭）是那一個！在工作中抽煙的是那一個！（拾

起香煙蒂頭給工頭看）豈有此理，工作時間中抽煙，真太出乎意外了！難道不知道產業的進步，就要遲掉這些時間嗎！大體上說起來，你們在工作的時候，連揩汗的時間也是不能不加以節約的！（忽然，他底眼睛又落到摔倒的椅子上面）那又是什麼呀！

工頭 是，是的……那……

斯忒林 你在彼爾君底工廠裏的時候，不是有着那麼些的愛國精神嗎？然而，這又是什麼呢！你難道允許在工作時間中休息的嗎？

工頭 他……瞞過了我……把那……拿進來的。以後決計不致會發生這……是！

斯忒林 出乎意外！太出乎意外了！

這時候，內部看不到的那一方面，可以聽到有抑制住的，「軋住啦」的喊聲。大家吃了一驚。同時，所有的動力都停止了。出現沉寂的瞬間。

影繪的皮帶中止迴轉。

同時，工作場的內部發生騷擾的聲音。

有的職工跑到那一方面去。

相反的，有走近過來的腳音。

聲音 本！是本！

工頭 啊……

他跑向那一邊去。

不多一會，一團職工揸住一個工人進來。

工人被放倒在地面上。

他像死掉了似的毫不動彈。

他正像被人喊做『鬚髭的老本』那樣地，是個滿臉都是鬚髭的漢子。

訓話的空氣，立刻受到破壞。

工頭 嘿！是皮帶嗎！

勞働者甲 （興奮地）是的，嚼嚼嚼的轉上了五、六次，還以為是給咬住了呢。接着，就像爛泥那樣地，給摔到地上來了。（對橫在地上的人）嘩！本！本！提起精神來呀！

衆人都圍住他的周圍。

勞働者乙 不行了吧？

勞働者丙 真可憐……因爲是大皮帶呀……祇不過一閉眼睛的工夫，這麼大的身子就像箭那樣的給捲到天頂和地面的中間去了。噲嚕嚕的，儘是轉……喂！（把耳朵捺到他胸口上去）喂！本……！醫生！醫生呢！

工頭 （同樣地也把耳朵捺上去）那裏，還有氣……祇不過是昏了過去。

斯忒林 這太不像話了。所以會引起這種事情，都是你們太慌亂的緣故囉。爲什麼不安定一點的做工作呀！

工頭 正像工廠主人說的說樣，大概你們……

聲音 什麼，你這拍馬屁的狗東西！

工頭 是那一個！

勞働者甲 （睨視着工頭）是爲了慌亂呢還是爲了什麼緣故，可不知道。不過，既沒有安全的設備，又把人像牛呀馬呀那樣的抽着屁股，不斷的使用的時候，當然要給皮帶捲住的！因爲是一個人，總有疲倦的時候呀！

工頭 你在胡說些什麼！

斯忒林 這種東西，當天就歇了他！

勞働者A 什麼！現在瞧罷！

斯忒林 一—的同情着你們的過失，競爭得這末激烈的企業，還能搞下去嗎！裝着假死狀態這些工夫的工錢，還是要扣除的，記着罷！

激昂突然高漲起來。

這時候，昏厥過去的本，回過氣息來了。

他撫摸着滿是鬍鬚的臉龐。

充滿了『啊啊，好了，好了』的歡樂的喊聲。

大家安心下來。

這時候，有一羣工作人員進來。

走在最先的，就是從德國驅逐出來，經過二十幾年以後的卡爾。

過去在什雷西恩的工廠磚瓦圍牆下，破壞機器的叫喚聲中呱呱墮地的他，已經養育成了一個鬪爭的青年了。

工頭 你們是誰！做什麼來的！

卡爾 有事情對工廠主人要求來的。

工頭 (吃驚地) 敢情是……

卡爾（對斯忒林）我是一個在第二工作場做工的。第二工作場是不必說了，同時也代表其他五個工作場職工的意志，有一些事情對你要求。

斯忒林（退後一些，對卡爾睨視）你，你是誰？

卡爾 祇要問你的公子就可以知道了，是一個和你特別有緣的人。

斯忒林 唔唔，是嘛，是你嗎……生在德國的吧？

卡爾 是的。

斯忒林 勞工聯合會，在這工廠裏是斷然不准許的！

卡爾 我並沒有問你是不是准許。因為並不問有沒有發生陣痛，要出生的還是會生下来的。現在對你要求的事情是：關於六個工作場全職體工的待遇問題。

斯忒林 沒有聽的必要。

他生氣地想要退走。

卡爾 等一等！

他站到斯忒林前面，擋住他。

卡爾 新的六個工頭就職以來，職工的待遇，實在是殘酷極了。

工頭 出去！

其他職工攔住想要把卡爾推出去的工頭。

卡爾 和奴隸相等的過激的勞動，不絕地從我們底身體裏，搶走了血和肉。工頭常常在手裏拿住鞭子，強迫我們做那終究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勞動。例如說：要把過重的東西拿起來，非得把一天才能完工的東西在半天之中做成，把吃食的時間減半，廢除所有一切娛樂設備，工作中休息一下的就得挨到鞭子，祇要一站到工作的地位上去，就不准在那場所轉動一下……說什麼不要輸給機械，一切都是

都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進行的。得不到休息的旋盤工人底脚，可知道已經慢慢地快要變成弓字了嗎？極其疲勞和衰弱的職工，不是碰上皮帶，就是給齒輪咬去了肉的情形，不必說是當然的了。再是這樣下去，我們到底是要維持不了生命的。遠不如把我們當作奴隸，在我們頭頸裏套上鏈條，在脚上鎖上鐵鎖的好！

聲音 對！

聲音 對！

斯忒林 你說的，不過是誇張而已！

卡爾 並不是誇張。事實還比這些更厲害！

斯忒林 即使那都是事實，也不是我的罪惡！

卡爾 那末，是誰的罪惡？

斯忒林 是政府的罪惡！

卡爾 把所有的罪惡，全部都轉嫁到勞働時間限制法上去，是你到今天爲止的常用

戰術。然而……

斯忒林 （大聲地喊叫）且慢——所謂轉嫁是什麼事情？不是我要轉嫁的，是政府沒有見識的當然的結果。所以我，爲着你們的幸福和康健，曾經發動過勞働時間再延長的運動。

卡爾 是罷！因而，想叫勞働者在一天裏面，做二十六個鐘點的工作吧？

聲音 是啊！

卡爾 可是，對於你的這種詭辯，勞働者已經不會再受欺騙的了。所有的罪惡，是

在於資本家不知飽滿的貪婪上，那，在勞働者都已經知道的了！

斯忒林 說什麼！

他對工頭眨了眨眼睛。

工頭順着他的意思，想要把卡爾拉走。

卡爾把他推開。工頭跌倒了。發生了笑聲。

卡爾 我們首先要廢除和監牢相同的工頭制。

工頭 狗！

撲將上去，可是又被推倒了。

卡爾 要你挑選一下：在我們腳上鎖上腳銬，不然的話，就得承認，我們底手臂和腳，是肌肉做成的！

對工廠主人進迫。

斯忒林 沒有回答的必要！

他想離開。

想要阻止他的人羣的圍牆。

工頭和他們之間發生格鬥。

斯忒林趁這不備的機會逃走。

接着，工頭也捧住頭逃脫。

混亂！罵聲！

幾個人追趕他。

卡爾 等一等！（等候衆人平靜下來）祇有關爭！趁着現在這個氣勢，我們要立刻

把勞工聯合會組織起來！

聲音 是的！

聲音 勞工聯合會！

卡爾 沒有團結和組織的地方，就沒有真正的鬭爭。四分五離的反抗，不過是蠢動而已。我們是活的！所以要對吸血的東西跳將起來！我底父親是在德國處了死刑的。因為破壞了工廠的機器，我從母親那兒聽到的，父親的那個時期，勞動者在一天裏面要受到十七個鐘點，不，是十八個鐘點的使喚。然而先覺的勞動

者底反抗和輿論，把那減縮到十個鐘點。可是，資本家對於這一種事情是不肯甘心的。傢伙們就採取了第二種戰法。那就是把筋肉和鋼鐵同樣地使用。鬭爭罷！結束它！是死，不然便是解放！團結起來罷！

聲音 團結！

聲音 團結！

聲音 團結！

勞働者有力的呼應和歡聲。

構成了立體的、象徵的集團。

舞台的燈光消滅了。

那立錐式地集結起來的人的金字塔上，飛映上影片的光線。

他們伸向天空的手，很大地映在背後的背景幕銀上面的下部。

於是，在那上面，象徵團結起來的幾十條手臂，構成了形體的映像。

同時就放射出下面那樣的字幕。

字幕 1

勞工聯合會！

字幕

2

那是防止吸血鬼底
滿是血腥的嘴唇的
盾牌！

所以，首先第一

那是

防禦的武器！

字幕

3

不久之後，那將成爲
顛覆資本主義的

矛！

是黎明的

號角！

字幕

4

雖然如此，資本還是——

「死的勞動，像吸血鬼似地，是剝削着活的勞動才能生存的。它愈是剝削活的勞動，就愈加能夠生長起來。」

——資本論第一卷①

字幕 5

那麼，怎樣才能

生長起來呢

那規定了的

第一手，便是

延長勞動時間！

（回憶一下亨斯兄弟！）

不過，先把

局面看一看罷

影片 1 （在背影銀幕的上部）

①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七四頁。（譯者）

字幕 6

(在影片1下部)



這時候的

剩餘價值率……全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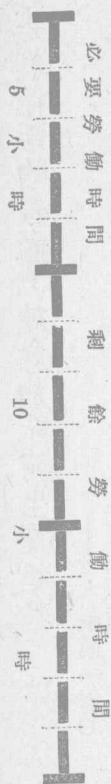
$\frac{5}{5}$ (一百分之二百) !

這還不夠

加緊剝削罷!

影片 2

(影片1逐漸延長，改成下面那樣。隨着字幕6的「加緊剝削罷」一句，每一個字增加起來，左圖也每一小時增加一段，至十個小時才止)。



字幕 7

這可怎麼樣啦！

剩餘價值率……：全然是

10/5（一百分之二百）！

假使『勞動者』是

『不會死的動物』

一天二十四小時！

那可多麼好啊！

字幕 8

不幸得很

勞動者是活着的

所以——

『標準勞動日的規定，在資本制度生產的歷史上，是作為關於限制勞動日（勞動時間）而出現的鬭爭。是全體資本家的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勞動者階級的鬭爭。』

字幕 9

規定了的第二手！

那是搶劫的手

是直接的加強勞働！

看罷！

工頭制度！（用鞭子抽哪！）

罰金制度！（肚子裏的孩子死了，也不准停頓！）

騙人的獎勵制度！

還有，陰險狡猾的

包辦工錢制度！（別給這傢伙欺騙哪！）

字幕 10

第一手

種二手

這是榨取『絕對的剩餘價值』！

不過

這兩手……

碰到了

『生理的』『道德的』

限界上

是原始的本樁了。

在這兒，資本家

眺望着局面

調查了情況……

那末，他的新手是？

黑暗。

○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七五頁。（譯者）

第六場 地獄回來的本

卡爾家的隣居，「鬚髭的老本」底貧苦住家。

他自從發生皮帶的事情以來，便被人家喊作「地獄回來的本。」

他像熊也似的鬚髭，格外增加了悽慘的意味。

他走路是跛腳的。機械搶去了他底走路的自由。同時，跌撲從他那康健的腦作用中，抽掉了什麼東西。

他的前面，放着用紙搓圓而做成的兩三個玩偶的頭。

他把那些掛到牆壁上去。

本裝出野獸似的姿態，睜視那些玩偶。

屋角落裏，他底女兒伊隆卡（十歲光景的小姑娘）抱住幼小的妹妹，呆呆地注視着父親的樣子。突然，他底拳頭飛向玩偶底頭。

地獄回來的本 你這可惡的東西！

接着又飛向第二個玩偶底頭。

地獄回來的本 你這東西也是的！惡魔！惡魔！你這個惡魔！跟着皮帶嚼嚙嚙的轉
了一套！結果，哼，走到地獄的門口去，回來了一瞧，腳就站不起來了……啊
哈、哈哈！斯忒林！你記着罷，把人搞成殘廢的了，到後來，還歇掉了
我的工作！你這可惡的東西，彼爾！你這東西，是吃老婆和小鬼頭的傢伙！我
要叫你這樣哪！

他打第二個頭。

地獄回來本 怎麼樣，地獄回來的本老爺的……（突然捧住了頭）痛、痛、痛呀！

伊隆卡 爸爸……（畏畏縮縮地走過去）

地獄回來的本 （忽然看到伊隆卡抱着的幼女）嘿，這猴子！

伊隆卡逃開。

地獄回來的本 （追在後面，看住孩子底臉龐）老東西！你這是什麼臉孔呀！是衰
老的大猩猩[⊖]，廢物！怪不得你的爸爸……哈、哈、哈哈……

他放出半瘋狂的笑聲，走出去。

地獄回來的本（站在門的地方，反覆地裝出摔掉什麼東西的樣子）這個！這個！

這個！哈哈哈哈哈！（出去）

卡爾和他底老母進來。

這兩個人望着出去的本像瘋人似的舉止。

卡爾底老母……從德國驅逐出來以後的二十幾年的勞苦，在她底白髮上留下了痕跡。

老母（逗弄伊隆卡底妹妹）好孩子，好孩子，可憐見的。

卡爾（呆呆地注視着孩子底臉龐）媽媽，這是人底孩子啊。

老母說的什麼話呀？

卡爾爲了安眠藥的緣故啊，媽媽。彼爾的木棉工廠裏，有孩子的母親，都給孩子吃下安眠藥，無理的叫孩子睡覺，瞧這個臉孔，因爲中了藥的毒性，完全像是個小老人，或者是猴子了。媽媽，可以有這種事情的嗎？噯，這樣殘酷的事實，能夠允許它存在這個世界上嗎！（猛烈地揮動拳頭）我，看到了這個孩

子，就會想哭。（過上一歇）伊隆卡……你過來。（摸了一下她底胸膛）媽媽，你瞧這個胸口，在花邊工廠裏，因為給綁上木頭的胸襟（Corset），所以搞得這未彎的了。傢伙們，對於這樣可憐的小姑娘，連挺一挺腰背，都是不准許的！瞧着罷！就在現在這個時候了！

伊隆卡（逗弄着小女孩，現出蒼白的臉色，唱歌）

寶呀寶貝啲

睡覺罷

媽媽哭着哭着

織着布

卡爾和老母呆呆地站住了，聽伊隆卡唱歌。

① Gorilla 猿類，棲息在非洲森林中，有的身長五尺餘，全體黑褐色，面部無毛而黑，鼻扁口大，狀貌猙獰，下肢比上肢短，但善於直立，耳和人相似，臂力極強大，雌雄同居，怒時，獅子亦畏其勢。（譯者）

②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二一頁。（譯者）

伊隆卡
(繼續唱歌)

寶呀寶貝啲

睡覺罷

哭了有鬼要來

吃掉你

彼爾的惡鬼要

吃掉你！

老母
伊隆卡，伊隆卡……(揩着淚水)

青年的女工A、女工B進來。

女工A (對伊隆卡) 媽媽還沒有回來嗎？

伊隆卡 唔。

女工A (對卡爾) 你好啊。工廠裏正鬧着呢。

卡爾 噯，怎麼啦！

女工A 定了規則了呀，用很大的紙，寫上很大的字，在工廠的牆頭上貼起來了。

女工B 罰金……罰金……囉囉囉囉！動不動什麼事情都要罰金！遲到，三辨士……工作的時候離開一下機台，六辨士，唔，沒有報告跑到屋子外邊，三辨士……

女工A 忘了帶剪刀，兩辨士……唱歌，六辨士，吹一吹口哨，也是六辨士……

和人家說一句話，八辨士……

卡爾 畜生！

女工B 唉唉，怎麼辦呢！（抓扭頭髮）

伊隆卡底母親，也就是『地獄回來的本』底妻子進來。

女工A （看到她立即就問）你的工廠裏鬧得很兇呀？

妻子 （無力地）是的。

女工A 我們的工廠裏也在鬧呢。

妻子 （冷冷地）是嘛。

女工B 爲着計算點貨，又給工廠裏騙了吧？

妻子 是的。

女工B 我也曾吃到這個虧的。鬧罷！不作聲的話，那祇有死呀！

妻子（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你們年紀輕，當然很不錯，我嘛，可繼續不下去了。

因為是包工，所以祇好一心不亂的做工作……結果，有了家的人，總得拚命吓。

卡爾 對了！無論那一個，結果都受了騙，拚着命做工作啦，爲了要廢除包工制度，我們是非得鬪爭到底不可的。這正是掩蔽剝削工錢的，最最狡猾的制度！

女工A 是的，說的一點也不錯！

妻子 雖然這麼說……家裏的呢？伊隆卡，爸爸呢？

伊隆卡默默地指了一下門那面。

可以聽到外面有『地獄回來的本』底喊叫音聲。那聲音裏交織着瘋狂的爆笑。

妻子 啊呀！（一隻手從伊隆卡手裏抱過孩子，一隻手揩着淚水。對卡爾）能醫好

嗎……癩，可以醫好的嗎……？

大家默然。

妻子 家裏的他，是這種樣子了，伊隆卡被花邊工廠趕出來了……單是一個我，就不能不做上年輕姑娘的兩倍或者三倍的工作……

老母 是的。

又聽到了喊聲。

妻子低下頭出去。

不多一會，可以聽到她猛烈的哭泣聲，混在叫喚的聲音裏，但是逐漸消失掉了。

丹尼挨爾，在門口出現。

他胆怯怯的在那地方立停。

卡爾 (看到丹尼挨爾) 請回去。這種地方沒有你的事情！

丹尼挨爾 (低下頭) 本的樣子怎樣了啊？

卡爾 託你那老子的福，變成不是一個人了。我說多謝你們！

女工 A (對丹尼挨爾) 你是斯忒林底兒子嗎？

丹尼挨爾 (柔弱地) 是的。

女工 A (笑着) 哦，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丹尼挨爾 本的事情太可憐了。我是代替爸爸來道歉的。

女工B 噓！

丹尼挨爾 希望你們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很苦痛。我以為爸爸的做法是不對的。請你們寬恕了爸爸罷。

卡爾 回去！

老母（制止他）別這樣說罷，卡爾。他是很誠意的在說呢。

丹尼挨爾 是的，我是誠意的。不，我無論你們怎樣的說我壞話，也都願意甘受的。可是，我並不以為爸爸是正當的。前一次衝突的那時候，爸爸說要歇掉你的工作，我也曾極力的反對過的。

卡爾 這是用不着的討好哪。

丹尼挨爾 也許是罷。可是爸爸終於沒有聽，爸爸把你們五個人都歇掉了。結果，終於發生了抗議的事情。可是，我倒是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的。但是，由於爸爸的讓步，和你們為着聯合會的發達因而隱忍起來的緣故，方才能夠出乎意外的平靜下來。

卡爾（笑着）是的，那真是多麼平靜哪……

丹尼挨爾 不，我並不是指平靜。重新發展是當然的吧？可是，爸爸至少也不能不允許勞工聯合會，在工廠裏存在下來啦。爲着你們，爲着爸爸，都是不能不高興的事情。

卡爾 你是舉行懺悔來的嗎？我可不是牧師吓。

女工們笑了。

老母 你得了解他底意思才好，卡爾。

丹尼挨爾 不要緊的，什麼話都請說罷。我要向你求教。這社會的前途，將是怎樣的呢？我想知道這一點。每天都不能不發生罷工的那種社會，我以爲是不正當的。

女工 A （逐漸被丹尼挨爾的純情所感動了）是的。

丹尼挨爾 我有一件事情，非得告訴你們不可。現在，我爸爸的造機工廠裏，爲着彼爾先生的紡織工廠，正在製造新的自動式紡織機器。那是一個叫做弗雷伊姆斯的人發明的。（走近女工）那快要在你的工廠裏裝置起來了。到那時候……

女工 B 會怎樣呢？

丹尼挨爾 請你不要問那個。資本家的做法，慢慢的巧妙起來，在改良了的機械裏面，能夠把剝削的祕密收藏進去了。那結果是怎樣呢，倒也並不難觀察到的。

是解雇，是罷工……

女工 A 好的！我們會在那以前，搞成功的！（兩個人擁抱）

丹尼挨爾 （對卡爾）還不單是那個，在爸爸的工廠裏面，也有了可怕的新銳機械呢！

卡爾 （強力地）是嘛！陸續的來啦！唔，就是那個！

丹尼挨爾 知道了嗎？

卡爾 知道的，那是會把人底肩頭改上鐵的肩頭的，可怕的機械！

這時，喊叫聲音接近了門外。

妻子 （阻止着本）你……你……你……你……你……（突然靠到老母身邊）我想要死……想要

死……我要死……（痛哭）

老母也哭着抱住她。

本提着斧頭喊叫。

卡爾從他底手裏搶下斧頭。

卡爾 曄，本！

地獄回來的本 啊哈哈哈哈哈！

丹尼挨爾 本，對不起得很。

地獄回來的本 什麼！你是誰？

丹尼挨爾 我是代替爸爸來道歉的。

地獄回來的本 啊！大猩猩！把大猩猩給我！哦哦！

突然對抱着幼女的妻子那邊進迫。

兩個女工阻止他。

妻子的慟哭。

伊隆卡躲到屋角上去。

卡爾 (舉起拳頭高叫) 瞧着罷！就在現在這個時候！

第七場 剝削兵法

斯忒林造機工廠裏面的一部。

蒸汽機關。

中央正面，造機械的一種裝置，裝有使用自動滑台 (Slide-rest) 的旋盤機器。
影繪的一部是機械。

前方有桌子和幾把椅子。

彼爾靠在椅子裏，啣着雪茄煙。

工廠監督官（不是荷爾訥）進來。

彼爾站起身來，慇懃地點頭。

彼爾 承蒙費神光降……（有意連續地咳嗽）咳、咳，咳咳，高貴的雪茄煙，咳，咳，那有些受不了。呃，請坐請坐。（移動一下椅子）無論是企業家，咳咳，也得和職工抽同樣的煙，咳咳，不行……

工廠監督官（笑着）聽說改良機器的成績非常地好。

彼爾 是的。請抽一枝吧？（遞過雪茄煙）

工廠監督官 （接過來點上火）担任了監督官以來，對了，總該有十年了罷，這樣那樣的，所謂日進月新的話，對於機械倒是最適當的啦！

彼爾 是的。咳咳，咳咳。

工廠監督官 造機業方面和紡織機械方面，可說是特別有進步的了。所謂人底知識，真是可怕得很。

彼爾 總之，近來的職工，非常的麻煩，在此後，任何一切，祇有靠着機械了。不，在企業家方面看來，那也是最最便利的方法了。近來的所謂勞動者聯合會，總覺得太激烈，太不行了。在工廠裏，孩子們像做夢也似的，咳咳，現出愉快的眼光，咳咳，勤快地做着工作的情形，那真是，多麼像，像自己底孩子那樣地，多親切呀，可、可是，不知道怎的，把我的工廠，咳咳，人家都說是，地獄呀，咳咳，監牢呀……結、結果……連監督官底耳朵裏，也儘是聽到了壞事情，因此，從此以後，將要專心地改良機械，工作完全由機械來担任，咳咳，噫，打算用這種精神進行下去，總可以沒有亂七八糟的糾紛了罷。

工廠監督官 你說的很對。荷爾訥君的意見之類，未免太過分了。

彼爾（低下頭）正是！正是這句話！總之，那，那並沒有像荷爾訥先生說的那樣。正相反的，倒是我們企業家，受到職工們的苦呢。

工廠監督官 是的，是的。

彼爾 總而言之，都是些天真、純潔的女人和孩子。在工廠裏的時間雖然長了一些，可是一邊唱唱歌，是的，一邊這樣隨便的，舒舒服服的做着工作，那才是人情吓。這樣一來，又是什麼不能超過時間啊，這樣的說了。那麼，唔，改作包工制度罷，又說那也不行，可是因為是些女人和孩子，總不會沒有玩着不做事的，就派了溫和的工頭，可是又是什麼工頭是惡鬼呀，不，還有彼爾是惡鬼呀，這樣的說了。結果，我們呢，咳咳，被逼的沒有法子，就對發明家出了很高的獎勵金，把機械改良起來，短時的讓他們休養一下……唔唔，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咳咳，咳咳。

斯忒林進來。和他一起，有幾個資本家，「藍衣服的發明家」，織布機發明家，社會改良家，工廠監督官，技師等等，同時進來。

斯忒林（跨到機械的橋樑上）嚶，承各位光降參觀新式機的試車，真是不勝光榮

之至。請各位對於這新銳機械的超絕的魔力，能夠特別加以注意。同時，本工廠過去已在製造中的，由弗雷伊姆斯君設計的新織布機，也將完成了，謹向各位報告，那確實已經達到了足值驚嘆的能率的革命了。兩者相並，能使我國重要產業的兩個部門上，已經受到無限的發達的恩惠，實在值得共同慶賀的。現在介紹俄耐意耳君。

藍衣服的發明家 敵人是俄耐意耳。這一次我所設計改良的新的機械，就是把過去發明界的先覺者，亨利·毛茲利^①氏最初發明的滑台的原理，極度地應用起來的。差不多是由了理想的自動裝置，應用大小各種幾何學的形態，自由在地造成的機械，是高速度的，而且是極其精密的。這幾十年以來，製造機械的機械，機械鉋，汽鎚，機械旋盤，鐵料截斷機等等，雖然都已經完成了無限的發達，可是這一種機械，才正是構成了精巧的機械的一切形態，無論是圓形、方形、圓柱形、方柱形、還有是製造鋸齒（Milling）所要的齒輪罷，一切零件都可以由了改換簡單的裝置，就像製造點心那樣容易地，正確地製造出來了。

斯忒林 是的。我本來就是這樣想的。人類進步的第一階段，是由猿進化到人類，

① Henry Mandsly 經歷不詳。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三〇八頁。（譯者）

也就是把這兩隻手，從地上離開而遊離在空間；第二呢，是要把手更從機械上遊離開來。也就是說：人類最大的理想，是在製造工業中，使職工成爲沒有必要。即使，在若干上還有必要罷，也得擴大動力和機械的規模，增進它的精密性，同時也無限地加長運動的速度，那麼，職工的必要就會減少，然而，能率却會無限地增進，需要十個鐘點的东西祇要五個鐘點就可以充分……不，我是深深的相信，以機械的新銳力量，會像朱匹德底手杖那樣地，把職工的反抗打破的……他們的反抗，才正是國家的不良份子（Bacillars）！（看了下監督官）荷爾訥君還沒有來嗎？

工廠監督官（苦笑着）那，那，在荷爾訥君又有荷爾訥君獨特的……

斯忒林（笑着）是的，是的，總該有激烈的議論的罷。（忽然看到弗雷伊姆斯）啊，那可失禮得很。務必要請你說幾句話。（催促彼爾）好啦，彼爾君，請弗雷伊姆斯君。

彼爾 嗯，斯忒林工廠，和我的這個工廠，那個，是難、難分是兄，難分是弟……不，是難分是弟，難分是兄……（躊躇着）也就是說，那個，各位紳士女士，是像兄弟那樣的。

工廠監督官吃吃的笑。

彼爾（通紅着臉龐）斯忒林君不絕地爲我的工廠，製造必要的改良機械……我實在非常的感謝。（對織布機發明家）請你也……。

織布機發明家 我是弗雷伊姆斯。那牟爾機^①紡錘的能率，增大到五分之一，雖是在幾年以前的事情，我呢，更把它增加百分之十的速度，也已經成功了。同時，機械方面也愈加增高了它的自動性，過去一個職工使用兩個助手，管理兩架機器的，現在已經改良到祇要兩個職工，就能管理三架機器了。而且，因爲機械已經改良，所以職工是不會發生任何痛苦的。

社會改良家（他像是一個很虔敬的人，也許是信仰上帝的罷）嚶嚶，嘎嘎。
彼爾 這樣，假使職工還有什麼話說，那麼，上帝……

① Jupiter 羅馬神話中最高的神明。主宰神的世界和人的世間，并有甚多職能，除天空神、雷霆神外，兼具政治、法律、道德、社會生活一切部門的神格。相當於希臘神話中之宙斯（Zeus）大神。（譯者）

① *Selfacting mule*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三〇五頁。（譯者）

斯忒林 請把他們重復的再做一次猿猴罷。哈哈哈哈哈。（焦灼地）荷爾訥君遲得很哪。

荷爾訥工廠監督官，和丹尼挨爾一起進場。

荷爾訥不知怎的，有一些不愉快的神色。

斯忒林有意慫恿地接待他。

斯忒林 （進前握手）歡迎光臨，並且請你爲我們高興。已經這樣雄偉地裝置起來了。

荷爾訥監督官 我爲你們很高興呢。

斯忒林 上一次，在內政大臣官府裏，真是對不起得很。那時候，給你攻擊得很是厲害呢！（笑着）議論風生，彈劾糾駁，真使企業家的心膽爲之寒悚呢！

荷爾訥監督官 （冷淡地笑着）是嘛。

斯忒林 不過，有工廠的人也不會忍受下去的。樣子，是被工廠監督官方面和職工方面雙方用夾板挾起來了。可是，企業家都是淌着汗水，爲了國家產業盡着力的。（一邊走動）啊啊，真有些搞不下去哪！

荷爾訥監督官（譏笑地）爲着國家產業，老是鞠躬盡瘁的，真是不勝感謝。

斯忒林 不敢，不敢。可是，給夾板挾住的企業家，就不能不從新的改良機械中找尋安全地帶了。今天承你參觀的機械，正可說是合理的、道德的、社會政策的精神的極致，能夠得到工廠監督官各位的高評，我以爲是無上的光榮。（對藍衣服的發明家）拜託你。（對技師）好，開始罷！

發明家和技師走到後方的機械那面去，準備着手開動試驗。

大家都對那一方面眺望。

不多一會，技師底手握住開關的扳頭（槓桿）。

機械發出猛烈的音響，開始轉動。

那旋律！近代的感覺。

偶而可從音樂的世界中求索印象的助力。

可能的話，希望不要依靠既成的樂器。

以清新的生產要具底音響，構成音樂。

這樣，短時之中，由音樂底感覺的世界支配着。

發明家和技師處理製造品。

那正在閃閃地發出光輝。

社會改良家 嚙嚙嚙、嚙嚙！

工廠監督官 真不錯！可驚，可驚得很……

機械停止。

斯忒林（對荷爾訥）嚙，荷爾訥先生，正像你看到這樣的；機械生產，有着無限的改良的前途，動力機、配力機、工作機全部的不斷改良，將會招來一些什麼呢？迴轉速度和自動裝置的進步，同時，完全擊退人手的精確性，意味的是什麼東西呢？你對於職工，曾經說過企業家把加緊工作的號令，發得太過分了，因而加以責難。也說了不同意縮短勞動時間，責問過我們的吧？可是，依照這一次來說，荷爾訥先生，機械的無限改良，工廠裏面會出現安樂的天國也是說不定的。不，也並不單是機械的改良，也打算改善一切的生產設備呢。這樣的話，就可以依從所說的對於縮短勞動時間，我們恐怕也會失掉敢於反對的理由了。或許加緊工作的號令，會成爲沒有必要，也未可知的。荷爾訥先生，到了這樣的時候，你作爲一位監督官，可還有什麼異議沒有啊？職工，難道依然有

反抗的理由嗎？

荷爾訥默默地並不說話。

丹尼挨爾 爸爸！

斯忒林（對荷爾訥）爲着慎重起見，再說一句罷，荷爾訥先生，假如說因此……是的，作爲人類進步的必然過程來說，即使有若干的失業者出現，但担任官吏的你，想要干涉企業家的計劃，便要成爲一種越權的行動，這一點兒的常識，你總該有吧？

丹尼挨爾 爸爸！

斯忒林 我知道你想說的話！失業者和我，可有什麼關係呢！我祇要對那些在我的工廠裏的職工，給他們安樂的天國，就可以啦。我不能考慮到此外的職工的事情。失業者的事情，應該問政府去！問議會去！荷爾訥先生，你在內政大臣官府裏所說的話，我已經用事實來答覆你了。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批評。

荷爾訥監督官（沉靜地）總有一天，事實又會來答覆你的。現在從我底嘴裏，恐怕沒有對你說的必要。

斯忒林 誠然不錯，那很好。祇不過有一句話要說明一下，將來你總會發現到你們的監督官的職務，除去是一種閑職以外，便別無其他的了。

荷爾訥監督官 多謝你哪！

斯忒林 啊，各位，請用茶罷。

斯忒林傲然的離開，大家跟在他的後面退出。

丹尼挨爾呆呆地站在那兒，荷爾訥猶如做夢般地靠在椅子上。

這時，從大家退出去的相反的那一面，突然有一個男人衝將進來。

那是地獄回來的本。

他手裏拿着斧頭。

從他背後追來了一個人。那是卡爾。

卡爾好容易拉住本的背後。

卡爾 等一等！本！等一等！

瘋狂的本對住機械，揮起斧頭。

丹尼挨爾吃了一驚，跑到那一邊去。荷爾訥半閉起眼睛，出神地看住那個樣子。

他毫不動彈。

就在丹尼挨爾將要走近本的時候，本把卡爾推開，飛闖到機械邊去。

地獄回來的本 你這吃人的東西！

他的斧頭靈的揮了下去。

那偶然地強烈的打到開關扳頭上。

突然，機械發出音響，開始轉動。皮帶重又捲住了本。

卡爾 啊！爸呀！

皮帶把本的身體捲將進去。

地獄回來的本 (慘叫) 啊、啊、啊、啊、啊、啊……

本底臨死的慘呼聲，交錯着機械底響音。

丹尼挨爾掩住臉龐，像要昏倒地支撐着身子。

卡爾拉起開關扳頭。

遲鈍的響聲！

卡爾
啊！

本的身體，被摔在機械的橋樑上。

卡爾跑過去，捧起本的頭來。

卡爾 本！你瘋了。可憐的本，你還依然套住了鏈條，就這樣死了。你在黑暗裏爬着死了。你是和鋼鐵咬在一起死的。本！……本！……（呆呆地看住天空）爸

爸……爸爸……

丹尼挨爾戰慄着凝立在那兒。

問歇。

夢幻的場面開始。

卡爾 鋼鐵，機械，……你真是多麼可憐的東西！（問歇）你受到了冤枉。你給人家披上了冤屈。可憐的機械……我呆呆的看住你，感覺到好像要被吸收到奇怪的玻璃宮裏面去哪！你是奇怪的東西。你是惡魔嗎？不，你是神明。你是敵人

嗎？不，你是朋友。你有的是奇怪的夢。你老是看住星星。你的汽缸，裝出勇士的樣子，正在等候着什麼……（話聲激昂起來）是的，正在等候着什麼！那是什麼呢！（略微平靜）吼叫的機械……是的，你在一個晚上，就造成了倫敦。在你的力量前面，金字塔不過是螞蟻的山丘。在你看起來，地中海是個水潭。你可能在頃刻之間，把人類世界，用美麗的衣服堆埋起來。你擊敗了飢餓。是的，你有着可怕的生產力！祇要你願意，你會把人類領導到幸福的世界裏去的。啊啊，雖然如此……雖然如此……

突然，他回過身來，奔跑到舞台的垂幕那兒去。大聲叫喊。

卡爾 却被那資本主義所妨礙了！（間歇）爲了人類，爲了愛，爲了世界……機械正在這樣的喊着，我有無限的生產力，讓我把這盡量的發揮出來罷，機械這樣的說着，生着氣。是的，妨礙它的，是資本主義的獨佔！剝削！貪慾！救救機械罷！把機械從資本主義底手裏救出來罷！讓機械唱出解放的歌聲來罷！爸爸，我們不能不把機械從資本家手裏搶回過來。本！你瞧着罷，到我們，不，到人類全體支配它的時候，機械就會像羊那樣地溫和，跪在你的前面的！本！

到那時候，在你的屍體上面，會開出復仇和歡樂的花朵的！

荷爾訥監督官（靜靜地從卡爾後面）工廠監督官，也在今天爲止了。

卡爾（強力地握住荷爾訥底手）荷爾訥先生！

荷爾訥監督官 地震！

卡爾 地震！

荷爾訥監督官 等着它罷。

黑暗。

極迅速地轉入第八場。

第八場 不吃那一手了

飛映到紗幕上的藍地白字的字幕。

字幕

1

因而可以知道——

第一手、第二手，

已經碰到了絕路

資本家就伸出

新的第三手！

那是

『相·對·的·剩·餘·價·值』

剝削的手。

再看一下局面吧！

影片

1

（在背景銀幕的上部）

字幕 2

(在影片下部)



規定「丙」不能

再延長的罷

對於守護

利潤的要塞

還殘留下

把「乙」接近「甲」的

一手

影片 2

(在影片畫面上,「乙」的粗線,逐漸移近到「甲」那面去。於是,到改成左面的圖形時停住。)



字幕 3

這樣

剩餘價值率……全然是

$\frac{6}{4}$ （一百分之二十五）！

字幕 4

這第三手！

那要怎樣才能達到呢

祇有由了

勞·働·生·產·力·的·增·大

方才可能！

字幕 5

增大！也就是

機械的改良！

工場經營的合理化！

等等

字
幕

6

斯忒林那樣地做了！

彼爾也那樣地做了！

他們實在是

資本家的『典型』！

不過，不過，

斯忒林自傲地

伸出的第三手

究竟

有在工廠裏面

出現了

『安樂的天國』嗎？

瞧罷！

荷爾訥默然的沒有說！

這當兒的前後，進場的是一隊嚴肅的勞働者。

他們把『地獄回來的本』底棺木，送到荒野上去。

用黑布掩蓋起來的四方的棺木，由四個勞働者抬着步行。

低下頭抱住孩子的本底妻子，伊隆卡，女工A、女工B，以及其他多數女工，卡爾和母親，丹尼挨爾以及其他許多勞働者。

他們靜靜地一邊走着，一邊唱歌。

聽着這歌聲，以及看着這些勞働者的壯穆的步調，在紗幕上映出下面的字幕以及影片。

勞働者哀悼歌

啊啊，送着

朋友的屍骸

我們是常常的

走向那曠野

飢餓的孩子

繞住了胸膛

我怎忍心埋葬

太陽也下降

嗚咽着怨恨

抓起了泥土

對殘暴的世界

起誓要復仇

黑暗的夜間

已快要黎明

回醒過來，朋友

和朝陽一般

啊啊，送着

朋友的屍骸

我們是常常的
走向那曠野

字幕 7

送本的人啊！

青鳥[⊖]已經逃走了！

第三手

那產生了什麼呢

是可怕的

勞働的緊張化！

字幕 8

一千八百十五年光景

⊖ L'Oiseau bleu 比利時文豪梅特林克 (Maeterlinck 1862—) 在一九〇八年所作有名的童話劇。

內容話劇。內容爲貧窮樵夫底兒子和妹妹兩人，在聖誕前夜，於夢中由女神伴同，到處找尋象徵幸福的青鳥，而暗示幸福須從利他中獲得。(譯者)

字
幕
9

在紡織機上工作的女工

十二個鐘點裏

走過八英里

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的改良機上
就走到二十英里以上！

那麼，不要給她走罷

亨利·福特◎說

「使勞働者不要走路」

這樣

就由機械那方面

走過來了

不，是跑過來的！

用不到說，那是

自動傳送帶 (Conveyer) 一

自動傳送帶運轉的情況。

勞働者「不必走路」。

成爲傳送帶的奴隸。

那疲勞達到極點的險靡。「走將過來」的機械。

勞働者爲着不致比那遲緩，以致緊張着不休不息的動作，構成的表現。

字幕

10

(在影片上雙重放映)

這難道也是天國嗎！

是「安樂的天國」嗎！

何況

還有第四手

等在後面哪！

① Henry Ford 1863—) 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創辦人。主張產業合理化與能率主義以處理事業。著有「我的生活與事業」「我的產業哲學」。(譯者)

字
幕
11

啊啊，本啊！

你甦生過來的世界

才正是偉大的

共產的世界啊！

第

四

部

第一場

在屍骸上面肥胖起來

字幕 1

用盡祕術

剝削到剩餘價值！

那末

將到那兒去呢？

字幕 2

在 享樂和濫費中

像 煙也似地

消失掉嗎？

還是

永眠在墓裏呢？

字幕 3

字
幕

4

可是，且慢！

那樣的話，資本是

永遠不會肥大的

這就可以知道

剩餘價值的全部

如果都被消費掉的話，那末

資本家的工作

祇不過是『單純再生產』了

然而，資本家

可並不是傻瓜！

爲什麼呢？

因爲剩餘價值

是要向『蓄積』的大游泳池裏

流注進去的！

字 幕 5

『要剩餘價值再當作資本充用，換一句話說，把剩餘價值再轉化成資本，就意味着資本的蓄積。』

——資本論第一卷①

字 幕 6

這裏就開始了

狂噪曲！

看罷！

資本，一路在

蓄積的廣大軌道上

『擴大再生產』的路程上

向前驀進！

陋巷中貧乏的酒店。

①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四八三頁。（譯者）

現在，有工作的勞働者、失業者、放浪者、醉漢、無業窮人、妓女等等，正在蠢動。

比前一場大約在十年以後。

人們唱着破裂的歌。

像妖怪似的拍着桌子。

失業者

(沉醉着，唱着歌)——

骨頭在那兒

我那老媽媽的

骨頭在那兒

哦啊啊、哦啊啊、哦啊啊……

在那水沼義塚的

洞穴裏面

那兒話！在工廠裏的

地板底下

哦啊啊、哦啊啊、哦啊啊……

他拖長了聲音大笑。於是，偷偷地揩了一下淚水。

妓女 喂，你呀！

失業者 咕嚕嚕！

妓女 （學他哭的樣子）別這麼啦。

失業者 不喝酒嗎？

妓女 謝謝。（喝酒）你倒格外的安定哪，爲了什麼呀？

失業者 媽……

妓女 死了嗎？

失業者 比死更壞。

妓女 噯？

失業者 聽着！那水沼的義塚裏面，葬着我底媽呢。

妓女 水沼，不是早就沒有了嗎？現在上面造的是工廠。

失業者 唔，所以我在哦啊啊的哭着呀。唉唉，我真想吐！斯忒林那個東西，把那

末大的水沼填沒的時候，那種刻毒的樣子，可是怎樣的啊！完全像對付路倒的

死狗或是死貓那樣的，在亂七八糟堆着窮人屍骸的水沼上面，什麼都不管的填上去啦。

妓女 所以，工廠牆頭的顏色，就像死屍似的。

失業者 （半唱歌地）骨頭在那兒，我那老媽媽的……不過，斯忒林那個東西，也確實有些耽心了罷，今天還請了牧師唸經呢。那是我剛才聽到的事情。（看了
一下窗外）畜生！真是大得令人討厭的工廠！不要忘掉了！在那工廠下面，零
零亂亂的堆着幾千幾萬個窮人的屍骨！

妓女 怎麼忘得了哪！我底孩子也陪在那裏頭呢。

失業者 喔！

妓女 （忽然感傷地）啊啊，啊啊，真是受不了！（看住工廠那面）今天把妖怪似
的汽缸挪動了。

失業者 畜生！是嗎？

妓女 倒一點酒給我呀。（失業者替她倒酒）還是來一下哦啊啊……哦啊啊……吧？
你倒唱得不錯啊。

失業者 現在唱不好了。

妓女 你瞧，多美！

喜劇演員古爾蒙和伊隆卡進來。

伊隆卡……是那十年以後的伊隆卡。她底臉色很蒼白。可是在任何動作中，現出能使人知道她有好勝和聰明的感覺。古爾蒙是生長在巴黎的喜劇演員，一個五十多歲的初老人物。他常常至戴着大禮帽。

喜劇演員喊過酒店老闆，要了喝的飲料。

伊隆卡（忽然看到失業者）啊，他也在這兒。

喜劇演員（走近失業者旁邊）曄，老大，剛才對不起得很。在休息一下心意嗎？

（握手）

伊隆卡和失業者，互相行了一個注目禮。

妓女 是義塚的朋友嗎？

失業者（笑着）是的。

妓女 嚙，嚙，倒是盡人皆是哪。是那一個呀？

喜劇演員（指着伊隆卡）是她底媽。

妓女（指着失業者）那末，和他是同樣的了。（對古爾蒙）是你的太太嗎？

喜劇演員 那兒的話，不是的。

妓女（笑了）喝罷。（倒酒）

喜劇演員（喝了酒）……倒有些巴黎的味道。

妓女 你對於巴黎很熟嗎？

喜劇演員 說什麼話，是我出生的故鄉。

妓女 多好！聽說巴黎是一塊好地方。

喜劇演員 是一塊壞地方。

妓女 英國呢？

喜劇演員 並不喜歡。

妓女 那麼什麼地方好呀？

喜劇演員 什麼地方都不喜歡。大概祇要是叫做地球的游星，就不會喜歡的。

妓女 說得多好，我很愛聽呢。

喜劇演員 再沒有比這游星討厭的了。從頭到尾都是些令人生氣的事情。

妓女 你是個革命家嗎？

喜劇演員 假使是的，那倒好了。不巧的是，我是一個演員。是一個喜劇演員。所以，也能夠裝出一些牧師的樣子。（裝出禱告的舉動）上帝，希望在殘忍和禍害的上面，建造黃金的寶塔罷！在窮人的白骨上面，建造起資本的宮殿來罷！對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我舉行祈禱！

伊隆卡 （笑着）老伯，你……

喜劇演員 （站起身來，推開另外的窗門）伊隆卡，你瞧！（伊隆卡走到窗邊去）嘿，那克羅斯的工廠，又生了孩子了。

伊隆卡 圍牆，好像是血也似的。

喜劇演員 唔，紅的磚頭，在黃昏的太陽下發燒呢。

妓女 真是快得可怕。說起那克羅斯的工廠，祇不過在喝完一盤湯的時間裏，就造起來了。

喜劇演員 是嘛。斯忒林和克羅斯在跑馬呀，意氣洋洋的。我這邊新造工廠；好，那末我也增造；好，那麼我就增大資本；好嘛，我這邊也斷乎增添資本，（他用手裝出兩匹馬前後不絕猛進的樣子）好好，跑到決勝線哪，跑到了決勝線

哪！

一個穿着寬衣服(Frock)的醉漢，在古爾蒙說話的中途進來，在桌子上半伏着臉龐，對古爾蒙他們眺望。

寬衣服的 (一邊走近古爾蒙那邊，一邊伸出手去握手) 曄，大禮帽先生(Mister

Silk hat) -

喜劇演員 啊，紳士，寬衣服先生(Mister Frock)！(握手)

寬衣服的 我恨那斯忒林和克羅斯兩個傢伙！

喜劇演員 原來如此。看起來，這是你的第一砲哪！

寬衣服的 (聳聳肩頭) 嗤！不過，咱家我呢，也曾有過神氣的時候。告訴你聽罷，咱家我，也曾是個手藝作場的老闆呀，咱家我……

喜劇演員 嚙，資產階級！

寬衣服的 (得意地) 是的，也曾經把上萬的金錢，自由自在的化過的。

喜劇演員 沒有多少時候，就精光大吉了吧？

寬衣服的 (睨視住古爾蒙) 然、然而……

喜劇演員 然、然而……

寬衣服的 被那衝過來的大軍……是的，斯忒林那傢伙！克羅斯那傢伙！狼狽爲奸的，放出大資本的大炮來啦。儘是不斷的放着，放着，他們那資本家的軍隊……

喜劇演員 有的退却，有的打死……

寬衣服的 （睨視着）嘿，你這大禮帽的壞東西！祇要時世是這末的……

喜劇演員 唔，這才有些清醒過來了哪！

寬衣服的 嗨！我呢……

喜劇演員 還是說咱家我罷。

寬衣服的 咱家我……要咀咒斯忒林，要咒罵克羅斯！淪落到這種地步，也都爲了他們那些傢伙。那些傢伙們，是吞掉中小企業家的鯨魚！瞧那傢伙們肥胖起來的身體！豬糞！那是豬糞！

喜劇演員 寬衣服老兄，要掉到地獄裏去，也不是你的特權。瞧罷！（擰着窗外）

在窮人的義塚上面，斯忒林的工場，就像瘤那樣的凸出來了。一方面還有克羅斯，破壞了勞働者們住的街路，建造了紅磚頭的城子。勞働者呢，已經在金字

塔和史芬克斯^①的中間給擠扁了。你去謝謝時世是這末的罷！

寬衣服的 別、別替勞働者捧場罷。傢伙們却是自作自受。工廠增加了，工作也會增多，那是一定的。瞧一瞧咱家我們罷，連勞働者都夠不上！

喜劇演員 酒醒了，有些不痛快吧？喝罷！（倒酒）

寬衣服的 曄，老闆！來酒呀！

酒店老闆拿過酒來。

喜劇演員 我和斯忒林很熟識。我把你說的許多怨恨的話，仔細的去告訴他罷。

寬衣服的 拜、拜託你。咱、咱家我是——（拿出名片給他）

喜劇演員 （讀名片）曄，你是以前的何爾遜鐵廠的老闆嗎……以前很不錯呀！

寬衣服的 在十年以前，斯忒林和我，不，咱家我，是各人一半的管着鐵廠的。然而呢，咱家我瘦了，那傢伙肥了……近來呢，我告訴你，製造機械，製造船隻，煤礦，那傢伙的勢力，把整個的英國都吞掉了。不，單是在大陸和美國所投下的資本，已經是了不起的了。（垂頭喪氣的）差得這末遠啦！

喜劇演員 這樣說未免太慘了，喊做咱家我的太不成話哪！

穿寬衣服的沒精打采的沉默起來。

妓女拍着手笑了。

她突然的用雙臂纏住了喜劇演員的頭頸。

喜劇演員 別鬧！

妓女 唔！

喜劇演員 唔什麼！

妓女 雖然這樣，也太冷清一點啦！

喜劇演員 叫你放開！

妓女 不嘛。唔，你叫什麼名字？

喜劇演員 古爾蒙。是爽爽脆脆的巴黎名字。

① Sphinx 古代埃及和阿西利阿 (Assyria) 等地，在王宮、神殿、墳墓等進口處所建的裝飾石像，

猶如我國的石獅。後傳入希臘，成爲神話中的怪靈。埃及宗教中：上半身爲人形，下半身爲無翼

獅子形，而希臘神話中則上半身爲女人形，下半身爲有翼獅子形，或者是獅腳、爪，蛇尾、鳥翼

的怪物。(譯者)

妓女 唔，親愛的古爾蒙先生，還有叫什麼的……那遊星怎樣了呀？

喜劇演員 放開手！

妓女 你做一個革命家罷。

喜劇演員 那倒不錯。

妓女 這樣的話，愛上你啦！

喜劇演員 那就不做了。

妓女（抓住喜劇演員）有錢的像啤酒桶那樣的，儘是肥胖起來；我們呢，愈是勤勞，却愈加瘦小下去啦。爲了什麼，世界上會這樣的？啊，對了，告訴你一件好消息罷，你，可知道盧姆福德式的湯嗎？

喜劇演員 什麼，盧姆福德式的湯？

妓女 是的。

喜劇演員 這倒糟了，連博學多智的我也不知道哪！

妓女 流行得很呢！（忽然看向門的那面）呵，來啦來啦，就是他，你瞧，他就是

在這一帶有名的社會……叫什麼呀，叫社會……改良家的傢伙。

進來一個人，就是在第三部中登場過的社會改良家。

喜劇演員 嘎，是他！

妓女 你認識他嗎？

喜劇演員 噍！

社會改良家 啊，各位，我是一個爲着要勞働者諸君底生活安樂起來，而盡着微力的人。我每天每夜在各方面宣傳着那個方法，無論如何要請各位贊成我所想的方法。那所謂方法，種類雖然很多，可是那裏面，第一要算那美國的哲學者，盧姆福德伯爵所設計的盧姆福德式的湯了。依照這個方法來說，每一客的湯，祇要化費一分錢就夠了。然而，以營養來說呢，是決不會比普通的湯來得低劣的。祇有依照了這個方法，勞働者諸君才能度過真正理想的節約的生活。大體上說，這個社會，若不順從節約的美德，是決不會美滿起來的。蘇格蘭的農家們，實在很偉大，除去了小麥、裸麥、肉，還能用水和鹽調起來的燕麥粉來代替，當作普通的食物，過着清苦的生活。法國的勞働者怎樣呢？和英國的勞働

① Town & Rumford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五〇三頁及該段註第五四。(譯者)

者比較起來，祇拿到三分之一的工錢過着日子。這所以能夠如此，因為節約的思想已經普及起來的緣故。勞働者諸君若不行起來，遵守這合理的節約，對於國家的繁榮，就無從期待的了。噫，壓根兒的說……

伊隆卡昂然大步的走到他的前面。

伊隆卡 沒有心意聽你騙人的花言巧語！

社會改良家 噫，請你仔細聽一聽我說的話。

伊隆卡 叫你回去！

社會改良 不，我……

喜劇演員 曄，你哪！還認識我嗎？

社會改良家 （細細地對古爾蒙看着）哦哦，是你嘛。這，這個，那是幾時呀，不

是在斯忒林先生的府上，看到過你的嗎？

喜劇演員 對了。你奉了斯忒林的命令，到處在說着教訓吧？

社會改良家 說的什麼！

妓女 討厭的東西！叫你回去就回去呀！

伊隆卡 走！

她抓住改良家底手臂，想要把他拖到門那邊去。

社會改良家 那個，總之……盧姆福德式的湯才正是……

妓女 什麼是盧姆福德式的！儘是對窮人說着節約的教訓，有錢的傢伙在搞什麼

呀！滾出去！

社會改良家和兩個女人爭執。

卡爾進來。

卡爾 （看着他們的舉動）哼！滾出去！

社會改良家 慢、慢一點！

卡爾 你這騙人的東西！

他推開社會改良家，後者倒向門外去了。

大家拍手大笑。

卡爾 我一看到所謂公認的社會改良家的東西，就立刻要吐。資本家那傢伙，在理

由上失敗的時候，就使出那種新的手段。什麼是勞動者的節約。苦心孤詣的想出了新的道德，想要來欺騙無產階級哪！（摩拳擦掌的）不過，古爾蒙，斯忒林傢伙在那工廠的正當中，要建造他自己的銅像哪！

喜劇演員 又沒有象的鼻頭。

卡爾 現在瞧罷，屍骨會在銅像的下面動起來的。受到壓迫而歪斜的無產階級底破碎的骨頭，會動搖那傢伙的銅像的。

伊隆卡 是的，是的。

失業者 我的媽也會……

妓女 我那個孩子也……

喜劇演員 伊隆卡！還有你那在工廠裏壓扁了腿的媽……

伊隆卡 是的！

卡爾 啊，伊隆卡！本死了已經十年了。復仇是什麼時候！

喜劇演員 （舉起杯子）屍骸，快些跳罷！

四個人 （同聲地）跳罷！

黑暗。

第二場

人魚夫人的跑馬哲學

資本家俱樂部底明朗華美的客廳，可以和第一場成爲對比。

古爾蒙和前場『穿寬衣服的』兩個人。寬衣服的和前場同樣地沉醉。

喜劇演員（拍着對方的肩膀）對了，就是這麼說。好罷，好好的來上一下罷！
寬衣服的 唔，我會搞的！人雖然窮，手力可還有這些哪。搞的，一定搞！

搖着手臂。

喜劇演員 好得很。要好好的來上一下！傢伙就該到這兒來了罷。

寬衣服的 好，來罷！（幾乎要倒到古爾蒙的身體上去）

喜劇演員 不過，還是饒了他罷。

寬衣服的（瞪着眼睛）什麼，你這東西！

喜劇演員 既然如此，你就搞罷！

寬衣服的 當然搞囉！

喜劇演員 算了罷。

寬衣服的 嗨，你這畜生，在把我開玩笑嗎？

喜劇演員 那末，搞罷。

寬衣服的 哼哼！（揮動着手臂）

喜劇演員 （挑逗着）好，好，請罷，到這邊來。（巧妙地拉着他）要用勁的搞！

（拍拍他底肩膀）可是，今天呢，還是回去罷。可忍則忍，唔。（寬衣服的要掙動）過去曾經是資產階級的你哪，別生氣罷。別再說那是個人的命運罷。好好兒的搞罷！別再說廢話了，回去罷！

他一邊逗弄着寬衣服的，一邊帶出去。忽然進來，眺望着這個情形的，是人魚夫人（Madame Mermaid）

她是個妖豔的中年女人。手裏拿着中國扇子。她必須由第二部第二場及第四場扮「少女」及「放蕩的女人」同一個演員扮演。她看住喜劇演員拉着寬衣服的去，高朗的歡笑。

喜劇演員 （立即回來，捧住肚子）哈、哈、哈、哈哈！寬、寬衣服傢伙！他生着

氣，說要把斯忒林先生，這，這樣的搞呢。（裝出毆打的神氣，上下地揮動着手）搞罷，別搞，搞罷，別搞！哈哈哈哈哈！完、完全像是吞飽了工蟻的蝦蟆那傢伙，自從爬進了蛇的肚子裏以後，就儘是想着他那過去的情形，唔，就是那個樣子。（大笑）不過，太太，你的『麥美德（Mermaid）』倒是個百戰百勝的勇士哪。就是今天罷，不是也痛快的勝利了嗎？

人魚夫人 是的，是的，所謂漫天飛馳的神馬，該就是指的那匹馬罷。自從歸我所
有以後，從來沒有失敗過一次。

喜劇演員 真是，值得佩服的馬。『麥美德』，不錯，是人魚呀。這樣說來，那該
是……那！

人魚夫人 那故事你也知道的吧？船夫因為看到美麗的人魚在岩石上面遊玩，不是
嘛，把船都擱到岩石上去了的？

喜劇演員 （拍着手）不錯，不錯！

人魚夫人 就因此起了那個名字的。

喜劇演員 又因了那匹馬，連太太也有了人魚夫人的名字了吧？

人魚夫人 （含着驕色）正是這樣的，古爾蒙先生。

兩個人笑。

資本家克羅斯進來。

他的態度和斯忒林相比，有一種洗鍊的陰險性。

古爾蒙想要退出。

人魚夫人 古爾蒙先生。

喜劇演員 (立停下來) 有什麼貴幹？

人魚夫人 替你和克羅斯先生介紹一下。(對古爾蒙) 這一位，就是克羅斯先生。

喜劇演員 (驚愕着現出要向後倒下的神情) 哦哦，上帝！

人魚夫人 這一位，是巴黎人，天才的喜劇演員，古爾蒙先生 (Monsieur Gourmo

nt)。

古爾蒙和克羅斯互相握手。

喜劇演員 (有意似的揩着額角上的汗) 啊，你，是那，大製鐵家，不、大造機業者，不、是大造船家的……克羅斯先生。這、這、這很失敬。(裝出昏眩的神

情) 啊啊，眼睛在轉……剛才那個穿寬衣服的，說要把斯忒林先生好好的搞上一頓的人，到這兒來，那個，那個，是恨得血也要吐出來的，請、請你，克羅斯先生，用你的力氣，替他的那個仇恨，那、那是說，替他報復了罷。(把手按在額角上，退出。)

克羅斯 默默地對那邊眺望。

克羅斯 那是誰？

人魚夫人 不是一個很有趣的喜劇演員嗎？噯，克羅斯先生，(獻媚)連那種傻瓜，現在不是也說了嗎？斯忒林的新工廠和你的新工廠，像噴火也似的競爭，人家都在用看跑馬那樣的興味，看住你們呢。你哪，要努力的幹呀！

克羅斯 多謝你，太太。

人魚夫人 我呢，對於這麼好的比賽，就是用麥美德打賭也是可以的。

克羅斯 那裏，如果是用進步了的新工廠底生產技術的話，所謂價格低廉的重炮，要把那斯忒林公司的出品從市場上驅逐出去，該不會是一件什麼大的困難的事情啊。好罷，你瞧着就是了。

人魚夫人 你哪，可知道看出馬的好壞的祕訣嗎？

克羅斯 很抱歉，太太。

人魚夫人 愈是好馬，就愈不會留神到決勝線的。

喜劇演員進來。

喜劇演員 (依然用手按住額角) 太太，他來了。

人魚夫人 是誰？

喜劇演員 不是嘛，那發明家什麼的。

人魚夫人 站起身來，和克羅斯一起退出。古爾蒙搖搖擺擺地走。

斯忒林 帶了建築技師進來。

斯忒林 還得在工程上加緊速度！要用把鐵錘打在克羅斯底頭上的精神，來做這件

事情！

建築技師 說是這末說，再比這以上……

斯忒林 我們的工廠完工，要比克羅斯的落後的話，在商業戰爭上，是有可怕的不

利的。明白了嗎，要用死也似的瘋狂去幹哪！

建築技師（爲難地）是。（想要退出）

斯忒林 等一等。

建築技師立停下來。

斯忒林 安置銅像的經過情形很好吧？

建築技師 沒有錯兒。（退出）

斯忒林 古爾蒙。

喜劇演員 是。

斯忒林 現在，祇有克羅斯和史泰兩個人是強敵了。其餘的傢伙們是不足掛齒的。

喜劇演員 恭喜你哪。

斯忒林 我到今天爲止，擊滅了很多的企業家。我是鬪爭下來的，古爾蒙，可是，

我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就是在最近的將來罷，一種產業的資本，也非得集中
在一個企業家底手裏不可。不；要做一個偉大的資本家，不然便是在一個公司
底手裏，把社會的總資本灌注進去。那種時候一定會到來的，不，一定會使它

到來給你瞧的，古爾蒙。（昂然地走動）

喜劇演員 嗨嗨！（恭恭敬敬地低下頭去）希望能在明日的太陽之下顯出光榮！

人魚夫人和發明家一起進場。

發明家……他和第三部中的發明家是另一個人。他的那種說話神情是軍人趣味的。也就是說：他那樣地和旁人不同。他在角隅上呆呆地站住了。

斯忒林（欣然地）太太，你得爲我高興。我的銅像，總算在今、明兩天之間可以完成了。

人魚夫人 是嘛，我衷心的爲你高興呢。

斯忒林 多謝你。那銅像裏面，也刻進了熱心對國家產業的太太底靈魂。

人魚夫人 唔，是這樣的罷，因爲我到雕刻室裏去的時候，對那雕刻家不知道鼓勵過多少次了。把在產業上是勇敢騎士的你底面影，永久地殘留下來，正是我的熱情呢。（想了起來似地）斯忒林先生，這一位，我來介紹一下罷。

她把發明家介紹給斯忒林。

人魚夫人 這一位海斯先生，是天才的發明家。

斯忒林 原來如此，是一位發明家嗎？可是，是那一方面呢？

發明家 畢生的大志，便是發明無限迴轉機。

斯忒林 （吃驚地）哦哦；

發明家 （用軍人的口吻）那是用不到說的了，要運轉任何機械，必須要動力的。

動力，需要燃料。然而，從自然界採取燃料，就需要人的勞働。

斯忒林 對得很。

發明家 這個，實在是自然力和人力的浪費。可是，祇有無限迴轉機，才能把這種

牛頓[⊖]的原理，完全的回復過來。也就是：那機械祇要一開始運轉，就能夠由

了特殊的物理學底方法，永遠地不會停止運轉，成爲動力底無限的泉源。

人魚夫人 唔，斯忒林先生，假使這一位的發明完成了，落到你底手裏的話，那可

怎麼呀！你，那真可以獨佔全英國的動力哪。而且，你就成爲產業界的唯一的

王啦。嚶，斯忒林先生，那不是可怕的發明嗎？

斯忒林 不錯，說得不錯。

發明家 爲着要發明無限迴轉機，很早以來就有許多發明家受到過苦痛。最早的是

從伏綏司泰伯爵^①，薩^②，威廉 巴爾福阿^③開始，終於經過數學家格萊甫桑德^④，使人信定牛頓原理的崩潰，而在那俄爾費萊斯^⑤等等多數之中，就有那強·培耳納利^⑥，用了可驚的物理學底原理，想把無限迴轉機堂堂地應用在機車上去。我的發明呢，實際上是把培耳納利的着眼點，更致力到動力上去的，因而人類的夢，在這兒方才開始實現起來了。我所造的模型，實在運轉得非常潤滑。這個就是那設計的圖樣。（遞過去）

斯忒林 （呆呆地眺望那個）唔。（積極地要求發明家握手）對於後援和援助，我是在所不惜的。幾時我再拜聽一下高論罷。

發明家 是！

斯忒林 在人類的名義之下，非得讚美無限和永遠不可。

雕刻家進來。

雕刻家 銅像已經美滿的成功了。現在正瀟灑地站在雕刻室裏面，希望你去觀賞一下。

斯忒林 （勇壯地站起身來）太太，可以一塊兒去一下嗎？

人魚夫人 好的，好的，我底心跳得很厲害呢。（站起身來）永遠的銅像，無限的迴轉機……你的事業，是受到永遠繁榮的恩惠的。噯，斯忒林先生，希望你像阿爾卑斯山^㉔那樣地，有成爲產業界唯一的王的那一天！

斯忒林 非常感激，太太。

人魚夫人 （一起走動）把競爭者打倒，才正是騎士的榮譽呢。我呢，對於克羅斯

① Isaac Newton (1643—1727) 英國偉大的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現代力學（機械學）底創始者。他創立了萬有引力的規律，研究了天體運動的理論，製成第一具望遠鏡，提供出最初的關於色和光的科學理論，把太陽光分解爲有色的光帶，認爲光線是從光線底泉源所發射出來的極微細的粒子組合成的。依牛頓的說法：空間是同物質各自獨立存在着的，而和空盒一樣，由物質充滿了它；上帝對於行星環繞太陽的運動，給與了最初的推動。他的這些觀念論的錯誤，以及宇宙觀底形而上學的性质，曾受恩格斯嚴正的批判，以爲他是完成了自然科學中的機械論的和形而上學的時期。但他對於哲學，尤其是對於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底觀點，發生巨大的形響。目前，在物理學方面的許多科學發現，部分的就有愛因斯坦底相對論，使牛頓底許多物理學定理，發生重新新的估價。主要著作有自然哲學底數學原理，和光學。（譯者）

①、①①、②、③、④、⑤、⑥、⑦——事蹟不詳，待查。

⑧ Alps 橫亘在歐洲西南部的大山脈，高峯直聳雲上，高一萬五千七百餘呎。積有永劫的雪，並有雪原與冰河。在法、奧、義及瑞士諸國之間。最高峯名勃郎克 (Blanc)。（譯者）

先生和你的壯烈的比賽，可以用我那寶貴的麥美德來打賭的。

斯忒林 羅馬的水道，埃及的金字塔……

人魚夫人 其次是斯忒林先生。

斯忒林 好罷，太太。

兩個人去了。發明家獨自一個被他們茫然的殘留下來。古爾蒙深深地靠在沙發裏，閉起眼睛。

喜劇演員 （不多一會，突地站立身來，拿起人魚夫人留下的跑馬用的鞭子，裝出

揮舞指揮刀的神氣，大聲喊叫）前進！前進！

他舉起手臂，現出像要趕走發明家似的舉止。發明家躊躇地陸續後退。

喜劇演員 前進，特別快車資產階級號！（學着女人的口吻）對於壯烈的比賽，可

以用我那寶貴的麥美德來打賭的。前進！前進！

發明家被趕到角隅上去。

發明家 什麼……做什麼呀？

喜劇演員 (依然揮動鞭子的指揮刀，朗誦地)

那是永遠的夢底痕跡

你的枯骨由我檢拾

描繪出王者的幻景

讓誰挖掘覺醒的墳墓

那是永遠的夢底痕跡

(強烈的進迫)

發明家 你，你要怎麼呀！

喜劇演員 (聲音更高的，揮起鞭子)

那是永遠的夢底痕跡！

把廢墟的骨骸當作枕頭

在榮華的美酒中陶醉

清醒過來時，黎明的

風吹過叛逆的血底芳香
帶着盛衰的歌調

喜劇演員跨上桌子，揮動『指揮刀』。丹尼挨爾進來。

丹尼挨爾 （看到這種情形，吃了一驚）古爾蒙先生！

喜劇演員 是那一個！別攪亂我的做夢。

丹尼挨爾 他在那兒，你可知道啊？在找他呢。

喜劇演員 （放下『指揮刀』）是卡爾嗎？

丹尼挨爾 是的。

喜劇演員 不知道。

丹尼挨爾 今天晚上，在一家牧師的家裏，關於救貧問題，有一個會呢。大家都不肯答應對於勞働者也要參加的事情。可是，古爾蒙先生，假使勞働者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討論那一類事情，不是全然沒有意義的嗎？不是沒有效果的嗎？因而，無論如何想要請他出席。他在那兒呀？

喜劇演員 好，找他去。（從桌子上下來）

發明家揩着汗水，從角隅上出來。

喜劇演員（看着他）哈哈哈哈哈！親愛的英雄，永久的傻瓜哪！

和他握了手，和丹尼挨爾一起退出。發明家茫然地獨自殘留下來。

第三場 卡爾的剷薙

牧師公館的晚上。

窗的那邊，可以看到樹木。

牧師、僧侶、社會改良家。

社會改良家和牧師相對地坐在桌子邊，僧侶在那周圍焦灼地走動。

雖然焦灼着是難以接近天國的。他拿着一冊書。

僧侶（一邊走着，一邊對社會改良家）你說的話，我可不明白。你從剛才開始，

就不斷的說有擴展貧民救助法的必要，但是，救濟貧民，對於人類底生活究竟是幸或是不幸的這一點，我和你底意思是不能不各異的了。

社會改良家（像出乎他的意外似地，突然站起身來）那、那又是、什麼理由？

僧侶 我們以為救助貧民，反而會紊亂人類生活的平衡的。

社會改良家 你又在說的……（顫慄着身體，撫摩額角）

僧侶 粗聽，好像有些太沒有慈悲心似的，也是說不定的。可是，我們是不能不首

肯那智慧豐富的終身受祿的僧人約瑟夫·湯生德[⊖]底教示。湯生德已經有過聰明的垂教，貧民救助法是怎樣地有害！他是這樣說的：（誦讀手裏拿着的書）貧民因着卑劣的肉慾所驅使，而作輕率的生殖，以致常常有人在社會上担任最卑賤的、而且最不潔的工作，看來，好像是一種自然律。由了這個，人類幸福的基金，有了顯著的增大，而富裕的人們，不但可由勞働的苦役中獲得救助，而且也可能去從事各自所好的工作……

社會改良家 上帝！

僧侶 那裏，湯生德是信仰上帝的高尙的新教僧侶——（再繼續讀下去）目前，人的飢餓，正是勤勉和勞働的最優良的刺激劑……

社會改良家（走近僧侶身邊）好了好了，已經夠了。我沒有必要拜聽這種可悲的教訓。我相信。貧民是非要救濟不可的。盧姆福德式的湯，是不能不告訴他們的，當然是非告訴不可的。也不單是這一點……貧民……如果因為貧民輕率的緣故，以致孩子生得太多的話，那麼，就非得把更慎重，更淡薄的，限制這個的方法教給他們不可：非得把那馬爾薩斯[⊖]的……羅勃脫·馬爾薩斯的真

⊖ Joseph Townsend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五四四頁正文及註九〇，與第五一八頁註七五。譯者）

理，教給他們不可，當然是非教不可的。

僧侶（並不聽他的話，依然一邊走一邊唸）所以，像貧民救助法之類，是有着破

壞由上帝與自然所賦與的調和與美、均齊與秩序的傾向……

走動。社會改良家也跟在他後面步行。牧師呆呆地對他們眺望。

詩人和教授談着話進來。

教授（對牧師打過招呼）來得晚了。

牧師（沉重地抬了抬身體）恭候着你哪。

詩人（靠在窗口上）看到僧院的沉靜的黃昏，那美國大曠野的黃昏的回憶，就又

想起來了……唉唉，恩師奧文[◎]也已經成了故人了。

教授 啊啊，對了，你是和奧文君一起到美國去過的。

詩人 是的。和小奧文一起，在那共產村度過生活的。建設美麗的理想鄉村，才是

我永遠的憧憬。（看住窗外）啊啊，菩提樹底葉子像水灘上的貝殼那樣地，閃

着光哪……

牧師 斯忒林先生還沒有到啊。

僧侶 不多一會兒，就可以來了罷。

社會改良家 (對僧侶) 你！

僧侶 (合攏書冊，放在桌子上) 就這樣很好。社會就是這種原狀便很不錯了。這是上帝的攝理，是調和，是美。

教授 (把書拿在手裏看着) 原來如此，是貧民救助法論嗎？湯生德的。是一本好書。應該傾聽的教訓。威尼斯的僧侶奧特士④也說過的：貧困與富裕，是社會的必然律。

僧侶 是嘛。

社會改良家 (走近詩人那邊) 請你援助我的使命。可是不幸得很，我不能渡到美國

①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英國經濟學者，著有『人口論』。對於他的正確的批評，可參閱資本論各卷正文以及註釋。尤其是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三章各節及註釋。(譯者)

② Robert Owen (1771-1888) 英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在產業革命時代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所謂是初期英國社會主義者之一。曾在英國經營溫情主義的工廠，其次盡力於工廠立法，又在美國的新哈摩尼 (New Harmony) 及墨西哥建設一種共產部落，但均告失敗。其子 Robert Dale Owen，亦以社會改良家而知名。(譯者)

④ Ortes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五四四頁及第五一九頁註釋。(譯者)

去。我，我，相信貧民的幸福，除去合理的節約，與本能的抑制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因而在極力地宣傳。盧姆福德式的……

詩人（掩住耳朵）不，不，我最討厭的是這一類的話。是一切，不然便是沒有。我不忍正視這個社會。我在這社會之外，要創造完全新的社會。我在最近，決計要再次到美國去。

社會改良家（用力地拍着額角）哦哦……

斯忒林進來。

斯忒林 我遲到了。

大家打過招呼。

牧師 我們所棲息的這個社會，是上帝規定的社會。像人體底四肢能各別地動作一般地，在這社會裏面，人們也各有各的任務。因此，所謂平等，便是擾亂上帝的秩序。我們是不能違背上帝的攝理的。所以，斯忒林先生，對於最近的世界，在教會方面是不能再默視下去了。

斯忒林 照這樣說來……？

牧師 那日增月盛的許多貧窮人底靈魂，是非救不可的。

斯忒林 靈魂！是的，正如你所說的，牧師先生。

牧師 不過，斯忒林先生，世間上的某一些人，說貧窮者近來這樣地愈增愈多，在你們企業家，也是有一部分責任的。

斯忒林 （站立起來）牧師先生！

牧師 不，那個，我現在並不是責問目前世間的秩序。那是上帝的吩咐。祇不過，過分猛烈的機械文明，產生了衆多的貧窮者。關於這一點，想要請教一下你的意見。

教授 （阻住想要說什麼話的斯忒林）那是說，斯忒林先生，牧師先生過去也已經對我說過好幾次了，你們底企業的擴展，也就是魔術似的資本的膨脹，不是愈加會使這世間中產生出許多貧窮人和失業者嗎？現在的世界秩序，固然是正常的，可是過分的走到極端，反而是會違反上帝的意志的，說的是這個意思。

斯忒林 （強有力地）斷然不會有這種事情的。不，不可能有的。說因為我們的資本增加了，事業膨脹了，以致那對勞動者招來了不幸的這一類論調，怎麼能夠

成立呢？請考慮一下罷，現在假定自己用十萬圓的資本來經營織布業，那末，那中間的四分之三，也就是把七萬五千圓充作機械、設備、原料以及其他的費用，而剩下的四分之一，也就是兩萬五千圓，充作職工的工錢來說罷。如果這事業上有兩萬圓可以賺到的話，將怎樣辦呢？用不到說，那是會當作追加資本而使用的吧？這樣，就用不到說，兩萬圓也會和四分之三同樣的支配起來，把五千圓當作職工的工錢了吧？那樣一來，職工不是由於事業的擴展，也有那一些的工作可以做了嗎？然而呢，有些喜歡說偏激的話的人，說資本的蓄積……是的，這些人所使用的這句話裏面，包含着無限的羨慕呢……說那蓄積，會增大勞働者底悲慘……這是多麼無知！多麼忘恩負義的話呀！

教授（大爲點頭）是的，我也這樣相信。

在這略微以前一些時候，卡爾和丹尼挨爾在門的地方出現，兩個人聽着這些談話。

斯忒林（對教授這邊）是嘛，先生。何況在那種時候，職工的出路多了，他們的工錢也得提高了吧？這樣看來，感到苦痛的，當然還是我們這方面，是在企業家的這方面。工錢提高的話，我們底利益減少了，自然，投資的效果也失掉

了，那樣的話……

卡爾（從背後）那樣的話嘛……（走近）

斯忒林（發現了卡爾，驚愕地）啊！是你這傢伙！

卡爾（止住大家的驚奇）請等一等。投資的效果失掉了的時候，這樣，資本的蓄積也停滯了，這樣，明白沒有，勞動者的必要也減少了，工錢減低了……什麼呀，還不是原來的計算嗎？哈哈哈哈哈，可是，斯忒林先生，謹祝你的康健！

斯忒林 丹尼挨爾，你……

丹尼挨爾（勇敢地）議論救助貧民以及失業問題，如果沒有勞動者參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獨斷地，要求這一位來列席的。

斯忒林 這不是你來的地方！出去！

對卡爾進迫。

牧師（制止斯忒林，對卡爾）啊，請坐罷。

卡爾 啊，斯忒林先生，像塵埃浮在漲落不定的潮水上那樣地，漂蕩在工錢不絕高低之中，過着不知明天怎樣的日子，是勞動者。（在斯忒林對面的椅子上坐

下)何況，即使是工錢提高了罷，對於你賺錢的一點上，是不會不同的。那正像短時間中沒有拜見到你，就完全肥胖得會使人認不出的情形，是差不多的。

斯忒林 (自言自語地)真是多麼不痛快的傢伙！

卡爾 給你認為是不痛快的存在，我就很痛快啦。也許我是不痛快的傢伙罷，可是，允許我回答你一句話。你填沒了窮人的義塚，建造了很宏大的新工廠吧？在窮人的屍骨上面，肥肥的胖了起來了吧？然而，在眼睛前面看着新造的那個大工廠，而那附近呢，失業者正好像亂草那樣的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工廠是增加了，失業者並沒有減少，這個矛盾，你是怎樣解釋的呢？

斯忒林 我底新工廠裏，已經雇進了很多的職工了。

卡爾 那是當然的罷。可是呢，工廠擴大了，機械的數量增加了的話，你們企業家在那一方面投出的資本，也該有很大的數目罷。然而，和那比較起來，受到雇用的勞働者底數量恐怕是不會多麼大的。那是說，從你這方面看起來，啊，工廠擴大了，啊，汽缸增多了，該是很得意的吧？但是，對於勞働者支付的工錢經費，並沒有達到那個成數，恐怕是不容否認的。工廠即使擴大到三倍罷，被

機械搶走了工作的職工，不是比原來增加得有限嗎？因此，沒有人雇用的失業者，就永遠的在遊蕩着呢。既然是這樣的情形，你居然還能說出勞働者是無知的，忘恩負義的那一類的話哪。抱歉得很，勞働者却不會無知到會對你感恩起來呢。例如說，紡織之類，是怎樣的情形呢？

斯忒林 且慢！

卡爾 （阻止）今天，沒有看到彼爾先生哪……在紡織方面，當前一世紀開始的那個時期裏，不是說工錢要佔到全部資本的一半嗎？不過，這又怎樣呢，在一百年以後的今天，工錢不是實際上減少到總資本的八分之一了嗎？這個事實，你是怎樣看的呢？

斯忒林 你不是用自己的主張取消了自己嗎？你所說的那個事實，才正是機械文明發達了的證據。爲着支付工錢，在資本裏面支配出多數的百分比的那種企業家，現在的世界，是一個也不會有了。不，而且是不斷的在努力，要把它減少呢。你說過，紡織方面已經減少到八分之一了吧？那不但是八分之一，到將來還要減少到十分之一，不，十五分之一，那樣無限地進行下去呢。到以後，會到來不要一個勞働者的時候，也是說不定的。那是企業發達的一定的途

逕，機械生產必然的結果。因了那個緣故，失業者的是否要增多起來，或是不會增多，却不是企業家所能管到的了。那樣，難道你也打算張開雙手，站在文明進步的前面，去阻止它嗎？

卡爾 誠然不錯，那是機械生產的必然結果。然而，並不是人類生活的必然結果！

斯忒林 那末，照你說是怎樣的？

卡爾 我說，把生產機關，從資本家手裏，返還到人類底手裏去！

斯忒林 什麼！

卡爾（放低聲音，比較平靜地）不過，現在却不是說着那根本問題。那種事情，也用不着單是對你說的。現在說的，祇不過是企業的膨脹，並不像你們說的那樣，是優美的福音，而且不會在勞働市場裏出現的。

斯忒林 那是福音！斷乎是一種福音！退一步說，即使支付工錢的資本部分，有比例地減少罷，可是從量的增減上來說，或多或少，還是增加了的。然而，單是從那一些來說，我們還不是比較多地養着勞働者嗎？

卡爾 可是，不巧得很，勞働者的增加，却比那來得更其迅速。工錢資本不曾增加多少，而勞働者却不絕的增加起來。問題的要點就這一點上面了。

社會改良家 正是那樣，正是那樣。我們日常說的限制貧民的生殖，正是在那一點上。馬爾薩斯的教示，是正確的。人類的貧窮，是從那輕率的生殖，也就是說，是從那濫生孩子而發生的，這在現在已經沒有多加討論的必要了。人增加得過於多了，吃的食物却追隨不到那一些。尤其是生殖繁多的勞働者，非得加以限制不可的，而且，更不能不遵守節約。除去這個以外，便沒有營救勞働者的方法。

卡爾 你，別再多說了！說出這種獸話，還受得了嗎？吃的食物隨便多少，都有的。是呢。祇是勞働者沒有買到那些的錢而已。他們飢餓的原因，並不是爲了現實上沒有食物，而是因爲對它伸不出手去呀！

丹尼挨爾 是的！

斯忒林 別開口！

卡爾 那證據嘛，如果是這樣的情況，該是怎樣呢，我問你罷！

教授 (對卡爾) 等一等！

卡爾 (並不理會) 譬如說，假使並沒有增加一個勞働者罷，那雖然不是斯忒林先生剛才說的，可是，機械底能率高將起來，而勞働者漸漸地變成不必要的時

候，會有怎樣的結果呢！不，如果到了不要一個勞働者的時候，將會怎樣呢？
噯，你說！這難道也是勞働者的人口過剩嗎！

社會改良家 那，祇不過是那，在相對的意味上……

卡爾 對了，誠然不錯，是相對的。但是，假使是老鼠或者是鷄毛菜底世界的話，那就知道了，在人底世界裏面，所謂絕對的人口過剩什麼的，怎麼可能呢？我最討厭你騙人的所謂馬爾薩斯的那一類禿驢！大體上，討厭的是叫做禿驢的那種傢伙！什麼是上帝！什麼是上帝底慈悲！

社會改良家沉默。

僧侶 (生氣) 可不能說粗鹵的話！

卡爾 沒有能使你們更清楚的話了。

僧侶 說什麼！

卡爾 我陪了我底媽，曾經拜聽過你的講道的。你不是說過：貧富的對立是上帝創造的調和、是攝理嗎？仔細看一看這滿是血腥的現實罷！這是調和嗎？這是上帝的攝理嗎？

僧侶（憤然）你聽着……

卡爾 是上帝的攝理，沒有聽的必要。

牧師（對卡爾）你有些誤解我們了。（指僧侶）我也未必和他的意思是同樣的。

我也曾參加過牛津運動①，可是，我以為上帝的意志，是在於信仰上帝，方才
能造成更為完美的世界。

卡爾 但是你起先不是說過：這現實是上帝所顯示的秩序嗎？

牧師 一點不錯。好好兒的守住這個秩序，一邊非得救濟靈魂不可。若不是依靠信
仰上帝、心地清正的人們底力量，要真正完美的世界出現，是不可能的。

卡爾 我雖然不知道你是一位多麼偉大的僧侶，可是，我却不能信仰上帝。因為看
不清眼前的現實。

牧師 信仰上帝，你要信仰上帝。

卡爾 斷然不能信仰！

① Oxford Movement 一八三三年英國牛津所發生的英國教會內的改革運動。由高教派對低教派所
起的。以彭西（Pusey）紐曼（Newman）基布爾（Keble）等為首領，發行論文小冊以作鬭爭，因
而又稱「Tractarian」。（譯者）

牧師 那爲了什麼？

卡爾 既然是那樣足值信仰的上帝，爲什麼要睡在教會裏面呀？是在教會裏面冬眠着呢。跑出來！睜開眼睛仔細的看一看現實！讚美上帝，那到以後再做好了！

牧師 哦哦……（祈禱）

卡爾 擘，你在對誰，祈禱的什麼事情！

僧侶 嘿！（進迫）

卡爾 禿驢用不到生氣。要愛你的敵人！（站立起來）我是決計否認的。我要在上帝底面頰上，濺上新鮮的現實底血花！那還能由了上帝的力量，擦掉這世界上

的血嗎，能擦的話，擦了看罷！

僧侶 啊啊……

卡爾 不見得能擦掉罷。你們這批東西，祇不過是在血糊的上面，輕輕兒的掩上布片而已。

牧師 愛，祇有由了愛，才能有不流血潮的世界到來啊。

卡爾 鬪爭！祇有由了鬪爭，才能有不流血潮的黎明……

詩人 啊啊，新大陸的那片大曠原啊。祇有恩師奧文，才真正是上帝意志的實現

者。是沒有血的社會的建設者！

卡爾 別再說神話了！

詩人顫着身子，對卡爾注視。

卡爾 到美國也好，到火星也好，到你那喜歡的地方去罷！（立起來，在地上蹬着脚）在這兒！是我現在站着的這個社會！這個社會和我們是合在一起的！是想要解答出這個社會底血腥的謎語！我們可並不是遊牧民衆！也不是夢遊病者！

詩人茫然地站着。

教授 （憤怒地）你們勞動者的偏見，未免太強了。對於是有恩的資本主義，究竟爲什麼要那樣地不滿足呢？仔細的想一想罷，你們託了有資本家的福，不是能夠活下去了嗎？

卡爾 感激之至哪！

教授 這一種態度，就叫作偏見。我告訴你。正因爲資本家有着值得讚賞的節欲心，勞動者才能有工作做哪！而且是日增月盛的增加下去的。你瞧罷，資本

家，明白沒有，如果把那利益完全爲着自己底享樂而濫費的話，你們勞動者究竟會怎麼樣呢？然而，企業家並不空費他的利益，有的灌注到工廠的機械上去，有的投在土地上，增加了勞動者可以勞動的地方。正因爲那樣，資本主義也發達起來了，而勞動者也可以得到麵包了。德國詩人叫做哥德的，有句名詩：啊啊，我底心胸宿有兩個靈魂，互相連結不分……資本家心裏也是那樣的。正因爲把想要趨向享樂的本能，用強烈的克己心抑制下去了，這社會才能繁榮起來。可是你們，却常常有着偏見，說企業家是貪慾的、貪慾的，實在並不高妙。這是可怕的謬誤。

卡爾拍着膝踝，爆發出哄笑。

卡爾 先生，用那調子進行下去，那末，吃東西是絕食的節約，走路是立停的節約，還有呢，哈哈哈哈哈，學問是無知的節約，還有呢，勞動是懶惰的節約，哈哈哈哈哈，這倒是驚人的學問。先生，我完全醒過來了。

教授 這是多麼侮辱的態度。豈有此理，實在是豈有此理！

卡爾 哈哈哈哈哈，決不敢，決不敢，並不是在侮辱，而是在驚奇呢。

卡爾依然繼續地笑。丹尼挨爾也跟着他笑。彼爾進來。他很是慌張。看到這種情形時，便悄悄地
在角隅上坐了下去。

卡爾

（立起來，對丹尼挨爾）好罷，由他們就是了。（正想要走，見到了彼爾）
啊，彼爾先生，好久不見了。也許是自由、平等、博愛，起了作用吧，胖得使人很眼紅哪！我爲你很高興呢。（回過身去）唔，資本大了，資本家肥了，很不錯哪！龐大起來的金錢，都變成了工廠、機械、和原料，勞働者呢，連那殘餘的都拿不到。託了這個福，無產階級就成羣的在工廠周圍徬徨。情況好的時候，用升斗量着必要的一些使罷；到不要的時候，趕出去就是了。唔，勞働者在工廠和墳墓的中間，就像鞦韆那樣的搖着擺着，像野狗似的毫無依靠的奔走。你們盡可以從資本家俱樂部的窗口上，望着那個情形，嘴裏說着那是些產業豫備軍，產業豫備軍是資本主義的囤積糟，在臉上笑着就是了。那也是很不錯的。不過……（強烈的拍着桌子）不過，要明白，默默無言地走着的他們底心胸裏，正在燃燒着的是什麼呢……什麼時候方才到來呢，將會捲起怎樣的暴風雨呢？可不要忘記掉那個才好！

退去。

彼爾 (看着卡爾離開，走到桌子近旁) 巴黎……巴黎……

斯忒林 (氣憤地) 嚶！說，巴黎怎麼啦！

彼爾 巴黎的……巴黎的……那公社，終於把政權，拿、拿到手了……

斯忒林 哦！(飛跳起來)

教授 什麼！(跳將起來) 不可能！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都驚愕地站立起來。

彼爾 這個、這個……(拿出紙條誦讀) 三月十日，巴黎的政權終由國民軍中央委員之手加以掌握。從市政廳(Hôtel de Ville)開始，以及所有公共建築上，均已翻揚紅旗，世界史上初次見到的勞働者掌握之政權，正在全歐洲繪出一絕大渦紋……

丹尼挨爾 萬歲……

教授 唉唉……(大家起身)

卡爾突然又回了進來。
大家對他看望，悚然地。

卡爾
（高高地揚起和彼爾同樣的紙條）瞧罷！暴風雨！暴風雨！暴風雨！事實證明一切的時候，就要到來了！

把紙條丟到他們那邊，奔跑出去。

黑暗。

字幕 1

肥大起來罷！肥大起來罷！

① *La Commune de Paris* 普法戰爭結果，法國敗北，遂廢拿破侖三世，採用共和制。在這內亂時，巴黎市武裝保護共和制，但至一八七一年因政府欲解除武裝，民衆即於三月十八日蜂起驅逐王軍，組織巴黎公社，至同年五月止支配了巴黎。指導者中有第一國際人士的參加，以完全的自由·平等口號，訴之全國，但終被王軍所敗，民衆犧牲者達三萬人以上。這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有名的無產階級爭取政權事件。（譯者）

蓄積起來罷！

影片 1

（甲·乙·丙·丁四個圓圈在銀幕上滾轉過去。每一個圈，一邊旋轉一邊各自肥大起來。那上面很大的字。）

『資本的積集』

影片 2

（不絕肥大起來的甲和乙合併了，丙和丁合併了，合併起來的兩個圓圈各自擴大到兩倍，依舊旋轉着過去。那上面很大的字。）

『資本的集中』

字幕 2

可是，等一等！

不變資本是這樣的

快速度地肥滿起來了——

工廠的增造，機械的增設
原料的增加，等等，等等

字幕 3

可是，瞧罷

可變資本（工錢）

却及不到那個

遲遲地，緩緩地

然而想一想罷

那剩餘價值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是·從·可·變·資·本！

從不付出的勞働！從剝削！

字幕 4

這裏發生了

資本主義崩潰的一個成因

『利潤率低落的法則』

影片 3

這是說：對於總資本的
利潤率的低落！

（這資本的兩部分，各用圓圈表示，「利潤率低落的法則」用戲畫式的表示。這當兒，將那成爲使利潤率低落底一個要素、企業家所負擔底銀行利息以及地租，用陸續切掉那表現剩餘價值圓圈的状态，來加以表示。）

第四場 產業豫備軍

音響和閃光的啞劇場面。

斯忒林新工廠的外牆和克羅斯新工廠的外牆，水平線地相對着，交錯的描繪出傾斜線。

前者是白色，後者是赤色。

舞台底大體上的中央部分，由兩種斜線形成好容易才能通過人體底狹小的楔形走路。那可通到舞台後牆 (Horizont) 的黑暗中去。

第三場終了同時，爆發出強烈的機械運轉的音響。從外牆的內部不時放射出電也似的閃光，強烈地照射着舞台。

下面的字幕跨着兩種外牆被放射上去。放映面的左半在赤色牆上，右半在白色牆上，中央的楔形部分避開字幕。是用藍地黑字的字幕。

字幕 1 (在音響與閃光之中)

競爭！競爭！競爭！

散發火花的競爭！

是的，那是

資本蓄積底強力的槓桿！

字幕 2

蓄積！蓄積！蓄積！

是的，那是

產業豫備軍的

雜食鍋！

字幕 3

『社會的財富……：由於資本增大的廣闊與強烈，又，無產階級底絕對量和那勞動生產力的愈加增大，因而產業豫備軍也就益形大了。所以產業豫備軍的相對量，也和財富底潛勢力的增進一起增大了……：到最後，勞動者階級的窮苦階層和產業豫備軍愈是擴大，待救恤的窮苦者也就益加衆多。這便是資本主義底蓄積的絕對的，而且是普遍的法則……：』

字幕 4

「在一極上是財富的蓄積，同時和那處在對極的勞動者階級方面的蓄積，則是窮困、勞動苦痛、奴隸狀態、無知、野獸化、道德的墮落等等了。」

——資本論第一卷①

——資本論第一卷②

這時，從舞台的一方，有一羣無產階級的男女老幼，排成一列，默默地登場。他們像石頭似地並不說話，走向黑暗的隧道中消失掉了。

羣衆的組織和服裝，應依據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中的：「相對的過剩人口底：流動的、潛伏的、停滯的、以及浮蕩的形態」。

字幕 5

- ①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五四二頁。（譯者）
- ②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五四三頁。（譯者）
- ③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五三九頁。（譯者）

字
幕
6

再見了，駛行啊，特別快車
資產階級號！

向 無政府的生產！
向 無計劃的生產！

在月亮世界裏

異常的消費者

可出生了沒有？

從火星上

大量的定貨

可有到了沒有？

那可不知道了……

產業豫備軍依然默默地走進隧道裏去。
立即轉換到下一場。

第五場 資本啊集中起來，建造巴培爾的塔

大英機船製造聯合股份有限公司開幕的日子。

前場的赤牆、白牆，並沒有變化。

桌子、椅子。

前場中當作隧道用的部分底上部，橫誌上很大的字跡：

『大英機船製造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斯忒林正在對到會的來賓致詞。但使觀衆參雜在來賓中間。拍手從舞台內部發出，通過擴聲器。

斯忒林 諸君！噯噯，我國的造機造船業，到昨天爲止，猶如同等勢力的三家公司鼎立起來，繼續不斷地像噴火那樣的，激烈地競爭下來的。尤其是抱歉的是，我們和克羅斯氏，曾經作過最最劇烈的戰鬥。然而，過度的競爭，祇不過是誘導商品價格的低落，不單在計算上非常不利，就是以個人的資本家互相對立來說，那籌劃擴大事業的情形，對於將來完成國家底大企業上，也不能不說是頗爲困難的。舉例來說罷，像鐵路事業，便是要有獨佔性質的事業，將來非得

合併起巨額的資本，運用到這方面去不可的。因而在這一點上，我們底公司就和克羅斯氏底公司，現在就斷然地聯合起來，充當那中心的資本。諸君，現在，這兩家公司的聯合、資本集中的勢力，實在是在我國、不、在全歐洲也看不到可與它類比的例子的了。

猛烈的拍手。

斯忒林 這樣，我們底理想是，驅使這個勢力，將來把在我國底重工業關係的企業，完全集中到我們底手裏，來獲到強大的獨佔的地位。

拍手。

克羅斯（接替）到昨天爲止，被人說是鼠雀之爭的兩家公司，現在，在這兒得能握起手來，實在是不勝欣快的。在現代，中小企業在任何點上，都早已對敵不過大企業的了。在所有的方法之中，祇有集中多數的資本，方才既能建造巴培爾的高塔，也可以填沒地中海。謹以這一句話，來表示我底抱負。

拍手。

彼爾 (他略微有些興奮) 在這慶祝盛大的聯合的日子裏，嗯，那個，能夠說述祝辭，覺得很是光榮。和克羅斯先生，以及斯忒林先生不同，(咳嗽) 這個、這個、像我們這樣，這個、一般生活資料，唔，用不到說，那個，從事，不、是製造麵粉、紡織等等，人的，這個、有關於衣食方面的人，在那製造上，這個，若不仰仗供給必要機械的話，那麼，製造就不可能了。這樣看起來，這一次產生的公司，實在是個，這個，可說是扶育我們的父母了。不，是養育的父母，不，還是扶育的父母來得對。

拍手，笑聲。

彼爾 (揩了汗水，想要走下講壇，忽然又慌張地上去) 噯，我忘了有句話要報告各位。實在是，雙重喜事，這個，有一件值得慶祝的消息。這，說的是呢，

○ 舊約中的一個故事，謂挪亞的子孫欲通到天上，因而想在巴培爾 (Babel) 地方造一高塔，使塔頂通天，但爲耶和華所阻。參閱舊約創世紀第十一章一—九節。(譯者)

大概在兩年之後的期間裏，在這個市裏，這個、物品……不、那個舉行物產大博覽會的計劃，噫噫，已經決定了。是博覽會呀！

猛烈的拍手繼續了一會。

彼爾

（愈加興奮起來）噫噫，美索不達亞米的，那裏，是像美索不達米亞^①的……

那樣的，在這市裏，世界的物產，這個，商品都聚集起來，可以出現巴比倫了。現在先說一句介紹一下。（想要下去，重又上來）噫噫，又忘記說了。對於博覽會會長，各方面頗有力地想要推舉斯忒林氏擔任。看來非常之好，那裏，那個，非常之好。（笑聲）噫噫在下是不大會說話的。（走下講壇）

盛大的拍手。

斯忒林（趕忙登壇，欣然地）對於彼爾君所透漏的消息，實在是非常慚愧。然而，關於物產博覽會的事情，却是非常快慰的。爲了國家的產業，誠然是不勝祝福之至。可是諸君，我在某種意味上，現在手裏還有一種更值得高興、值得慶祝的消息，可以報告出來。

傳播的聲音 是什麼事情！是什麼事情！快一些說出來罷！

斯忒林 是巴黎公社的，也就是剿滅巴黎暴徒的快報。

傳播的聲音——

（狂熱的拍手。震動全場的歡快的聲音）

斯忒林 自從三月以來，使我們無限不快的巴黎的暴徒，由着在公共墓場（Père-Lachaise）上的最後大戰，終於全數殲滅了。所有的要塞燒毀了，幾萬個不法的勞働者，完全像老鼠似的被斬殺了。他們是受到了正義的制裁了。受到了當然的報應了。請用轟雷似的拍手，來接受這個痛快的報道罷！

傳播的聲音——

（像狂電似的拍手，重又傳揚）

① Mesopotamia 西南亞細亞的一個地方，與埃及同為世界最古文明的發達地，氣候大陸性，多沙漠，南方沼澤地帶農業很為發達，北部產煤油。（譯者）

② Babylon 古代巴比倫尼亞（Babylonia）的首都，為當時文化發祥的中心地，後被亞歷山大王所

征服，漸行荒廢。（譯者）

黑暗。三個人離開。

背後的一道牆，迅速地除去。
那以後，繼續第六場。

第六場 孕結了未來

黃色陰鬱的燈火，微弱地點着。

卡爾底家。

黃色幽暗的燈光下，有正在舉行默祈的同志們。他們底側臉被照在光線中。

卡爾、伊隆卡、喜劇演員、卡爾底母親、六七個勞働者。

卡爾 巴黎的勇敢戰士們底靈魂啊，平靜地安眠罷！

勞働者甲 立刻瞧着罷，我們要復仇！

伊隆卡 可憐的，可憐見的……（哭了出來）

喜劇演員 （突然抓住自己稀薄的頭髮）唉唉，公共墓場、我在孩子的時候，常常

在那森林裏走的。是的……在那兒……在那兒……大家都給殺死了！殘殺……

殘殺……波爾德也犧牲了吧……拉弗爾[⊖]也犧牲了罷！那傢伙也犧牲了吧……

他也被殺了罷……怎麼辦呢……唉唉，這老東西！這老屍骨！卡爾！我可獸

⊖ 波爾德，拉弗爾，傳記不詳。（譯者）

不下去了……

伊隆卡 報仇！我們要報仇！

卡爾 是的！

勞働者們 是的！

卡爾 無產階級爲了要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便非得先爭取資本主義者掌握着的政權不可。巴黎的同志是這樣地做了。固然是終結在悲慘的結果之中罷，但至少在兩個月之間，是支配過巴黎的。同志！你們是失敗了，然而那工作，是偉大的！你們的工作，我們會繼續做下去的！公社，是會復活起來的！

勞働者乙 那時候，一定會到來的！

勞働者丁 是的！在世界的某一個地方！

卡爾 安眠了罷，同志啊！

勞働者甲 同志啊！

老母 卡爾，我現在想起了你爸爸處死刑的那個時候……

卡爾 （嚥了一口唾沫，顫着手腕，呆呆地站住）

喜劇演員 （要跪在老母前面那樣地）媽媽，今兒晚上，請你允許我一個衷心的要

求罷。(對卡爾) 嚶，你也聽一下罷。在再也忘記不了的今天，在憤恨的這個日子裏，你和伊隆卡結了婚罷。嚶，卡爾君，嚶，媽媽，答應了罷。

短時間裏，繼續着沉默。

喜劇演員 你是在血腥的日子裏，生下來的，在血腥的日子裏，你們結婚，這也許是命運罷。卡爾君，這樣辦罷！

卡爾默然地點點頭。

喜劇演員 (對伊隆卡) 你是愛卡爾君的！我知道得很清楚，嚶，該沒有話說了吧？

伊隆卡默然地點點頭，掩住臉龐。

喜劇演員 (要求) 媽媽，你瞧，他們是這樣的。你說一聲好罷。

老母默然地點點頭。

喜劇演員 (對勞動者們) 最後，你們也是贊成的吧？

大家表示贊同。

喜劇演員（興奮地）好！啊啊啊，在我一生的工作裏面，沒有再比這更好的工作了。（使卡爾和伊隆卡強烈地握手）伊隆卡是一個孤女，可憐的沒有依靠的孩子。可是，這孩子，有着單身飛到資產階級鎗口上去的熱情。是一個奇怪的孩子，他有着尖銳的直覺，能夠判斷正當的和不正當的事情。你們生下孩子來的時候，我來跳一次最後的舞蹈罷。卡爾君，你要愛護伊隆卡。……愛護着她……（他突然開始哭泣）

卡爾（挺起身子握住伊隆卡底手）伊隆卡！

伊隆卡（有力地）唔！

卡爾 伊隆卡！（把她緊緊的擁抱起來）

勞動者們高呼萬歲。

第
五
部

第一場 恐慌到來了！

第一齣 漂木的搖蕩

傳播的聲音 1 (並不啓幕)

和平，常常蘊結着暴風雨

資本主義的商品，常常包含着自殺劑

在那自殺前後，商品消去那鬱憤的時候

全世界的人，都要哭喊、叫喚、發狂、殺戮、呼號的

然而在暴風雨之前，資產階級的花園裏，正爛熳地開放着撩亂的花朵，

吹奏着和平的樂曲

和愉快的夢連結在一起

不過，不過，不過！

傳播的聲音 2

華爾茲底陶醉的旋律，變成了強烈的暴風雨底咆哮

更急變成呷呷嘖嘖的，崩潰底硬性音響

那聲音的斷續。

斷續之中依然可以聽到崩潰底音響，和暴風雨底聲音。

閉幕。

在背景銀幕上從背後照射出橙色的光線，映着化裝跳舞會的怪誕的亂舞影繪。在這一齣的演出之中，影繪的舞踊，應該適當地加以斷續。

爽朗的音樂。

是資本家俱樂部。

幾把椅子和桌子。

第一齣 第二齣、第三齣，可以將舞台成立體的或者是平面的三部分，在豫先準備好的裝置上面，由了照射燈光 (Spot-light) 的移動，作快速度的轉換。

一八七〇年代。

丹尼挨爾把身體深深的坐進沙發裏，捧住了頭。

古爾蒙進來。他穿着船主的服裝。

啪的打了一下丹尼挨爾底肩頭。

喜劇演員 美麗的憂鬱啊！

丹尼挨爾 (突然生氣地) 爲什麼老是要說嘲笑人的話呀？

喜劇演員 聽來有些兒嘲笑嗎？

丹尼挨爾 正像我爸爸說的那樣，我也許是一個值得瞧不起的哈默萊特罷。可是，我是在誠心的考慮。是在認真的考慮呢。我聽到你嘲笑的話，很不高興呢。

喜劇演員 (低下頭) 貴少爺，這可對不起得很，出乎我的意外哪。不過，怎麼樣呢？(指着影繪) 在那化裝跳舞會裏，我想去搞一下呢，表現一番滿好的啞劇罷。

丹尼挨爾 得了罷。

喜劇演員 (毫不在意地) 丹尼挨爾君，啊啊，你聽我說罷。很古的古代，有一個國王，他有着了一件非常珍貴的寶貝。聽懂了沒有？啊，聽我說呀，你以爲那是什麼東西？

丹尼挨爾 不知道！

喜劇演員 是一隻石頭的磨。

丹尼挨爾 (引起了興趣) 是磨？

喜劇演員 是的，不過那隻磨，是非常奇怪的磨呢。

丹尼挨爾 (低聲地) 唔。

喜劇演員 說起爲什麼是奇怪的嘛，那，祇要唸了咒語，那磨就會啾嚕嚕的轉起來，祇要是需要的東西，便無論什麼都能夠出現的。

丹尼挨爾 太沒有意思。(站立起來)

喜劇演員 可是呢，你聽吓，有一個船主……(指示一下自己所穿的船主服裝) 也就是我呀，在偶然的機會裏，把那隻磨偷到手啦。

丹尼挨爾 別再說下去罷！

喜劇演員 那船主，是個貪心得可怕的人，即使是和英國第一流的資本家比較起來，也決不會遜色的那種貪心的傢伙囉。(嘲笑地) 丹尼挨爾君，聽懂沒有？是他，把磨放在船的裏面，出發去航海去哪。可是，在有一天裏，船裏的鹽沒有了，船主就立刻把咒語唸了起來。一唸咒語的時候，啊啊，出來了，出來

了，雪白的鹽不是像流水那樣的淌出來了嗎！

丹尼挨爾細細的看住古爾蒙底險廳。

喜劇演員 可是呢，到了那已經足夠的時候哪，那可不得了啦！他把那停住磨的咒語，給忘記掉了。雖然想要使它停住，可是沒有辦法停，鹽儘是不斷的磨出來，船裏的房間滿了，不，一直堆積到走廊上去……啊，在甲板上也是……啊，多得了不得……

丹尼挨爾 噯？那麼怎樣呢？

喜劇演員 啊，船頭上也是了，啊，船艙上也是了……

丹尼挨爾 (握住古爾蒙底手) 古爾蒙君！

喜劇演員 從船艙一直到船底……(挺起身來拍拍丹尼挨爾底肩膀) 那情形是這樣的：可憐見的，船慢慢兒的沉下去了。因此，就是到了現在罷，海水還不是鹹的嗎？(一邊站立起來) 那正像失業者底眼淚，世間都是非常鹹苦的了。好啦，這以後是古爾蒙先生，使盡拿手本領的啞劇囉。(想要退地去)

丹尼挨爾 等一等。

喜劇演員 那末，你明白了嗎？

丹尼挨爾 一點兒不錯，爸爸在轉着石磨……那停住的咒語，爸爸恐怕是不會知道的。我呢，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却不能不默不作聲的看着那個情形。救救我的苦惱罷，古爾蒙君，我真沒有法子不去耽心呢。

喜劇演員 (聳起了肩膀) 自己底事情，由自己去解決。聰明的人會在活着的時候，就造成自己底墓石的。

離開。

丹尼挨爾 捧住頭，思考。

斯忒林 帶着天文學家進來。

斯忒林 很高興。啣着雪茄煙。

斯忒林 對了，先生說的很對。是太陽的黑點。世間的景氣和不景氣，都是和太陽的黑點有關係的。

天文學家 以搞着天文學的我來說，固然不太懂得世間的事情，可是，好像有些是這樣的。太陽上有黑點出現的時候，總會有不景氣的情形發生的。……這是

說，怎麼呢，地球上的人的生活，差不多可以說是受着太陽底黑點的支配的。
斯忒林 是啊，先生。

天文學家 人是很柔弱的。廣大的宇宙底中心，是可以由了太陽的顏色怎樣，而決定命運的。人所做的事情，任何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

斯忒林 (笑着) 先生，可有防止太陽黑點的方法沒有啊？

天文學家 噫，這個嘛。

扮成騎士的人，和一個胖得像啤酒桶那樣的人，並肩地一邊說着話，一邊進來。

扮成騎士的，是維也納的製鋼業者。

後者是美國的製粉業者。

美國人 總而言之，我告訴你，美國是世界的磁石，是吸收世界財富的強大的磁石。可怕的是金圓(Dollar)的將來呢。啊，先生，非常感謝，今天晚上拜聽了你的高論。正像你說的那樣，太陽的黑點，太陽的黑點！嚶嚶嚶嚶嚶！(他笑出動物也似的笑聲)

奧國人 (握住騎士的劍) 希望多瑙河有榮光！世界的景氣，現在正好像不絕的集

中到多瑙河的河邊上去啦。(插進了劍)瞧罷，在這幾年之間，有幾百幾千的大公司，大銀行，出現在我們奧·匈^e的財政界裏面了。就以那小氣的普魯士哭着說苦，避開了投機家之後來說罷，勇敢的事業依然在不斷的聚集到我們的維也納來呢。現在，我那故鄉維也納都市，已經從藝術和古典的都市轉化出來，陸續改變成偉大的產業王座了。

斯忒林 (笑着) 你們兩位！對於吹自己國家的牛，倒有些受不了哪！

奧國人 那裏，倒也並不是吹牛呀。(對天文學家) 先生，我對於先生的太陽黑點的宿命論，抱歉得很，有些很難贊成呢。那是說，如果爽直的依照我底意思說起來，太陽的黑點，並不是人底宿命哪。

美國人 (拍手) 對啊、對啊……

奧國人 誠然不錯，太陽有了黑點，就會出現所謂恐慌的不愉快的怪物。唔，在那一點上，我也是大為同意的。可是先生！我相信可以用人底力量，把那太陽的黑點打退的。

天文學家 唔、唔。

奧國人 何況，即使有黑點出現了罷，那一點兒的東西，假使我們有偉大的，不、

有超特的生產力把它乾脆地摔掉的話，那又怎麼樣啊？太陽的黑點，和那豹的斑點，可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哪？

斯忒林（拍一下手）對啊！

奧國人（拔出劍身，重又用力按插進去）要把生產力擴大的話，祇要增大資本，是極其容易的事情。那樣的話，先生，世界之中，就可以用我們底商品堆積起來了。那時候，黑點那傢伙，也不過像用蠟燭的火去燒乾地中海的水，是同樣的了。先生，可不是這樣的嗎？

美國人說的很對！親愛的多瑙的英雄！

兩個人並肩地走了。

在背景銀幕上映射光影。

化裝的人影中央，古爾蒙所扮的船主，努力地演着轉動石磨的啞劇。

① Austria Hungary 奧地利·匈牙利帝國，一稱奧斯·馬加 (Austria Magyar)，馬加即匈牙利

民族的名稱。奧·匈兩獨立國共戴奧地利皇帝為王，除外交、軍事、財政外，兩國仍各自進行自治。匈牙利本為奧地利屬國，自一八六七年始成一獨立小國，和奧地利組成這二重國家，繼續到五十多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方始分離各自獨立。（譯者）

華麗的交響樂。

丹尼挨爾站立起來，想要退出。

斯忒林 (看住影繪中的古爾蒙底姿態) 丹尼挨爾！

丹尼挨爾立停下來。

斯忒林 古爾蒙又在做什麼呀？

丹尼挨爾 不知道。

斯忒林 該不會又在做無聊的舉動吧？

丹尼挨爾 不知道。

斯忒林 在轉的是什麼東西？(有些不安起來) 丹尼挨爾！你又寫了無聊的故事吧？

丹尼挨爾 沒有寫。

斯忒林 丹尼挨爾！

丹尼挨爾並不回答，逕自走了。

斯忒林和天文學家相並地坐着，不安似地眺望着影繪。

不多一會，影繪中的船主好像已經演完了啞劇。

可以看到化裝者們底前俯後仰的笑的神情，以及聽到那種笑聲。

古爾蒙被圍在許多奇怪的化裝了的人影之中，像樹木似地毫不動彈地直立着。

啊呀！

影繪中笑着古爾蒙表現的人們底動作，突然停止了。同時的，紳士淑女們底笑聲，也霎的中止。

斯忒林從椅子裏跳將起來。

和他相反，到現在為止挺立着的古爾蒙，突地把雙手在空中揮動，爆發出奇特的哄笑聲音。

斯忒林直立着，注視住觀衆方面。

傳播的聲音——

哈哈哈哈哈！

丹尼挨爾進來。

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

影繪的光消滅了。

斯忒林 (像要撲到丹尼挨爾那面去也似的神氣) 丹尼挨爾！

丹尼挨爾 爸爸！

他把紙條交給父親。

斯忒林像搶過來似地，對那觀看。

傳播的聲音 (大而強力)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五月！

斯忒林 (誦讀) 「維也納證券交易所，突然受到絕大混亂的襲擊……」完了！「絕望的狂亂與未曾有的破綻，現正繪出渦紋，不絕在多瑙河岸擴展」！

他握住紙片，幾乎要倒將下去。

丹尼挨爾 爸爸！

斯忒林 ……

丹尼挨爾 爸爸！

斯忒林 ……

維也納的製鋼業者慌張地進來。

奧國人 斯忒林先生！斯忒林先生！

斯忒林 （半自言自語地）扔到奧國去的我那巨額的投資！（對奧國人）爲什麼你們會做這樣笨的事情！你剛才說的是什麼話！不是神氣活現的說過維也納是產業的王座嗎！既然如此，又爲什麼現出這種醜態哪！

奧國人 ……

斯忒林 你們的製鋼公司，託了誰的福，今天能有這樣大的規模呀？還不是完全靠了我的福嗎？什麼是太陽的黑點！什麼是提高生產力！回去！現在立刻回到維也納去！

奧國人 是。

美國人進來。

美國人 （自言自語地）什麼，美國是世界的磁石。美國……美國……那裏，美國是……

斯忒林 是大西洋比泰晤士河更要狹小的現代！流到美國的巨大的歐洲底資本，立刻要受到影響了。鐵路股份！是的，我的鐵路股份！危險！危險！危險得很！

他彷徨地在屋子裏走動。

斯忒林 啊啊，物產大博覽會又快要到了……丹尼挨爾！丹尼挨爾！

丹尼挨爾 （沉靜地）要來的事情，終於來了。

斯忒林 傻瓜！

丹尼挨爾 爸爸，你們製造的世界裏的物品，都擠在一起呻吟起來了。那爲了要賺錢、賺錢而製造得過多的商品，在倉庫裏面找到了故鄉。（指着影繪）爸爸，商品的死魂靈，把手按到他們底肩頭上了……

背景銀幕上映出光來。

那地方沒有一個人影。

受着蒼白光線而沒有人影的銀幕，不痛快地發着光芒。

古爾蒙進來。

他手裏拿着船主的帽子，搖着肚子走將進來。

喜劇演員（凸出了肚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對奧國人）快些把磨止住

了罷。快、快、快、快些！

奧國人 閉嘴！老鬼的船主！

喜劇演員（裝出做戲的姿勢）哈哈！光輝的騎士老爺。（敬禮）在蕩漾出美麗波紋的多瑙河裏，括過來了這樣奇怪的暴風雨，實在是抱歉萬分哪！

斯忒林 古爾蒙！你這東西在嘲笑我哪！

喜劇演員 那、那兒的話！造船王、造機王、煤大王……當代無可比擬的無冕之王、對您那高大的權勢，我這可憐的跑龍套小演員，那兒敢隨便說話呀！

他一邊揮弄着帽子，一邊出去。

黑暗。

傳播的聲音——

——五月二十七日早晨，破產倒閉的七十家，第二天二十八日，一百多家公司全部覆滅，交易所突然給關住門了！

第二齣 暴風雨

傳播的聲音（在黑闇中）

——一千八百七十三春季，在多瑙河邊開始起頭的那大恐慌，本質上便是商業的恐慌。也就是由着資本制度生產而發生的商品的苦悶。是脂肪過多症。那把奧·匈全國、德國、義國、瑞士、法國、俄國，都捲進在這暴風雨裏面，更渡過多維（Dover）海峽，把整個的英國也捲進到氾濫着的怒濤中間去了。

——還有，也跳過我們斯忒林氏說過的，比泰晤士河更要狹大的大西洋，而席捲了美國的整個土地。發生恐慌以後四年，破產的公司、銀行、所殘留下來的負債，實際達到十九億四千萬圓！

——瞧罷，在商品的泥濘中翻來覆去的資本主義！

照射燈光打到第二齣的場面上。是勞工聯合會的辦公處。

有十幾個興奮的勞働者聚在一起。卡爾是其中的一個。

卡爾（用激昂的口氣）瞧罷，瞧那資本主義呻吟的樣子罷！連那擁有大資本的阿巴提亞鐵工廠，不也說要倒閉了嗎？阿巴提亞鐵工廠的崩潰，會有什麼影響呢？是大小公司的全盤倒閉！是銀行的破產！不，是機船聯合製造公司的危機！

聲音 是的！

聲音 是的！

卡爾 大量解雇的暴風雨已經來了！各自守住崗位！被工廠趕出來的兄弟們，要像雪崩也似的擁過來了！準備戰鬪！

聲音 是的！！

那時候，勞働者甲進來。

勞働者甲 阿巴提亞鐵工廠關門了。

聲音 搞起來啦！

勞働者甲 像馬摩斯①那樣地倒下去了。到工廠的門前去看罷！被趕出來的那些人，就像地獄裏的死人那樣地呻吟着呢！

① 參閱第二一頁註。

卡爾 瞧罷！前仆後繼的，公司都要倒下去哪！新造的工廠都要流產了。鐵路會單成一條軌道死掉，貨物會在堆棧裏爛光。然而，然而呢！在這暴風雨之中，我們的斯忒林先生，却担任了物產博覽會的會長！物產！這倒是一種奇觀！大家在這一次的一次裏面，可以拜見一下斯忒林先生的氣色哪！

拍手。

勞働者乙進來。

勞働者乙 曄，彼爾工廠要減工啦！

卡爾 啊啊，畜生！這和制動機（Brake）搞在一起，還受得了嗎？

勞働者唱出高朗的鬪爭歌。

踩着地面，意氣軒昂地。

黑暗。

第三齣 背水作戰

第二齣終了，同時開始第三齣。

與第一齣相同，是企業家俱樂部。

彼爾捧住頭，獨自在桌子周圍巡迴地走動。

斯忒林匆匆地進來。

斯忒林（走到和彼爾相對的桌子那邊，立停下來，拍着桌子）那不是太無恥了

嗎！那不是太豈有此理嗎？

彼爾 就是這麼說罷，你說，假使現在再勉強的搞下去，我那公司，除掉倒閉就沒有別的路了。

斯忒林 你平時是怎麼說的！斯忒林和自己是兄弟，有斯忒林方才有我，有我方才有斯忒林……連不會說話的你，也把這一件事情在任何的會裏都說着的，總不會忘了罷。然而，這一次又是怎麼樣啊！對我這邊已經定了那麼多的貨，突然，又說是要減短工作，不要那定好的機械了，叫我停止製造，那不是太不近情理嗎？單是那一些，倒還有可說的，連已經提交過去的機械也要送回，又是怎麼一會事呀！

彼爾 不過，你哪，嗯、嗯，請你想一想罷。我這一邊也不是這樣的嘛，定貨由人

家單方面毀了約，出品沒有銷路，存貨堆得山那樣的高，而且還有，原料的狂跌，投機買來的原棉，又給拿掉了出乎意外的墊款，新造工廠又儘是要放資本下去，那個嘛，你說，真是非常……

斯忒林 該是說不成功嗎？

彼爾 你、你、嗯，別那麼……

斯忒林 你的事業能夠發達到今天這樣的宏大，究竟是託了誰的福呢？那因為一次又一次的，由我把優秀的改良機械提供給你呀！如此，你們的工廠才能添造了重又添造，像今天這樣地，不是執到纖維工業界的牛耳嗎？就是以這一次的定貨來說，還不是這樣的嗎？正因為是爲着你們，所以毫不估計的，信任了你，接下這樣大量的定貨的。現在要把它取消，是爲的什麼呀！你說罷，究竟把造成的貨物，要交給那一個、怎樣地處理才好呢？

彼爾 （捧住頭）我……我……

斯忒林 我這邊呢，由你那工廠開頭，所有製造生活資料的有力的工廠……紡織工廠，毛織工廠，製粉工廠等等的定貨，都是一手包辦的。可是因了那裏面最有力的你們，首先吐出柔弱的聲音，以致小的工廠，也接一連二的開始縮小事業

了；不，而且是停頓下來了；破產了。把機械類供給許多工廠的我們底賣買，就爲着那個原故，像帆船的風蓬漲滿了過多的風一樣，除去破裂以外，不是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彼爾 雖然是那麼說，可是說嘛……總之，那個，價格既已跌到生產費以下，而且就是那樣便宜的價格，也依然會沒有銷路，所有的甜頭都逃光了，那個嘛，你說罷，要幹也幹不了……何況，利息又像那發狂的寒暑表那樣地，儘是向上昇高……

斯忒林 (猛烈地拍着桌子) 我並不想聽你的那種哭訴。而是在說，究竟把我怎麼辦？是在說怎樣來免掉這個危機？

彼爾 (鼓起臉頰，緩吞吞地) 雖說是怎麼辦，那個嘛，你……

斯忒林 阿巴提亞鐵工廠倒閉下來那時候的情形，你總知道的吧？留下了一千萬圓以上的債，像廢紙似的沉下去了。那又是爲了誰？要知道你們的無能，也是有責任的！噯，究竟怎麼辦！

彼爾 (閉起眼睛) 啊啊，阿巴提亞……阿巴提亞鐵工廠……

斯忒林 啊啊、那是多麼沒有情義！我……我，究竟會怎樣呢？……奧國的投資全

部泡湯了。美國的鐵路股份也慘跌了。哀求救濟也給打回了……死路一條……你打算看着我死嗎？

彼爾 那裏、那裏、決不會有那……

斯忒林 唉唉！已經完了！何況呢，馬上要進水的明星號，就像在沒有出嫁以前，

新郎已經在啊啊的吟呻起來的樣子。我……我……（來回的走動）

彼爾 祇要博覽會開始的話，那麼，你，總有什麼法子使景氣……

斯忒林 嘿！博覽會！

彼爾 可說是世界中的物產，作新的呼吸呢！

斯忒林 獸子！你真是個多麼笨的人！

彼爾 （這時，方才有些生氣起來）這又是極端的。

斯忒林 因為笨，所以說是笨的！像山那樣地聚到博覽會裏來的物品，不但不會有

新的呼吸，而且會發生出品主人失蹤，使你無從陳列的事情呢。唉唉，那樣，

我難道還是非得担任會長不可嗎……你，你倒真正是一隻愉快的蜻蜓！獸蟲！

彼爾 （顫慄着，低聲地）什麼！

斯忒林 但是，我……我……我還是幹的，還是要鬪爭下去！我是不會走上阿巴提

亞的覆轍的！我要着手整理職工。不，我決心要減低傢伙們的工錢！（他在短時中昂然地闊步。不多一會兒，突然回顧着彼爾）可是，彼爾，我相信你的友情。在這個時候，可否斷然的奮發一下子嗎？事業縮小，那可並不是縮小，而是萎縮。你在這個當兒，應該勇敢地進行新工廠的工程，對世間加上活的力量，這是我的要求。

彼爾（無力地）說是這麼說，你……格外不合算了……

斯忒林（憤然的）哼！卑怯的東西！以後是不會用到你的了。

斯忒林憤然地去了。

不多一會，可以聽到丹尼挨爾對聲音尖銳的女人在爭論的吵聲。

丹尼挨爾底聲音 放開手！放開手！我不願意聽你的什麼話！

人魚夫人底聲音（很嬌媚的聲音）我叫你等一等呀！

丹尼挨爾底聲音 不！放開手！

丹尼挨爾興奮着掩住耳朵進來。

丹尼挨爾 妖怪！妖怪！

人魚夫人跟着進來。她現出笑容，默默地在沙發裏坐了下去。

丹尼挨爾（對彼爾）我在找克羅斯先生。克羅斯先生在什麼地方？

彼爾 啊，安靜一點罷。我現在，給斯忒林君狠狠的罵了一通，呼吸，那個，正在要透一透氣的時候呢。

丹尼挨爾 嚶；爸爸來過了嗎？我也有話要對爸爸說。博覽會方面的人，正在找着爸爸呢，到現在還要逃避，真是太卑鄙了。

彼爾 斯忒林君，正可怕地生着氣。說我們的事業縮小範圍，冒着很大的火。可是……可是，那可以說是沒有理由的……

丹尼挨爾 因此，我不知道對爸爸說過多少次了。你想想罷，爸爸他們的事業和你們這方面的事業，關係是不同的。隨着各方面的企業繁盛起來，機械的需要也會增加，或許是當然的罷。所以，製造機械以及其他生產要具的機船聯合製造公司，就像受到過妖法似的，膨脹起來了。事實上，物品的價值不絕高漲了，得到像說謊那樣的利益……誰都對於賺錢的事業伸出手來，以致那一方面

的事業，像生熱病似的，不是增加起來了嗎？但是，彼爾先生，你們的事業，和這個是兩樣的。是嘛，你那方面，是人的衣食材料，換一句話說，是製造消費材料。然而，那需要的程度，是不會那樣快速度地增加的。假使和爸爸他們的事業底膨脹速度比較起來，不是要落後到很多嗎？既然如此……爸爸却像瘋了似的使事業膨脹起來。一方面呢，像噴着泡沫而跑的跑馬似地狂奔；一方面呢，又是連接不斷的跟着跑……那怎麼能夠進行所謂健全的產業呢？因此，祇要在世界的什麼地方揭起危險的信號，就會像嵌鑲細工那樣地錯縱起來的。爸爸就在捧住製造得過於多的物品，發着呻吟。唉唉……（瘋狂似的到處迴走）爸爸的責問你，當然是沒有理由的。可是，也正和你熱心於愚蠢的跑馬，是同樣的！我希望你能夠反省一下；我……我要求所有的資本家都能夠反省一下。

彼爾（自言自語地）這可又有一個圈套在裏頭哪……

丹尼挨爾 很久以來，是的，很久以來，兩種生產部門的脚步，是發了狂的。那些時候裏，極危險的生產過剩的膿血，時時刻刻的侵遍了整個的社會。彼爾先生！這都是你們企業家貪慾的結果！單是由了想要賺錢、想要賺錢的一種貪心，糊糊塗塗的製造下來的結果。瞧罷，就好像船主的磨那樣地，會因了自己

製造的鹽底重量，沉下去的。這是自作自受！（指着人魚夫人）你呢，正是撒播熱病黴菌的妖怪！是個煽動企業家發生競爭的慾望，伸出舌頭使人陷到破滅裏去的惡人！

彼爾（狼狽地）你、你！那又是爲了什麼！

人魚夫人（靜靜地搥動扇子，同時緩緩地）對於純潔的你底演說，我真感到佩服極了。你真是一位年輕美貌的騎士呢！

丹尼挨爾憤然的想要對人魚夫人進迫。彼爾踉蹌地阻住他。

克羅斯進來。

克羅斯 斯忒林君沒有在嗎？

人魚夫人（依然靠在沙發裏，搖着扇子）沒有。

克羅斯想要走。

丹尼挨爾 克羅斯先生！我有話要想問你呢！

克羅斯皺起眉心，想就這樣地逕自走開。

丹尼挨爾 請你等一等！公司已經決心要把工錢減低了吧？找我底爸爸，就是想要

商量這一件事情吧？我知道得很清楚的。

克羅斯 你對於公司的意見，該不會有任何發言權的！

想要走。

丹尼挨爾 好罷！想做的話，做就是了！

克羅斯 減低職工的工錢，是企業家的自由，這可不是青年人能插嘴的事情！

斷然的走了出去。

人魚夫人洗練的嘲笑聲音，高朗地震響起來。

人魚夫人 我的麥美德……我的麥美德啊！

黑暗。

字幕

這樣

兩種生產部門的不均衡
和那生產過剩的奔流
趨向那恐慌的懸崖！
趨向那恐慌的飛瀑！

第四齣 驟起

與第二齣相同。

許多大英機船聯合製造公司的勞働者，聚在一起。

勞働者甲（激昂地）終於發生了！減三成工錢！這是宣告餓死！
聲音 是的！是的！

勞働者甲 這是公司的挑戰！是宣戰的佈告！
聲音 這畜生！瞧這殘酷的手段！

聲音 是的！我們幹罷！

聲音 起來！

勞働者乙（自言自語地）所有一切都得洗刷一下哪！

勞働者甲 我們到今天爲止，都是連接不斷的忍耐下來了。咬緊了牙齒忍受下來——但是現在，不是前進了戰鬪，便是倒下去死！是減少三成！難道說這一點可以叫我們的父子兄弟活下去嗎？

聲音 吃人的東西！

勞働者乙 儘是這樣那樣的說着，剝削着我們過下來了。用剝削到的脂肪，肥胖得像豬羶同樣的了。而那結果呢，是宣告我們的餓死！瞧罷，即使不到如此，這些勞働者的我們，也已經餓得肚子和背脊骨連起來了。起來！交涉如果決裂的話，就得斷然的開始鬪爭！祇有這一條路！祇有鬪爭的一條路！

熱烈的同意的暴風雨。

那時候，卡爾和幾個勞働者一起慌急地進來。

卡爾（跨上桌子）決裂了！已經決裂了！

啊啊！這種旋律的吼叫。

卡爾 傢伙們這樣的說：減低工錢是資本家的自由！不服從公司的命令，那麼，就
決計以關閉工廠來對抗！這是傢伙們最後的答覆！我們要舉行全體職工大會！
我們發動起來！發動起來！起來！

聲音 是的！是的！

卡爾 那時候已經到了！團結起來！打成一片！用我們的身體衝上去！

勞働者密聚在一起，起誓要勇敢地起來鬭爭。

黑暗。

傳播的聲音——

（聽到沒有歌詞的，「紅旗歌」底悲壯的樂曲。在那無產階級交響樂底樂聲之下，進行下面的字
幕。）

字幕 1

終於來了

最後的一手：

第四手——

那是減低工錢！

是宣告餓死的達姆達姆彈①！

字幕 2

然而，要記住了！

第一、第二、第三手

無論它是怎樣的殘酷罷

可是，『勞·働·力·的·價·值』

還是依照那原價值來收買的

字幕 3

① Dumdum bullet 一七五七年英人在印度達姆達姆市工廠中所製造的鎗彈，故名。炸裂性極猛

烈，中此彈時不但傷口甚巨，而且全身腫脹，無藥可治，即略觸彈片，皮膚亦會發生潰爛。曾屢

次禁用（譯者）

字幕

4

我們的剩餘價值說
是站立在這上面的
所以那第三手是必然的
但是，終於來了第四手！
那是把勞働力
在那『價值以下』
來收買的
因而，是宣告餓死！
是打破規律的『毒酒』底手！

到了結果

是解雇

在這當兒

棋盤全部推翻了！

字幕

5

正在這時候

『商品』聚起了陣容

物產博覽會開幕的

鐘聲響了……

啊，多麼壯觀啊！

第二場 淹沒在商品的泥瀆裏

物產博覽會開幕的日子。

後方一帶，可以望見博覽會獨特的奇異的建築物。

斷續地可以聽到慶祝開幕的音樂。斯忒林會長惶惶地進來。

斯忒林 (捧住頭) 熔鑪爐那傢伙，睜着一隻眼睛……魔怪、魔怪……哈、哈、

哈、哈、哈！

踉蹌地橫穿過去。

博覽會幹事進來。

幹事 會長先生不在嗎？會長先生，會長先生！

離開。

古爾蒙，胸前掛着花章，進來。

他照例歪戴着大禮帽，非常高興。他哼出鼻音歌唱。

喜劇演員（唱歌）

鹽不住的出來，出來

船沉下去了……

這可怎麼好

啦啦，啦啦啦啦……

幹事重又回了進來。

幹事 沒有看到會長先生嗎？

喜劇演員 唔，總該在什麼地方的罷。鹽不住的出來、出來，啦啦、啦啦……啦！

幹事生氣地出去。

可以聽到花火在空中爆響的聲音。

喜劇演員（立停下來，仰望着天空）啊哎，是弔喪的花火嗎？什麼呀，什麼呀，

那掉下來的……噯，總不會是生着翅膀的天使囉，（不覺拍了一下手）哦，是旗！啊，英國的，啊，法國的，啊，俄國的，嗨嗨，啊，資本主義的。飄飄然

的掉下來罷，掉下來罷。

無限迴轉機的發明家進來。

看住仰天觀望的古爾蒙底姿勢。

發明家 古爾蒙先生，有看到會長先生沒有？

喜劇演員 你瞧，有許多旗子掉下來啦。

發明家 那裏還有這種心思，發生了重大的事情了。

喜劇演員 重大的事情！噯……斯忒林商行在昨天應該是倒光了的。

發明家 並不是商行的一家兩家的問題。我那化上半生心血的無限迴轉機，看起來

有些奇怪呢。

喜劇演員 原來如此，那無限迴轉機，今天不是要作盛大的宣傳的日子嗎？

發明家 是的。豫定在今天的開幕典禮中，舉行了轉動的宣傳，給那些到會的來賓

參觀。可是……可是……可是……

喜劇演員 該是說，它生出翅膀，飛到天上去了嗎？

發明家 別開玩笑……放在家裏試驗室裏面的時候，確實是轉動得非常好的。拿到

這兒來了以後，也曾轉動了試過的。可是到了重要的今天，就像木乃伊那樣的，不會動了。不得了哪。會長先生沒有來嗎？會長先生，會長先生！

喜劇演員（猛地拍了一下肩膀）你哪！什麼無限、無限的，像埃及王那樣的說話，也不必多說啦！

發明家 爲、爲什麼？無限是詩。永遠是理想。

喜劇演員 不、行、了。昨夜裏是今天早上，今天晚了的話，還有黎明的晨鐘，在人所住的世界裏，有了所謂永遠這東西，還受得了嗎？

發明家 蠢東西！蠢東西！

喜劇演員 斯忒林先生說了什麼話的：我們才是羅馬的水道，資本主義才是埃及的金字塔。你也聽過過的吧？不過那又怎樣了呢？斯忒林商行就像紙球上潑上水那樣地，不是糊七八糟的倒坍了嗎？

發明家 可是，祇要我這無限迴轉機能夠完成的一天……

喜劇演員 還有什麼屁的一天，不會完成的！（把嘴湊到他耳朵邊去）嚇！睜開眼睛，醒醒罷！哈哈哈哈哈！

他一邊笑，一邊退出。

彼爾和幹事很快地說着話進來。

彼爾 我……我……也有些像要瘋了。看着財政界時時刻刻的在壞下去，公司以及

銀行每天都陸續不斷的倒閉，而又不能不舉行這個博覽會，唉唉，所謂不能不舉行，是、是多麼可悲的事情啊。會長呢，因了昨天的，那、那斯忒林商行的破產，有一些，瘋、瘋了。對銀行界和政府方面的要求，也，也沒有成功。開會的时间已經過了，可是還沒有看到斯忒林君的本人。怎、怎麼辦才好呢？怎麼辦才好呢？

幹事 這是我們底重大的責任。已經連遊疑一刻的时间都沒有了。副會長，你代替會長，去担任一下開會的致辭罷。

彼爾 說那裏的話，像我這種、不、不會說話的人……

斯忒林從相反的那邊進來。他的後面，發明家像要拉住他似地跟着進來。

彼爾 (一看到斯忒林) 斯忒林！

發明家（緊追在後邊）關於無限迴轉機的障礙……無論如何要把那……

斯忒林 你這騙子！我還非得準備喪事不可呢！滾開去！

幹事 各位來賓正恭候着你呢。

斯忒林 儘是些淹死鬼的博覽會，是什麼東西！出品者到那兒去了？像棄兒那樣地，放下了物品就不再管，是趕到什麼地方的喪事那兒去了罷！（呆呆地對大家眺望，斯忒林突然改變態度）彼爾！彼爾！（握住他底手）不行！不行！什麼都完了！（搖擺）

這時，可以聽到會場外面有大衆在吼叫也似的聲音。

斯忒林 嗶！那是什麼呀！

幹事 是勞働者們在舉行示威運動。

斯忒林 什麼！對於我這邊的！

幹事 正是這樣的。

斯忒林 狗！討厭的東西！（把身子倚在彼爾肩上）彼爾、彼爾，我被他們追住了

吼叫的聲音又高昂起來。

幹事進來。

幹事 各位來賓已經等得很急了。

很響的花火聲音。

斯忒林 吵鬧得很！（忽然看到古爾蒙）古爾蒙！

喜劇演員 是，會長先生。

斯忒林 跟我來罷。

喜劇演員 嚶？

斯忒林 給你看掃起來的垃圾。給你看一下商品的……商品的坟墓……跟我來罷。

喜劇演員 是。

彼爾 啊，斯忒林！

斯忒林並沒有聽到，走了。

古爾蒙 起跟了出去。

幹事、發明家慌張地趕過去。

會場外的喊聲愈加高昂了。

花火的爆聲。

裝飾店員、新聞記者甲進來。

裝飾店員 (對彼爾) 關、關於鴿子的事情。

記者甲 斯忒林會長不是實在太沒有情面了嗎？這真是這個都市的恥辱。是英國之

恥！

彼爾 真是很可恥的……太過分、那個、倒閉下來了，因而那、腦髓、是的，把腦

髓……

記者乙 副會長的感想是？

彼爾 什、什麼都沒有。斯忒林那傢伙，把那腦髓……（聽到場外的喊叫聲音，掩

住耳朵）啊啊啊！

新聞記者乙進來。

記者乙 阿力克山大·珂利商行，好像也要完了。

彼爾 噯！

記者甲 那商行受累的話，其餘的聯號也就完啦。

記者乙 （自言自語地）銀行也得好幾家哪！

裝飾店員 實在說，那鴿子……

彼爾 鴿子怎麼樣啊……

裝飾店員 爲的是規定了在開會的號炮開放的當兒，同時，（指着後方的塔）從塔

的、塔的頂上飛出去的那鴿子的事情……

會場總務 （愴惶地）副會長，會長到塔裏去了以後，就不再出來了。不行，時間

沒有了。無論如何非得請副會長致開會辭不可。好，請立刻去罷。

裝飾店員 副會長！象徵和平與繁榮的鴿子，在會場總務執行開會的時候，就得在

你的光輝的講壇上出現，同時……

會場總務 你在說的什麼呀？

裝飾店員 是鴿子的事情。表示永遠的和平與繁華的鴿子。

會場總務 鴿子什麼的，那兒還有管牠的工夫。好罷，副會長！

彼爾 唉唉，上帝！

記者甲 副會長，你的感想是？

彼爾 上帝！（拍手的聲音）

會場總務 你聽，不是在拍手嗎？你再不快些出去……

丹尼挨爾進來。

丹尼挨爾 爸爸斷然非得完成職責不可。彼爾先生，請你對爸爸說一下罷。

彼爾 可是，你，可是……

丹尼挨爾 這太卑怯了。說了受到事業的打擊，逃避掉公的責任，是卑怯的。我不希望副會長代理。請找一下爸爸。而且讓他完成會長的責任。

會場總務 那在現在非常困難。開會的時間早已過了。

彼爾 （劃着十字）救救我罷！

裝飾店員 （自言自語地）噯，各位女士、紳士，這樣開始的時候，鴿子就撲的飛了出去……

花火的聲音。

發明家飛闖進來。

發明家（抓拉着頭髮）唉唉唉唉，會長把我的機械，搗、搗壞了！怎麼好……怎

麼好呀！（狂也似地喊叫）無、無限迴轉機、搗、搗壞了，怎、怎麼好呀……

古爾蒙飛跑進來。

喜劇演員 不、不、不、不、不得了哪！

大家吃驚地對他那邊眺望。

喜劇演員 會長……會長、從水晶塔的頂上跳下來了！跳死了！跳死了！

彼爾 哎！

丹尼挨爾（縮起身子，睨視着天空）唉！淹死啦！

裝飾店員（忽然仰望着天空）哦！鴿子逃走了！完、完了！永遠的……永遠的……

一邊喊叫，一邊像燕子似地奔走了。

彼爾、丹尼挨爾、會場總務也跟着奔馳出去。

華朗的音樂。依然有勞働者底喊聲。

喜劇演員 哈、哈、哈、哈、哈！（拿手帕揩擦頭頸上的汗水）自己的戲法兒，讓自己上了圈套。哈哈哈哈哈！（長長的伸了一個腰）

那當兒，揚起了猛烈的喊聲。

那裏面濕着嘩、嘖嘖的破壞底聲音，和女人悲號的聲音。

舞台燈光。祇有一條細小的紅色光線，落在古爾蒙底肩頭上。他一邊伸腰，一邊不住地嘻笑。

傳播的聲音（勞働者底呼聲）

讓我們見斯忒林！

斯忒林在什麼地方！

把那傢伙交出來！交出來！交出來！

完全黑暗。

第三場 淘金狂

單以傳播的聲音、字幕、影片、作快速度的進行。
字幕和影片完全放映在背景銀幕上。

傳播的聲音——

(羣衆的呼喚聲。)

(不時的透過女人底尖銳的喊聲。)

字幕 1

看罷！商品的咒術！

這時候，已經像

潰爛的膿一般的

商品 在

資本主義底母體上

不留間隙地侵蝕進去了

字幕 2

決算罷！總決算罷！用外科手術！

斯忒林死了！

貿易銀行危險了！

完了！

黃金呢？黃金呢？黃金呢？

字幕 3

現在，商品是什麼哪！

換黃金！

到銀行！

換黃金！

到銀行！

淘金狂！

傳播的聲音——

（男女的狂叫聲。）

(明瞭地)

『清理賬目，休業十天！』

(槌門的亂音。)

(打破玻璃的聲音。)

開門！開門！

影片 1

幾百隻手伸向天空，像在找求什麼。手指要抓住什麼東西似的，彎成鈎形。

膨脹着的血管！

很長的指甲！

憤鬱的臉龐！

充血的眼睛！

像機關鎗底防彈板似地，快速度移動過去的幾百隻耳朵！

傳播的聲音——

還給我們！還給我們！還給我們！

強盜！

唉唉唉唉唉唉唉！(女人底哭叫聲)

字幕 4

「資產階級直到恐慌到來的剎那間爲止，在那從好景况底陶醉而產生的自我滿足中，宣言過貨幣不過是空虛的幻影；祇有商品才是貨幣。但是現在，所謂「祇有貨幣才是商品」的呼聲，在世界中的市場裏喧揚起來了。恰像鹿在喘求新鮮的水那樣地，他底靈魂，正在喘求着作爲唯一財富的貨幣，而感到苦痛。」

——資本論第一卷①

字幕 5

然而

然而

民衆呢？

無產階級呢？

黑暗。

①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九一頁——九二頁。（譯者）

第四場 渦紋

第一齣 工廠的驅逐

與第三場完全黑暗同時，紗幕迅速地降下。

映寫光線飛射到紗幕上時，就看到在背後的工廠大門。

那應該和第一部第四場是同樣的。

門旁有十字架。

上面寫的是：

「**條條道路走向資本之外！**」

遠景，幾條沒有煙的煙窗

一邊透視着那些，一邊將下面的字幕以及影片，用比較快速的速度進行。

那首先用第三場最後的字幕開始。

字幕 1

然而

然而

民衆呢？！

無產階級呢？！

字幕
2

看罷

細緻的循環劇

熱病！ 生產狂！ 生產過剩！ 恐慌！

完了！ 跑過度了！ 麥美德！

破產！ 崩潰！ 關閉！

解雇！ 失業！ 飢餓！

罷工！ 暴動！

但是，不景氣的泥濘沒有離開

不多一會，黎明

回來了，景氣來了

熱病！

字
幕

3

生產狂！ 過剩！ 恐慌！
完了！ 是宿命的循環！

恐慌的海嘯才能

吞沒 資本主義的大建築

是宿命的波濤！

無論是 資產階級

無論是 無產階級

都在那 怒濤之中

沉溺着掙扎

字
幕

4

地震、旱魃！

飢饉、海嘯！

洪水、暴風雨！

傳染病、蝗羣襲來！

戰爭、等等、等等

這些，也該是

恐慌的一部分的

原因吧

字幕 5

不過，這

資本主義底恐慌的

病菌，才正是

那『商品』裏面潛在的東西

字幕 6

不知道嗎？

『商品，初看時好像以為是一件自明的，而且是普通的東西，可是分析了看時，才知道那是充滿着形而上學式的煩雜性，和神學式的頑強性，實在是極其奇怪的東西。這種性質，是固結於勞働生產物的是否可以造成商品，因而，又把它名爲

不可從商品生產中分離開來的魔術性。』

——資本論第一卷①

字幕 7

下面放映的年份，可用逐漸擴大，陸續作螺旋形上昇的重露。(Double exposure)

看罷！

一八一五年……恐慌！

一八二五年……恐慌！

一八三六年……恐慌！

一八四七年……恐慌！

一八六六年……恐慌！

一八七三年……恐慌！

一八八二年……恐慌！

一八九〇年……恐慌！

一八九三年……恐慌！

一九〇七年……恐慌！
一九一四年……恐慌！
一九二〇年……恐慌！

影片 1

正在猛烈地迴轉的巨大的齒輪。
不多一會，就在霎時間停住了。
噴吐濃厚烟霧的烟囱。
不多一會，烟消失了。
像怪獸的木乃伊似地沉默着的熔鐵爐。
這些畫面的交錯與反覆。

影片 2

鞭子。追住勞動者羣集，猛烈地抽撻的鞭子。
蜂擁的勞動者，和揮動的鞭子的重露。
被鞭子所追趕的無數皮鞋。
對着鞭子揮動的方向，勞動者的羣集像大江似地流蕩過去。

① 參閱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二頁。(譯者)

影片2開始的時候起，從工廠大門裏有一羣勞動者走將出來。

那排成S形的狀態，開始緩緩地行進，跟住爲首的從舞台的另一方消失。這時的全體羣衆，一邊唱着『飢餓行進曲(Hung r-march)』，一邊作飢餓遊行。(歌詞以及樂曲可依照既成的應用)

第二齣 糧食充足，所以挨餓

倉庫的牆壁。

當前齣黑暗之後，再映射出光線時，在倉庫的牆壁前面，可以看到有一羣飢餓的人，被集中的光線照射出來。他們是半裸體的。

一個『飢餓的漢子』，敲着能使人感到堅厚的倉庫牆壁。其他的人都以適當的羣衆底組織，對住牆壁……象徵的場面。

餓漢甲 (敲着牆壁) 出來，出來，跑出來……我們餓得很，我們底肚子餓了……裏面堆的全是麥粉……爲什麼不跑出來……等候漲價嗎？嘍？……擘，擘，跑出來……

餓漢乙 (敲着) 唉唉唉，要在倉庫裏面爛掉嗎……爛了也不肯跑出來嗎……與其爛掉，還是跑出來罷，我們餓得很哪！

餓漢甲（敲得格外猛烈起來）啊啊啊啊！倉庫裏的麵粉正在爛掉……而我們呢，却爲了什麼非要這樣挨着餓飢不可呢？唉唉唉唉！這牆壁，這和地面一樣堅固的牆壁……

餓漢乙 你是誰的……是那傢伙的嗎……不景氣，還是不肯出來嗎……唉！堆得滿滿的，堆得滿滿的……在海洋上，把麥都從船裏丟出去……在等着漲價的時候裏，都爛掉了……多麼殘忍，多麼殘酷……我們……我們……唉唉！（瘋狂地亂打着牆壁）

羣衆（像低聲吼叫似地）給我們麵包……麵包……麵包……

傳播的聲音（資本家似的口氣）

不行！

羣衆 給我們麵包……麵包……（敲打）

傳播的聲音（資本家似的口氣）

不行！

羣衆 哦哦哦哦哦……

傳播的聲音（資本家似的口氣）

商品！算盤！等候漲價！

羣衆 麵包！我們要麵包！

傳播的聲音（資本家似的口氣）

算盤！算盤！

羣衆 唉唉唉唉……

黑暗。勃發起強力的鬪爭歌。立即轉入下場。

第五場 咆哮

抗議團本部。

勞働者底興奮的有組織的駐軍。

卡爾底老母蹲在角隅上。古爾蒙撫摩着老母底背脊。

卡爾 工廠的門已經給鎖起來了！公司方面用全部停工的手段和我對抗起來了。生產者被生產趕出來了。傢伙們完全不理我們的要求，打算要消滅掉我們。向右的話，是減低工錢，向左的話，是大量的解雇！我們要給壓死了！我們要給壓死了！

呼應的叫喚。

卡爾 瞧罷！汽缸正張開了大嘴，等着我們。裝出勇士的樣子。山裏面有的是煤。

倉庫裏面的物品已經堆得爛掉了。可是……可是，傢伙們是怎樣說的！

勞働者甲 說是：因為吃的東西太多了，死罷！

卡爾 是的！吃的東西太多了，人就得死！假使這不能算爲奇怪的話，那麼，還有什麼才是奇怪的！勞働者有着強壯的手臂，可是沒有工作可以做。這是多麼矛盾！抗議的解決，祇有盡着死力鬪爭！可是，我們的最後目標，是沒有抗議的社會。是人類支配機械的社會。是人類全體的意志，統制生產和消費的社會。是解掉資本主義底咒語的社會。我們要爲了建設那個社會，而鬪爭下去！

又是贊同的喊聲。

造船工人 我對明星號那傢伙，覺得很可憐。祇要把纜索割斷了，那傢伙就可以成爲完整的船隻了。可是，那巨大的船身，依然被擱在船塢裏面。我覺得他真可憐。

勞働者甲 畜生！畜生！畜生！
勞働者乙 哼！我們搞起來罷！

在這以前，進來一個中年的男子。

他像在到處找尋的樣子。

勞働者（看到這個人）你是那一個？

中年人（低下頭）我……我……

說着，他發見了在替老母撫摩背脊的古爾蒙。

同時，古爾蒙也看到了他。

喜劇演員 啊！你是拉法格呀！

他像飛跳起來也似地跑到他的身前。兩個人互相緊緊地抱了起來。

喜劇演員 來得很好！來得很好！（他哭着）你的事情……祇聽到一點傳說……倒還是健康地活着。（對衆人）各位，這個人是我從小的朋友，叫做巴黎的拉法格。在那巴黎的市街戰爭中奮鬥過的，却奇怪地活下來了。

拉法格（低下頭）打擾了你們，對不起得很。對於你們的奮鬥，我深深地表示敬意。在報紙上，我已經拜讀到你們抗議的經過，可是，我終於再也忍耐不住了，所以離開巴黎，到這兒來的。假使有什麼工作可以讓我做的話，請毫不客氣地指使我罷。我是個在巴黎公社的戰鬪中，幸而沒有死的身體。無論什麼工

作，我都願意担任的。

卡爾（感謝並握住手）多謝你，多謝你。

許多勞動者的每一個人，都欣快地要求和這新來的應援者握手。

氣勢突地旺盛起來。

這時，有一羣勞動者慌張地進來。

伊隆卡在那後面跑進來。

大家緊張起來。

伊隆卡（繞到進來的勞動者們前面，舉起雙手）等一等，請等一等！

勞動者丙（並不聽從地）啐！完全中了他們的計策了！（大聲地呼喝）

伊隆卡 請等一等！

拖住勞動者丙。

勞動者丙（毫不關心地）公司方面把我們趕了出來，雇進德國的勞動者了！

卡爾 啊！

在這一聲之下，卡爾底老母搖搖幌幌地站立起來。伊隆卡絕望地把手掩到臉龐上，倒向卡爾那邊去。

怒吼，罵聲，立刻像暴風雨似地飛揚起來。

勞働者丙 德國人的工錢，特別的便宜。祇有一半，所以把傢伙們帶了進去，把我

們趕出來啦！

老母 （走近勞働者丙）那……那……是真的嗎？

勞働者丙 還有什麼真的假的，傢伙們現在剛從船裏下來。我剛才看了來的。

卡爾 是嘛！（睨視着天空，站立着）

老母 卡爾，卡爾……（拉住卡爾）

卡爾 （抱緊老母）媽！多麼沒有情理！叛徒……從我們的故鄉，來破壞罷工……

媽媽！……（把頭倚到老母底臉頰上去）

× （高聲地）已經完了……

○ 已經完了！

× 打倒德國人！

△ 好罷！

憤怒的旋渦。

× 佔領工廠！

△ 衝進去！

○ 是的！要佔領工廠！

△ 佔領工廠！

× 把門搗壞了，衝進去！

○ 是的！去罷！

啊啊的有力的吼叫聲響。猛烈的興奮支配了全體。勞動者們在激怒的驅使之下，奔跑出去。那其間，老母和卡爾互相抱住了哭泣。

老母 卡爾……我……我、一定……

她這樣說了，就踉跄地奔跑出去。

伊薩卡跟在她的後面追趕。

卡爾 桌子邊倚靠住身體。

拉法格和古爾蒙跟住老母，並跑出去。

第六場

萬國的勞働者團結起來

碼頭附近。

汽笛煩燥地拖着長聲震響。

影繪銀幕上映出羣衆奔走的影子。從上手到下手，強力、雄壯地進行。那應該和飢餓行進時的姿態，作強烈的對比。

有的舉起手臂。

有的擎着旗子。

有的迅快地奔跑。

有的正在指揮。

傳播的聲音——

到工廠裏去！

到工廠裏去！

佔領工廠！

搶過工廠！

舉起旗幟！

前進！

前進！

（羣衆歡呼的聲音）。

那時，和影繪衆羣行進相反的方向，進來一羣勞動者。

是爲了破壞罷工，而從德國被招募過來的勞動者們。

那時，和他們一羣相反的方向，有一個人像滾進來似地跑將過來。那是卡爾底老母。

老母（苦痛地喘着氣）求求你們……（倒下去，靠在第一個勞動者的身上）

× 什麼事！

△ 老婆子！

○ 滾開！

老母 不說，是不會明白的。我是德國什雷西恩出生的。

勞動們聽到什雷西恩的一句，猶如吃了一驚似地，對老母眺望。

老母 或許有認識的人，也說不定的……我在三十年以前，襲擊過什雷西恩力織工廠，以致被處死刑的亨斯底妻子。

德國勞働者甲 啊！是你嗎？！我們也是什雷西恩的！（對衆人）喂，這老婆婆是亨斯底老婆呀！

可以聽見受到感動的，「是嗎！」「原來是她。」的聲音。

老母 因了那個罪名，亨斯底給處死刑以後，我就被德國驅逐出來，抱着一個吃奶的孩子，逃到英國來了。

大家漸漸地開始靜聽。

老母 我長時期的，在煤坑和工廠裏做着工，養育着一個孤獨的孩子。那孩子現在正參加着這一次的抗議。

伊隆卡趕過來。

伊隆卡 媽媽！媽媽！

她扶住老母的身體。

老母 這一次的抗議，看來是非常困苦的抗議。假使大家都失敗在這一一次的抗議的話，那該會是多麼悲慘啊。

德國勞働者們之間，開始受到奇妙的沉默的支配。

老母 求求你們。無論如何，請讓這一一次的抗議得到勝利罷。求求你們，求求你們

……

她哭着哀求。

伊隆卡 求求你們，請讓我們勝利了罷。

德國的勞働者們之間，顯然地發生了心理的動搖。他們喧嚷地談話。他們暗然地興奮起來。

老母 你們如果肯站到這邊來的話，抗議團的人們，該會怎樣地振作起精神啊。無論是在德國的工廠裏做工的人，或者是在這個國家裏做工的人，苦痛還是同樣

的。怨恨也是同樣的。請你們無論如讓他們勝利了罷……

沉默之中，祇能聽到老母底嗚咽的哭聲。

嚴肅的沉默，不多一會征服了德國勞働者。

德國勞働者 A （張開雙手，舉得高高地）好的！

德國勞働者 B 明白了！

德國勞働者 C 說的很對！

勞働者們迅快地改變了態度。

德國勞働者 A 好的！走罷！工廠在那兒？

△ 工廠在什麼地方？

○ 老媽！你放心好了！不要緊的！

× 走罷！

湧起感激的興奮。

老母和伊隆卡哭着俯伏到地上去。

德國勞働者 A (扶起伊隆卡) 好罷，我們也得站在一起鬪爭！好，走罷！

伊隆卡站立起來，指着地面。

德國勞働者 A 好！起來罷！

老母站不起來。

伊隆卡 媽媽！媽媽！

德國勞働者 A 老媽！好，一起走罷！

他抱起老母，揹在背上，老母像死了也似的軟垂着。

德國勞働者 A 好啦！走！

他們開始對原來的方向緩緩地走向。這時候，卡爾、拉法格、古爾蒙奔將過來。

卡爾 (看着這個情形) 啊啊啊！

他緊抱住德國勞働者△底肩頭，發出男性的哭聲。

拉法格、古爾蒙和其他的德國勞働者們擁在一起，大家徐徐地出動。

傳播的聲音（高而強烈的羣衆底聲音）

萬國的勞働者團結起來！

萬國的勞働者團結起來！

全體羣衆（在這聲音中舉起雙手）

啊啊啊！

第七場 死守

被佔領的大英機船聯合製造公司的內部。在前一場的十幾天以後。

可以聽到工廠裏有練習步伐的，和勞動者們底強有力的唱示威歌的歌聲。不時，有爆發的喊聲，混在那歌聲裏面。

二三十個勞動者，擎着旗幟，唱着鬪爭歌，橫穿過舞台。

他們的喊聲連接不斷。

十多個抗議團員駐在的地方。

一道窗子。卡爾底老母，像枯木也似的靜靜地靠在窗口。

窗的那邊，可以望見船塢中的『明星號』底船身。

興奮和緊張支配着所有一切。一個勞動者奔跑進來。

勞動者甲 喂！那個少年已經自殺啦！

勞動者們都對他那邊看望。

勞働者甲 可憐見的，他底媽拿了他底絕命書來了。……

一個女人奔將進來。她蓬亂着頭髮，非常懊喪。

母親 各位，那孩子死了。自殺了。請你們原諒他罷，寬恕了他罷，這……這是他的絕命書。請你們看一下，請看一下……

她把這遞給勞働者們，立刻啊的哭了起來。勞働者們張開遺書，開始誦讀。

勞働者甲 (把那輕快地讀完以後，就像要倚靠到母親身上去似地) 媽媽，原諒我……，原諒我……因為他逃出了被圍困起來的工廠，所以我終於生了氣，罵了他的！那裏知道他會因此而死的……媽媽，我說得太過分了，原諒我罷……情形是這樣的……我、我決計不是含着惡意說的。使那純真的孩子底心，受到那末大的打擊……唉唉唉……對不起……

勞働者乙 (一邊讀着遺書，一邊對勞働者甲) 曄，你哪，說過他是個叛徒嗎！

勞働者甲 說過的！我終於生氣得這樣的說……

勞働者丙 (讀着遺書) 我是叛徒……我曾經想要逃走。我覺得我本不應該了，我

死了，無論如何希望你們能夠戰勝，我這樣地禱告着死了……唉唉……那是多麼純真的，勇敢的……媽媽，對不起！對不起！

勞働者甲哀傷地慟哭。

母親 那孩子……那孩子在苦痛地喘着氣的時候，說：把這信交給抗議團的人，希望他們勝利，希望他們勝利，這樣說着死的。各位，請你們努力鬪爭，勝利……這樣的話，弗蘭克不知道會怎樣的高興呢！（哭泣）

卡爾底老母安慰她。

勞働者丙 謝謝你，謝謝你！（握緊母親底手）

強烈的感激驅使着全體勞働者。

勞働者丙 （大聲喊叫）搞下去！

勞働者們 是的！搞下去！

全體勞働者奮勇地舉起拳頭。

這時，五個交涉委員慌張地回來。卡爾走在他們前面。大家看到他們，立刻圍繞在一起。發出等得很焦急的各種問話聲音：「怎麼樣？」「怎麼啊？」

卡爾 大家聚集起來！組的代表全體聚集起來！（對交涉委員）敲響鐵板，通知他們！

交涉委員 好的！（離開）

勞働者們陸續聚集起來。

不多一會，猛烈地敲打鐵板底聲音，高響起來。

卡爾（眺望一下衆人）我們已經用完了所有的手段和方法了。忍耐到不能再忍耐地，繼續交涉下來了。可是，可是，公司方面連一點兒的誠意也沒有。是一種根本不肯接受我們底要求的方策。這是多麼頑強、固執的態度！多麼老面皮的態度！

交涉委員甲 沒有用！完全絕望了！

交涉委員乙 頑固的克羅斯那傢伙，連調解的要求都拒絕了！已經沒有辦法了！

交涉委員丙 不但如此，今天還發表了一千個解雇的名單！

「嘎嘎嘎！」「嘎嘎嘎！」的聲音，捲起驚愕和憤怒的波濤。

卡爾 公司方面明白的說：對於不法減低的工錢，和大批的解雇，祇要不肯無條件地屈服的話，就不接受交涉。我們應該怎樣地應戰呢？我們現在是站在重要的地點上。我們希望大家加以討論。

大衆之中發出噦噦的談話聲音。

卡爾 事態很緊急了！傢伙們正像猛獸似的在喊。退出工廠，從工廠裏退出去！再不退出去就要拿出特殊的手段來了。照今天的氣勢看起來，傢伙們什麼時候會拿出強硬的手段，是很難豫料的。我們底頭上，會有什麼東西飛降下來，是很難豫知的……事態很緊急了！希望趕緊討論……

勞働者甲 （飛跳上桌子）即使是一步，也不能退的！就是變成了血池，也是不能移動的！

「是的！」「說得很對！」……同意的旋律。

勞働者丙 與其是無條件的屈服，還不如死掉的好！要鬪爭到底！我主張再選一次

交涉委員，開始再一次的交涉！

聲音 對那不肯接受的傢伙，還有什麼可以交涉的！

聲音 是的！

聲音 對呀！

聲音 那麼，怎麼好呢？

聲音 屈服嗎？

聲音 對抗到底！

聲音 是的！是的！（大聲的歡呼）

通報的奔逃進來。

通報的 軍隊來啦！出動！警備起來！

勞働者們之間發出低調的喊叫聲音。

聲音（從角落裏發出細微而像在嘶鳴的聲音）要殺的話，殺就是了……

和嘈雜的聲音同時，場面突然帶上殺氣。很明顯地，恐怖和不安正在開始支配一部分人們。

勞働者丁 我……我……

聲音 怎麼呀！

勞働者丁 我想，還是決定再次起來，現在暫時離開這兒的好！

立刻揚起罵人的聲音。

聲音 叛徒！

聲音 卑怯的東西！

聲音 揍他！

勞働者丁 解決的希望，全然沒有，即使永久強佔着工廠，也是沒有什麼法子的。

徒然的死，未免太笨了！

罵聲又飛揚起來。

可是，贊成勞働者丁底意見的，也有不少。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自然地形成了一團。

看到這光景，憤然地飛跳上桌子去的，是措過卡爾底老母的德國勞働者。

德國勞働者（腑視着和勞働者丁組成一起的人們）嘿！胆小的東西！卑怯的東

西！就是毫無關係的我們，尙且是這樣的團結在一起哪！你們這批東西的態度，爲的是什麼呀！婆婆媽媽似的女人腔！隨風倒的牆頭草！

在這咒罵之下，勞働者丁和那些贊成的一羣人，突然硬化起來。他們之中的有幾個人，想要把德

國勞働者從桌子上面拉下來。

幾乎發生混亂！

拉法格（飛穿到中間，把他們分開）慢一點！慢一點！（對勞働者丁他們）我很

明白你們的意思。可是，請仔細的想一想罷！巴黎幾萬的勞働者做了什麼事的？勞働者的鬪爭中，那裏會有徒然的死哪！無產階級的血潮，那裏會是笨的？看一看巴黎勇敢的勞働者罷！他們做了些什麼事情！他們留下來的的是什麼東西！被殘殺的幾萬個人的血潮，難道你們要讓他白流嗎？難道要使他們的死，變成毫無意義的犧牲嗎？噯！這樣可以嗎？抗議或許是會失敗的，可是勞

働者……無產階級是不會失敗的。對那暴虐殘酷的資產階級，難道除掉交涉和妥協之外，就沒有別的路子可以走嗎？……無產階級還有着比這更寶貴的方法……當然是有的！巴黎的戰士，已經把那教給我們了……他們底血潮，才正是未來的顏色！兩個月的巴黎，才正是未來的縮圖！軍隊，怕什麼！流血！怕什麼！到了這個時候，難道再要蹂躪無產階級的光榮嗎？

這時，可以聽到後面有低強力的女人底聲音，在說：「是的，說得很對！」大家都對那邊回望。那是卡爾底老母。

老母底這個話聲，對全體勞働者給與了強烈的衝動。

勞働者丁（很大的點着頭）唔，是的！（張開雙手，瞪住天空大喊）是的！是的！是的！

跟從他的一羣勞働者，也立即改變了態度，隨和着他。

氣勢猛地昇漲起來。

通報的 軍隊開來了！軍隊開來了！軍隊開來了！（奔跑出去）

卡爾 起來罷！啊啊啊！這個時候終於到來了！

伊隆卡抱住幼兒，和古爾蒙一起進來。

伊隆卡 已經走近了！真的！真的！媽媽，把這個孩子！

用嘴吻了一下面頰之後，把孩子交給老母。

喜劇演員 （擁抱住拉法格）是巴黎！這是巴黎！

勞働者丙 （大喊）大家來罷！把門關起來！

大家都奔跑出去。

交互地同時進來了丹尼挨爾，他是被一羣勞働者拖進來的

聲音 他是奸細！

聲音 揍他！

丹尼挨爾 （這時看到了卡爾他們，狂亂地）這是非常的手段……犧牲太可怕了……

請你們退出去罷！從工廠裏退出去罷！太殘酷了！太殘酷了！

卡爾（大聲的威喝）別多嘴！真的話，死就是啦！

丹尼挨爾（瘋狂地揮動手臂）好罷！（捧開抓住他的人們，奔跑出去）

突然發生鎗聲！

卡爾（走到老母身邊）媽媽！（兩個人緊緊地擁抱）

勞働者們揚起歡聲，和卡爾一起匆亂地跑到門外去。拉法格、古爾蒙、伊塞卡也一起奔出。舞台
上祇剩下一個卡爾底老母，抱住小孩子逗弄。像枯木似地泰然平靜的她，嘴底忽然懷古似地漏出
撫慰孩子的歌聲——

把三重咀咒

織了進去

織了進去……

聽到悽愴的亂發的鎗聲。

啊、啊的叫喚、亂聲、破壞的音響、悲鳴、窗外跑過的羣衆聲音。

鎗聲格外猛烈起來。

老母抱住孩子，搖搖幌幌的站起身來，走近靠窗的地方，想要看眾窗外的混亂情形。那一瞬間，流彈穿過她底胸膛。她在窗邊沉重地倒將下去——忽然緊抱住小孩子……

老母 卡爾……卡爾……（絕命）

窗外喊聲 到明星號去！

窗外喊聲 逃到船上去！

窗外喊聲 到明星號去！

窗外喊聲 啊啊啊啊啊啊……

混亂奔跑的聲音。

那時，拉法格措住了致命傷的卡爾，踉蹌地進來。

受傷的古爾蒙，把身體倚靠在伊隆卡身上，氣息斷續地拖移進來。

古爾蒙和伊隆卡，發現到橫在那兒的卡爾身體。

喜劇演員 卡爾！

伊隆卡和古爾蒙依然扶持着身子，倒到卡爾身體上去。

伊隆卡 唉唉唉唉唉！（哭着推動）

喜劇演員 （把臉抵到卡爾底額角上面）啐！啐！啐！

卡爾 （低聲，然而而是強力的）媽……（斷氣）

拉法格 （看到老母的屍體）啊！

拉法格走近老母屍體，抱將起來。伊隆卡從老母胸前抱過孩子。

拉法格把老母的身體橫在卡爾旁邊。

鐘聲！叫喚！

聲音 啣、啣、啣、啣！

窗口上，一個男子的上半身倒倚進來。

痛苦地把雙手按在胸口，那是丹尼挨爾。

丹尼挨爾 （喊出最後的呼聲）爸、爸爸！你……

丹尼挨爾忽的倒向窗外，消失了。

伊隆卡挨住老母和卡爾的屍體哭泣。

幼兒哭了……像在敲打下一代的門戶。

鎗聲！

窗外，一隊羣衆胡亂地奔過。

德國勞働者（縱身從窗口飛跳進來，大聲喊叫）到船裏去！到船塢去！（想要抱

起伊隆卡身體）

伊隆卡 不！我不！

德國勞働者 獸子！來罷！

形相魁偉的他，毫不在意地一雙手抱起伊隆卡，而左手抱起幼兒……

伊隆卡喊着掙扎。

喜劇演員（痛苦中對德國勞働者）拜託你哪……

德國勞働者 好的！

他帶走了在掙扎的兩個生命。

喜劇演員（忍住痛苦，挨到拉法格身體那邊去）拉法格！

拉法格 古爾蒙！瞧那個！（指住窗外給古爾蒙看望）看到了沒有……那在煙囪上面飄揚的紅旗，看到了沒有！

喜劇演員 唔！（搖晃着站立起來，在空中揮動手臂）啊啊啊啊，紅色的雲……

鎗聲。

喜劇演員 啊，紅色的雲！紅色的雲！（揮動手臂，喊出對白的口吻）飛罷……飛罷……飛罷……（倒下去）公共墓場……

那是古爾蒙六十年生涯底最後的舞台對白。

拉法格對古爾蒙舉行默禱以後，像飛鳥似地從窗口跳出去。這剎那間，鎗彈穿過了他。

拉法格 （一邊倒向窗外的丹尼挨爾屍體上去，一邊張開大手）啊哈哈哈哈哈……

這樣，他的影子霎時間消失了。

黑暗。

第八場 明星號啊，把船頭對準紅星！

第七場終了時，紗幕立即迅快地降下。

整個映寫面飛上下面那樣的字幕和情景。

那在進行着的背後，強烈的光線裏，可以看到一部分在建造中的「明星號」船體。甲板，船頭。隨時可以躍進水裏去的雄壯的船隻，祇用一條纜索繫住。

依然可以聽到斷續的鎗聲。

影片 1

狂奔的怒濤的姿態！衝到屹立的巖石上，被撞碎了，撞碎了重又衝動。

在中空逆捲的雲的亂舞！

這一帶不時有被鎗彈所迫的羣衆，陸續地跑到甲板上去。

字幕 1

（在大而強烈地上昇的螺旋運動上，作雙重映射）。

恐慌！恐慌！就像螺旋似的

字
幕
2

強化！深化！擴大化！

資本主義的呻吟！

連繫住希望的是帝國主義！

從戰爭到戰爭！

從危機到危機！

恐慌！恐慌！那終於不能成爲

資本主義發展的

標界！而是

沒落的墓碑！

到永久的恐慌！到恐慌的泥濘！

笑罷！那大破滅前夜

在小康中的跳舞者！

接住字幕回復到原來的怒濤的影片。

從這時候起，聚集起來的羣衆愈加多了，喊聲震動場地。

有一隊人揮着旗幟，跑上船頭。

有的中了鎗彈，倒了下去。

滿場的殺氣！

魁偉的德國勞働者抱住伊隆卡和她底幼兒，跑上船頭。

伊隆卡從德國勞働者手裏給放開了，緊抱住幼兒站在那兒。

喊聲。

這時，全體羣衆已經爲着進行有組織的叫喚起見，形成了一種姿勢和組織。

全體羣衆

(S·C 全體在怒濤的白光中間舉起雙手)

黎明！黎明！黎明！

那一天啊！黎明！

字幕 3

明星號啊！

全體羣衆

(S·C) 啊啊啊啊啊啊！

字幕 4

到那兒去？ 到那兒去？

全體羣衆 (S·C) 啊啊啊啊啊啊！

字幕 5

東方嗎？

全體羣衆 (S·C) 不！

字幕 6

南方嗎？

全體羣衆 (S·C) 不！

字幕 7

西方嗎？

全體羣衆 (S·C) 不！

字幕 8

北方嗎？

全體羣衆 不！

字幕 9

那麼！? 那麼！? 那麼！?

全體羣衆 (S·C)

啊啊，黎明！

字幕 10

紅星嗎？

全體羣衆 (S·C 最強烈地)

是的！

影片 2

(燦爛的紅星，掩住全部銀幕。整個舞台面立刻在赤色光線之中，像炎火似的燃燒。)

這時，伊隆卡高舉起她底孩子。

伊隆卡 啊啊，我們的！

全體羣衆 (S·C)

未來！

德國勞働者在瞬息之間，割斷繫住船的纜索。

隱罷！

明星號開始出動了！

字幕

11

(在紅星上面快調子地)

前進罷，明星號！

把船頭對準

紅星！

全體羣衆

(S·C)

啊啊啊啊啊啊！

全體羣衆一齊對銀幕中央指住。正是紅星的正中心。而且也是全體觀衆正眼所看住的地方。船動了！

字幕

12

歷史是前進的！

祖父亨斯！

父親卡爾！

不久又是撫育着的孩子底世界了！

明星號所到的地方

紅旗樹起來了！

在莫斯科！

（巴黎的報復！古爾蒙，高興罷！）

不久在長江上！

不久要在恆河上！

哦哦！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

『資本論』底

實踐的戰士！

船體消失了。喊聲中完全黑暗起來。

幕閉。

登場人物表

第一部

第一場

第一羣衆（男子們） 若干人

第二羣衆（女子們） 若干人

第三羣衆（少年們） 若干人

第二場

亨斯底妻子

亨斯底弟弟（青年）

職工

弗利茨（徒弟）

亨斯師傅

亨斯底第二個弟弟（少年）

格萊蒂（亨斯底妹妹）

第三場

亨斯底老父

牧師

隣居（工廠裏的工人）

工頭

廠長

老門房

亨斯師傅

亨斯底弟弟

第四場

羣衆一隊（男女老幼） 若干人

少女

亨斯

亨斯底弟弟

格萊蒂

少女甲、乙

老門房

第五場

廠長

工頭

勞働者甲、乙

少女

老人

亨斯底弟弟

第六場

手織業工場聯合會代表 數名

廠長

格萊蒂

老門房

亨斯底第二個弟弟

亨斯底妻子

第七場

亨斯底老父

亨斯底妻子

亨斯底兩個弟弟

醫生

亨斯

格萊蒂

羣衆 若干人

手織業工場聯合會代表 三名

第八場

羣衆 若干人

亨斯底老父

手織業工場聯合會會員

亨斯

第一羣衆（男子們）

第二部

第二羣衆（女子們）

第三羣衆（少年們）

亨斯底弟弟

第一場

舞台導演

裝置員 三四名

紅色小丑

白色小丑

第二場

青年 兩三名

牽羊的

少女

獮毛皮的

農夫

漁夫

亨斯底妻子

嬰孩（亨斯底妻子新出生的）

旅客

有船的

老年人

有布的

拿斧頭的

第三場

紅色小丑

白色小丑

裝置員 三四名

舞台導演

第四場

行人 若干名

放款的女人（由第二場扮少女的女演員

扮演）

拿皮靴的

賣小麥的老爹

店老闆

孩子

母親

布店員

瓜店的女人

老年人

中年人

都市商人

中年人底哥哥

中年人底妻子

第五場

紅帽子的旅客

老年人

中年人底哥哥

都市商人

中年人

人羣 若干人

舞台導演

小丑

裝置員們

第六場

滿臉鬍鬚的學生

院長

第二個學生

製藥業者

動物商人

養雞業者

勞働者

第七場

紅色小丑

第三部

白色小丑

第一場

資本家、銀行家、資產階級學者等等

貴婦女們

斯忒林

彼爾

柏克教授

小丑（即丹尼挨爾）

第二場

街上的男女們（印度人）

查娜耳（印度青年女人）

老人（印度人）

東印度公司高級官員

英國人A

酒店員（度印人）

舞台導演

第三場

英國人B

英國人C

英國警察甲、乙

印度人一名

印度青年

印度青年底老母

斯忒林

彼爾

禿頭的資本家以及第一場中所有的銀行

家等等

小丑（即丹尼挨爾）

羣衆 若干人

襤褸衣服的漢子（托姆）

窮苦的少女

警察 兩名

地主

地主底女兒（即阿妮塔）

地主底奴隸（干）

前商場中的資本家、銀行家等等

禿頭的資本家

彼爾

斯忒林

小丑（即丹尼挨爾）

第四場

內政大臣

工廠監督官荷爾訥

副監督官M

斯忒林

資本家 三四名

資本家 A、B

第五場

工頭 兩名

旋盤工人

整盤工人

職員工人 若干名

斯忒林

勞働者甲、乙、丙

工人（本）

卡爾

其他的職工 若干名

第六場

本

伊薩卡（本底女兒）

小女孩（本底幼女）

卡爾

卡爾底老母

女工 A、B

第七場

本底妻子

丹尼挨爾

工廠監督官

彼爾

斯忒林

資本家 兩三名

俄耐意耳（藍衣服的發明家）

弗雷伊姆斯（織布機發明家）

社會改良家

技師 兩三名

第四部

第一場

勞働者、失業者、放浪者、醉漢、無業

窮人、妓女等等

失業者

其他工廠監督官 兩三名

荷爾訥監督官

丹尼挨爾

卡爾

本

第八場

勞働者 若干名

本底妻子

伊隆卡

女工 A、B 以及其他幾名

妓女

古爾蒙（喜劇演員）

伊隆卡

酒店主人

穿寬衣服的醉漢

社會改良家

卡爾

第二場

古爾蒙

穿寬衣服的人

人魚夫人（由第二部第二場及第四場扮

「少女」「放款的女人」同一

演員扮演）

克羅斯

斯忒林

建築技師

發明家

雕刻家

丹尼挨爾

第三場

牧師

僧侶 兩三名

社會改良家

教授

詩人

斯忒林

卡爾

丹尼挨爾

第四場

無產階級的男女老幼 若干名

第五場

斯忒林

來賓 若干名

觀眾 若干名

克羅斯

彼爾

第六場

卡爾

第五部

伊薩卡
古爾蒙

第一場

第一齣：

丹尼挨爾

古爾蒙

斯忒林

天文學家

美國人

奧國人

第二齣：

勞働者 十幾名

卡爾

勞働者甲、乙

第三齣：

卡爾底母親
勞働者 六七名

彼爾

斯忒林

丹尼挨爾

人魚夫人

克羅斯

第四齣：

勞働者甲、乙以及其他多名

卡爾

第二場

斯忒林

博覽會幹事

古爾蒙

發明家

彼爾

裝飾店員

新聞記者甲、乙

會場總務

丹尼挨爾

第四場

第二齣：

飢餓的漢子甲、乙

其他羣衆

第五場

勞働者甲、乙、丙，以及其他若干名

卡爾底老母

古蒙爾

卡爾

造船工人

拉法格（中年人）

伊隆卡

第六場

德國勞働者 若干名

卡爾底老母

伊隆卡

卡爾

拉法格

古爾蒙

第七場

勞働者甲、乙、丙、丁以及其他幾十名

卡爾底老母

弗蘭克底母親

交涉委員 五名

卡爾

通報的

德國勞働者

拉法格

伊隆卡和她底嬰兒

第八場

古爾蒙

丹尼挨爾

羣衆 若干名

伊隆卡和她底嬰孩

其他全體羣衆

第 22 卷

22

基價18元